

高誘注

呂氏春秋

世界書局印行

呂氏春秋新校正序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軍功二級尋統禦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原夫六或因窮愁託于造述亦皆有不獲已之故焉其著一書專覲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始于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其採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尙四五卽如今道藏中文字十二篇淮南王書前後采之殆盡間有增省一二字移易一二語以成文者類皆當時賓客所爲而淮南王又不暇深攷與不韋書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綴原書類亡不能悉尋其所本今觀其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言而漢儒如許慎應劭等間引其文一則直稱伊尹曰一則又稱伊尹書今考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矣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略同則亦周秦以前農家者流相傳爲后稷之說無疑也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是以其書沈博絕麗彙儒墨之指合名法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後人所以探索而靡盡

與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誘序自言嘗爲孟子章句及孝經解等今已不見世所傳誘注國策亦非真本唯此書及淮南王書注最爲可信誘注二書亦間有不同有始覽篇大汾冥阮解云大汾處未聞冥阮荆阮方城皆在楚而淮南王書注則云大汾在晉冥阮淮南作繩阮注云今宏農繩池是也先識覽篇男女切倚解云切磨倚近也淮南王書倚作踦注又云踦足也知分篇解云魚滿二千斤爲蛟而淮南王書又作二千五百斤至于音訓亦時時不同此蓋隨文生義或又各依先師舊訓爲解故錯出而不相害與暇日取元人大字本以下悉心校勘同志如抱經前輩等又各有所訂正遂據以付梓鴻工于戊申之夏逾年而告成若淮南王書則及門莊知縣所已取道藏足本刊于西安故不更及云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孟夏月吉序

呂氏春秋序

漢河東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實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己子使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

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

訓解各十餘萬言

○梁伯子燿北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及呂不韋傳並云著八覽六論十二紀以紀居末故世稱呂覽舉其居首者言之今呂氏春秋以十二紀爲首似非本書序次

遇案以十二紀居首此春秋之所由名也漢書藝文志藝家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不稱呂覽鄭康成注禮記禮運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一節云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聖者其微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辯包之矣呂氏諒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正義疏之云呂不韋諱十二月之令謂爲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附近焉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故云相近也據此則自漢以來皆以呂氏春秋爲正名至於行文之便則容有不拘耳

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

○梁伯子云太平御覽八百九卷引史記同此序而百九十一卷引史云

呂不韋撰春秋咸陽於秦市日有人能改一字者賜金三十斤豈別有所據乎

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

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尙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諍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一作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新校呂氏春秋所據舊本

元人大字本脫誤與近時本無異

李瀚本明宏治年刻篇題會是古式今皆仍之

許宗魯本從宋寶鑄舊校本出字多古體嘉靖七年刻

宋啓明本不刻年月有王世貞序

劉如寵本神廟丙申刻

汪一鸞本神廟乙巳刻

朱夢龍本每用他書之文以改本書爲最劣

陳仁錫奇賞彙編本

書內審正參訂姓氏

餘姚盧文昭紹弓

嘉善謝墉崑城

嘉定錢大昕曉徵

仁和孫志祖詒穀

金壇段玉裁若膺

呂氏春秋所據舊本

臣氏春秋所據舊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

嘉定錢塘學源

陽湖孫星衍淵如

陽湖洪亮吉穉存

仁和梁玉繩耀北

錢塘梁履繩處素

武進臧鏞堂在臬

呂氏春秋總目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卷第一……………一

一日孟春 二曰本生 三曰重己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卷第二……………二

一日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情欲 四曰當樂 五曰功名

一作由道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三

一日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己 四曰論人 五曰圖道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卷第四……………四

一日孟夏 二曰勸學一作觀節 三曰尊師 四曰誣徒一作誣

役 五曰用衆一作奮舉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四

一日仲夏 二曰大樂 三曰修樂 四曰適音一作和樂 五

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五

一日季夏 二日音律 三日音初 四日制樂 五日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六五

一日孟秋 二日蕩兵一作用兵 三日振亂 四日禁塞 五
日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七五

一日仲秋 二日論威 三日簡選 四日決勝 五日愛士
一作慎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八四

一日季秋 二日順民 三日知士 四日審己 五日精通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卷第十……………九四

一日孟冬 二日節喪 三日安死 四日異寶 五日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卷第十一……………一〇四

一日仲冬 二日至忠 三日忠廉 四日當務 五日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凡五篇卷第十二……………一一四

一日季冬 二日士節 三日介立一作立意 四日誠廉 五
日不侵 序意一作廢孝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篇又序意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二……………一二四

一曰有始 二曰應同○舊本俱作名類注云一作應同今案名類乃召類之訛然與卷二十內各觀今故即以應同題篇 三

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論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一三七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一作宵時 四曰義賞 五

曰長攻 六曰慎人一作順人 七曰遇合 八曰必己一作本知又作不遇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一五九

一曰慎大 二曰權勳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七曰貴因 八曰察今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一七九

一曰先識 二曰觀世 三曰知接 四曰悔過 五曰樂成

六曰察微 七曰去宥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一九八

一曰審分 二曰君守 三曰任數 四曰勿躬 五曰知度

六曰慎勢 七曰不二 八曰執一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卷第十八……………二二七

一日審應 二曰重言 三曰精諭 四曰難謂 五日淫辭
六曰不屈 七日應言 八曰具備

離俗覽第七凡八篇卷第十九……………二三六

一日離俗 二曰高義 三曰上德 四曰用民 五日適威

六曰爲欲 七曰貴信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二五五

一日恃君 二曰長利 三曰知分 四曰召類 五日達鬱

六曰行論 七曰驕恣 八曰觀表

右爲人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二七五

一日開春 二曰察賢 三曰期賢 四曰審爲 五日愛類

六曰貴卒

慎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二八五

一日慎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四曰壹行 五日求人

六曰察傳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卷第二十三……………二九六

一日貴直 二曰直諫 三曰知化 四曰過理 五日壅塞

六曰原亂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卷第二十四……………三〇七

一日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日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三一七

一日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四曰分職 五日處方

六曰慎小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卷第二十六……………三二八

一日士容 二曰務大 三曰上農 四曰任地 五日辯士

六曰審時

右爲大論凡三十六篇

附攷

陽氣之是月也以立春。冬至後四十六日而立春。立春之節多在是月也。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

日立春。盛德在小。謁告也。周禮大史掌國之大典正歲時以序事。故告天子以立春日也。盛德在木。王東方也。天子乃齋。論語曰齋必變食居必盡心自濯澣也。

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率使也。迎春水氣。於東方八里之郊。還

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賞爵祿之賞也。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費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

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三公也。出為二伯一相處於內也。布德和令之。慶賜令行其慶施其澤惠下至于兆民無不波之也。

遂行。無有不當。各得其所也。廼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與六典法八法。日五星行度。

鍾離太史之職也。故命使司知之也。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常。初為常。○案冬至十一月中起牽牛一度。是

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日從甲至亥也。元春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閒。元春也。辰十二辰從子至亥也。耒耜耜耜也。措置也。保介副也。御致也。子作于參。注元春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耒耜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耜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月令參

于作于參。注元春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耒耜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耜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月令參

于作于參。注元春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耒耜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耜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月令參

于作于參。注元春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耒耜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耜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月令參

于作于參。注元春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耒耜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耜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月令參

于作于參。注元春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耒耜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耜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月令參

于作于參。注元春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耒耜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耜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月令參

于作于參。注元春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耒耜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耜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月令參

于作于參。注元春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耒耜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耜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月令參

于作于參。注元春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耒耜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耜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月令參

于作于參。注元春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耒耜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耜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月令參

于作于參。注元春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耒耜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耜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月令參

限在平地原下窪也

土地所宜五穀所殖長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詩云躬耕田事

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飭讀作勅勅督田事準定其功農夫正直不疑惑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樂官

之長也入學官教國子講習羽籥之舞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典掌也功於於

民則祀之山林川澤百物所生又能興雲雨以殖嘉苗故祀之無用牝食燭蠶也

禁止伐木春木王尙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

無麋無卵

著鹿物也麋子曰天麋子曰麋也○案月令正義云胎謂在腹中者天謂生而巳出者此及淮南注皆云麋子曰天本爾雅釋獸文彼天字作麋

無聚大衆無

置城郭置立

揜骼靈慳揜讀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骸有肉曰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

也故曰不可以從我始

必有天殃

釋學也殃咎也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

無變天之道

變猶無絕地之理

絕猶

無亂人之紀

人反德爲亂紀道也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

早稿國乃有恐

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令火性炎上故使草木稿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惑也○風雨月令作雨水

行秋令則民

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藁莠蓬蒿並興

木仁金殺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雨數至荒穢滋生是以藁莠蓬蒿並興○月

令疾風作疾風數至作德至

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春陽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陽故水潦爲敗雪霜大摯傷害五

穀考爲歲始稼穡應之不成歲也故曰首種不入○案月令注云舊說首種謂種

孟春紀

二曰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

始初也

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謂之

天子按始生也○舊本作謂天子無之字孫據太平御覽七十七增

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

全猶順也天性也故事也此官之

所自立也

官正也

立官者以全生也

生性

今世之惑主

主謂王也

多官而反以害生

則失所爲立之矣。

多立官致任不肖人亂衆千吏故以害生也失其所爲立官之法也

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

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

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自亡也亦失其所爲修兵之法也

未水之性清。

土者扣之。故不得清。

扣讀曰骨骨濁也。○注似衍一骨字。諫文獨也與扣骨義同並音骨。

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

壽。

扣亂也。亂之使夭折也。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

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貪欲過制者多所以取禍故曰非所以性養也。

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

夫無爲者不以身役物有爲者則以物役身故曰惑者多以性養物也。

則不知輕重也。

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

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

假令有幸且猶危危病者也。

今有聲於此。

耳聽之必嫌。

嫌快也。

已聽之則使人聾。

必弗聽。以聾故不當聽也。

有色於此。目視之必嫌。

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

以盲故不當視也。

有味於此。口食之必嫌。已食之則使人

瘠。必弗食。

以瘠故不當食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害也。○案老子道經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此約略其文耳實口後注亦同。

非

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

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

惑

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適焉。

適。適也。適焉。性惡得不傷。

惡安也。傷病也。

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

招。招也。招無不中。○共射一招。招無不中。○共射一招。招無不中。○共射一招。招無不中。

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章章明美貌。故生損也。

以便一生。

生無不長。

性故生長久也。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

天。天身。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

信。法天不言四時行焉是其信也。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謀而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慮而當合得事實。精通乎天地。神覆乎

宇宙。宇宙字之內言其德大皆覆被也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受猶承也裹猶裹也若天地然。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

故曰若天常戰栗也上爲天子而不驕。故堯戒曰下爲匹夫而不慙。謂讀憂之此之謂

全德之人。其德行升降無所虧闕。故曰全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以至不如。

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貧賤無勢不能。或情欲之切。故曰難也。於

以車入則以輦。輦以自失。人引車曰輦。出門乘車入命之曰召。召輦之機。招至也。輦機門內。

中遊翔至於暨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爾薄絜我儔此不過暨之謂○案此註全不歸文義而妄說蕭

招致也。寢者痿痺。獨伏則血脈不周。通骨幹不堅利。故爲致寢之機。括膏誤以寢爲門。括又誤以機卽詩之肅。故

七發引此摺作佞辭理切孤文無證亦不可從

孫據御覽八百四十五改與前後句法正同盧云案賈誼書傳聯云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正自彊之謂

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

私會於蔭箔之上，有誦軒之樂，勾、蕤之和，昔者嚴紂使樂師作朝歌北鄙靡靡之樂，以爲淫亂。武王伐紂，樂師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聲匿雲公北朝于晉，宿于濮上，夜聞水中有琴瑟之音，乃使師涓以琴寫其音。鑒公至晉，晉

國晉平公作樂公曰寡人得新聲請以樂君遂使涓作之平公大說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紂之太師以此音自投於濮水得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衛因曰鄭衛之音以其聲時滅亡故曰戕淫之聲者也○梁仲子琴瑟

意林所載作伐命之斧注理弱本多無理弱二字今從朱本與共與祖補主楚辭招魂黃目合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

月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古人謂堯時許由方回。鯀殛時。堯陶。周時。伯夷。漢時。四皓。皆不肖富。

韋卷之駁文雄陶謨作臯陶謨齊顏闕曰舜有七友陶謨四八目具載其名以雄陶爲首蓋本尸子今從之

故云宜從債若是債往當言賸非夸以名見爲其實也奇虛也非以爲輕嘉貴求虛名也

非妄以名也爲其實也
以爲其可以全生保性之實也
具此

卷第一 孟春紀第一 五

論之不可不察也。論此上句貴賤禍福不可不察也。

論此上句貴賤得福不可不察也

本生

三日。唾至巧也。人不愛唾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唾雖不如他指巧。猶自爲用故言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崑山之玉。璫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江漢有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

指雖不如錘指巧猶自爲用故言有之利故也

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

崑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江燠有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

而愛己之一蒼壁小璣有之利故也。蒼壁石多玉少也璣之不圓者曰璣皆喻不好也而愛之者有之爲己用得其利故也今吾生

而愛己之一蒼壁小璣有

之利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圓者好也而愛之者有之焉己用得

曰機皆喻不
其利故也
今吾生

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吾生我有 myself 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之愛蒼生與小我之利故也。故曰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所貴所賤。人雖貴爲天子。不足以比己之所賤。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輕所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

天子不足以

比焉。論其所責所殘人雖尊爲天子不足以比己之所貶。

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輕

所重人雖富有天下之財不資以己易之論其安危一嚮失之終身不復得也言一日失其所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也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

也。此二者有道者之所慎也。

故曰有道者之所貴

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

性命之情也。守眞無爲輕重身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反有害之者故曰不達乎性命之情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器
之猶見害故曰何益。
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

故曰何益

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

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師齋師目無見者也故枕之以掩捷易昧子目非利之者也譯者不謂言之不煩類自拍解謝絕過而反徐步窺兒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慎

窺之于堂。有

師警即目無見者也故枕子以撞捷易昧子目非利之者也釋者不聞雷之聲不顧顙自拍解謝咎過而反徐步窺兒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慎

者也。殊猶甚也。○往易略舊作其首。略說。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能別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

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

謂大惑
己之所是衆人之所非也故曰未嘗是己之所非衆人之所是也故曰未嘗非是己之所是非己之所非而以此求同於己者也故謂之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

謂大惑。

己之所是衆人之所非也故曰未嘗是己之所非衆人之所是也故曰未嘗非是己之所是而非己之所非而以此求同於己者也故謂之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

禍也。禍咎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藉也不死不亡者衆之有德故曰德夫死

禍也。也。禍。咎。

以此治身。必死必殤。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藉也不死不亡者未之有也故曰必夫死

殲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召之也。以惑致之也。壽長至常亦然。亦以仁義召之也。故有道者不察。

所召而察其召之者。明召仁與義也。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曰不察所召也。召之者不行仁義殘亡應行而至。故曰察其召之也。則其至不可禁。

矣。禹湯舉己其與也。勃焉桀紂舉人其
亡也。忽焉皆己自召之。何可禁御。
此論不可不熟。熟猶知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

勤而牛不可行。逆也。烏獲秦武王力士也。能舉千鈞。勤讀曰單。單盡也。
 使五尺豎子引其橰。而牛恣所以

之順也。盜從也世之人主貴人。人主謂王者諸侯也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人謂公卿大夫也

也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王者貴人所行淫多縱欲羣虐反戾天常不順生道日所施行無不到逆其生雖欲長生苦烏能多力則牛尾蟲過不能行故日欲之何益也。

凡生之長也。○之字舊本缺。孫據。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欲情。故聖人

必先適欲。適猶室大則多矣。臺高則多易。多矣則墜。墜逆寒多易則痿。痿墜不

[illegible]

陰陽不逆_也一患也_也 是故先王不處大室_{疾也} 不爲膏肓_{疾也} 味不象珍_{胃也}

衣不燂燂厚也燂熱具理塞本作塞孫振御覽作塞下同理塞則氣不達達通也味衆

珍則胃充也胃充則中大鞵鞵言王遠不勝食氣致鬱病也中大鞵而氣不達不達壅也

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得也○御覽作以此求長生其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

勞形而已矣。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園詩云王在靈囿樹果曰園詩曰
國有樹排有水曰池可以遊觀樂處故曰足以勞形而已其爲宮室臺榭也足

以辟燥溼而已矣。宮廟也。室寢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土方而高曰臺。有屋曰殿。臺與殿易炎。臺謂雨屋故曰臺。以階之而已。○轉交云。一作階。

其爲輿馬

衣裘也。足以逸身。緩骸而已矣。逸安其爲飲食。馳體也。足以適志。充虛而已矣。

龍讀如詩蝻蝻頌言之蝻周禮漿人掌王之六飲水漿龍旅音臨也又酒正二曰其爲馨色音樂

隨奔隨者以襲與黍相體不以麋也獨而甜耳○注相體舊作相體誤今改正
其爲塵色音終

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聲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色青黃赤白黑也。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餘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和也。和。適其情。性而已。不過制也。

重己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正也。公則天下平矣。和平也。平得於公。得。猶出也。

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孫云。御覽七十七。作有。天。其下。無得字。得之下。有必字。

失之必以偏。偏。私也。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性也。故鳩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蕩蕩平易也。詩云。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法也。○案。義古音俄。正與頗協。而唐孝明詔改從易。泰卦九三。之无平不陂。非是。觀此。與宋世家。魯作頗字。乃古書之未經

顛改者。梁伯于云。王逸注。離羅猶繩墨。而不顛引易作不顛。知易本不作陂也。義古作道。案宜有何音。亦與頗協。無或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好。謂公平。於曲惠也。無

或作惡。遵王之路。惡。擅作威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親。故曰。

天下之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私。猶異也。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私也。

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子也。成王封之於魯。詩云。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務在利民。勿自利也。

荆人有遺弓者。而不冝索。遺。失也。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

曰。去其荆而可矣。言人得之而已。何必荆人也。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

矣。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必人也。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天地大生。育民人。不以爲己。必人故曰。至公。無所私爲也。

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由。從也。萬物皆蒙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莫時父老無知。役之勞。舉。舉於里陌。自以爲當然。故曰。莫知其所由始也。

此二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民人。被其澤。而得其利。亦不知。管仲有言。使民以時。此二皇五帝之德也。老子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之謂也。管仲仲有

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

病桓也○孫云本書知接續作仲父之病病矣列子力潰甚

國人弗諱

讀亦病也按公羊傳曰大書者何大書也國人弗諱言死生不可諱也○御覽六百三十二作如讀甚注大書公羊本作大災見莊二十年傳此皆字皆足後有增太書之文而諱改

之寡人將誰屬國

屬託也○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知人也

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

言欲用也○

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

教猶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

言欲用也○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

鮑叔牙

夷吾管仲名也○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

念人之過必亡人之功不可爲○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

爲人也上志而下求

志上世賢人而模之也○求下問也○論語曰孔文子不取不問是以稱之文也○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

者

自諷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昔人也哀不如己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

欲教育訓而使與己齊也○

○其於物也有不知也

事不求知之也○

○其於人也有不見也

○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

○不欲小智

小智則好知小○

○故曰大匠不斲

○大庖不豆

○大勇不鬪

○大兵不寇

○行公去私惡

○用管子而爲五伯長

○行私阿所愛用豎刀

○而蟲出於戶

○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

○日醉而飾服

○肉而日醉於酒欲盡喪紀

猶無目欲視青黃無耳欲聽宮商也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舜猶不能爲視凡人乎

貴公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舊校云行一作爲案御覽

四百二十九正作爲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說成黃帝言曰聲禁重○不欲虛名過其實也○黃氏

非色○不欲好色禁重○不欲衣服也○齊若衣禁重○不欲奢侈味禁重○不欲厚味勝

禁重○不欲富室崇侈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舜

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國語曰舜有兩弟此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

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南陽晉山陽河北之邑今河內溫陽懷州之屬皆是也○今若也

黃羊對曰解狐可○黃羊晉大夫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平公

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閒也○平公

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尉焉籍

對曰午也可○案左傳在魯襄三年晉悼公之四年也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

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

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賸

居秦○鉅姓子鍾離腹賸字也賸讀曰車鉅之鉅○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莊子天下篇以巨子爲

聖人向崔本作鉅向云墨家說其道理成者爲鉅子○墨家之領袖與墨子同字實則一字彼稱

文音注惡反爲音車端惟兩子情神則守其術德蓋竹並席所爲玉篇音徒

本切與今人所呼合讀本作絕蓋音家克字往往作毛而此又誤從毛也

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

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

惠王素孝
公子勝

先生之以此聽寡

人也。腹辯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

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受賜也。○案賜
猶惠也。注似疑而令吏弗誅。腹辯不

可不行墨子之法。欲必行之
殺其子也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私愛也忍所私

以行大義。忍讀曰仁行之忍也。○注
曰仁李本作仁行俱未詳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

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

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

可以爲王伯矣。傳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故曰錄暴而弗
私也假令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爲王伯君矣

去私

呂氏春秋卷第二

仲春紀第二 貴生 清飲 當樂 功名

一日仲春之月。日在奎。仲春夏之二月奎西方宿也。星在與星南建

且時皆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音角。律中夾鍾。夾鍾陰律也

陰夾陽而生故竹管音中夾鍾也。○虛云秦往舊本作去。謂夾鍾雖南往作去。陰夾陽聚過而生。今據改正。又

初學記引高注云。是月萬物去陰而生。故候管者中夾鍾。可以互證。其不引竹管之語者。以正月已用鄭往管

以鍾爲之。故不欲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自冬冰

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也。桃李之屬。蒼庚鳴。鷹化爲鳩。蒼庚爾雅曰。商庚聚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

皆待華也。○案禮記月令作桃李始華。蒼庚鳴。鷹化爲鳩。蒼庚爾雅曰。商庚聚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

集于離木是也。至是月而鳴。鷹化爲鳩。峻正直不驚。學也。鳩蓋布穀鳥。○案爾雅聚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

疾往皇黃鳥下。云俗呼黃鸝。謂淮南往作秦人謂之黃鸝。此作黃鸝。三者皆可通。無煩補字。天子居

青陽太廟。青陽東向堂。太廟中央室。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

疏以達。孟春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順秦陽長養幼少。存恤孤寡。萌擇元日。命

人社。元春也。日從甲至癸也。社祭后土。所以爲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

有司理官主獄者也。囹圄法室也。省之者。赦輕微也。桎梏也。在足是月也。余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

高禘。系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傳曰。余鳥氏司啟者也。周禮。燕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燕

太牢。○案周禮本作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王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但后夫乃

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韋以弓矢。于高禘之前。禮后妃之侍見於天子者。皆高禘祠之

蟄蟲咸動。開

先雷三日。齋。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鐸。水鈴也。金日本舌爲水。鐸。金舌爲

有不戒慎容止者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瘡癘通精狂癡之疾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度尺丈也。量。謂鐘也。鈞。銓衡石。稱也。石百二十斤。角。平斗。

桶量器也。程銓曰：糧概平斗斛者，令鈞等也。○寒月，令角斗甬桶與甬通，用史記商君傳平斗桶鄭
 康成音舅。小司馬音統。淮南作稱，亦桶之訛。李善注文選，陸佐公新刻，備銘引作角升桶。升字誤。

耕者少舍。少舍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折，散布在野。傳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滂，土垠不備，無辟在司寇之謂也。乃修闔扇寢廟，必備。

門扇也民所由出故治之也寢以安身廟以事祖故曰
 必無廢頤也○必月令作畢古通用注自縱必字作解
 無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兵戈征伐也是月也

無竭川澤。無獺陂池。無焚山林。皆爲盡天子乃獻魚。開冰。開冰室取冰先薦寢廟。以冰鑒以祭

廟春薦非卯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
早獻羔祭此之謂也○注治鑿二字舊作鑿訛今據周禮改正
上下命樂正入舞舍采是月上旬丁日命樂正

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官習舞也金猶量也初入學官必覆先節置采帛於前以養神也周禮春入學令采合食

異注入學宮各本多作學宮唯李本作宮案賈子保傳云
學宮所學之宮也此宮蓋謂宣詩王月記注王作學宮
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

之常事曰視○月令
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中丁日又入學官習樂所以移風易俗協和

武也周禮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此之謂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支幣
是月飭生章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

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秋金殺戮之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飢凍

冬陰霜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瘴氣早來。蟲螟爲害。夏氣步

卷第二 中書記第二

其令故大旱火氣熱故旱涸也極陽生陰故蟲蟄作害也蟲食絲心謂之蟊

仲春紀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役事也。○案有君之者。故曰役。觀下文自明。耳

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止禁也。四官耳

目鼻也。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則不治此。四官之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

制。制。擅也。制。制於心也。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爲。作。必有所制。制於君也。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

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古賢人也。○舊作子州友。父認太平御覽八。十引作子州支父。與莊子讓王篇。書古今人表皆合。子州支父對曰。以

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幽。隱也。詩云。如

有隱憂。我心不悅。未暇在治。天下。○案爾雅云。在察也。天下重物也。重大。物事。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乎。它。猶。惟。異也。惟

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託。付。越人二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王子。接。推。南。

南子云。越王驪也。○案竹書紀年。驪之前。唯有不壽。見殺。次朱句立。即驪之父也。驪爲子所逃。乎丹穴。淮南。云。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載。立無驪。是無驪之前。方可云三世殺其君。王子搜。似非驪也。云。山。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冒出。越人薰之以艾。

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舍。置。也。王

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患。害。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

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欲得。王子。搜爲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

幣光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

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德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恐德謬致幣得罪故勸令審之

顏闔得基而對

之故不得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

之人其不相知弱泰也淮南記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言各得其志故不相知也豈不悲哉悲於富貴而驕人也故曰道之真

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以持身之餘其土宜以治天下土瓦礫也宜草園也土勢順

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音同詩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

餘事也聖人治之優有餘裕故曰餘事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黎黑瘠瘠過家門而不入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趨濟民而已

之也此此物也彼且奚以此為也彼謂今世俗人云君子優之也何以物為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

所以之也之至與其所以為也為作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

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重謂隨侯珠也要謂隨侯珠之重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

子華子曰全生為生子華子古體道人無欲故虧生次之少虧其生和光同塵可以次全生者死次之守死不

可以次迫促也促欲得生尸素寵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於身無所虧於義無所損故曰全生所

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六欲生死耳目口鼻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分半也

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彌益所謂死者無有所

以知復其未生也死君親之難義重於生視死如歸故曰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

蓋謂太閤司天亦有節。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彭祖之賢臣治生書云不飲酒不茹葷菜七百歲
也言雖彭祖之無欲不能化治俗主論語所謂食而不作佳而好亡德此於我老彭是
使之無欲故曰雖有彭祖猶不能爲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爲欲。費不可得之物費難得之不可
足之爲求。聖人無足不知紀極不可大失生本。老子曰出生入死民人怨謫又樹大雉。
俗主求欲民人皆怨。意氣易動。蹢然不固。蹢謂乘蹢之蹢謂其流行疾不堅固之貌故其志氣易
而謫詢如仇讎也。意氣易動。蹢然不固。蹢謂乘蹢之蹢謂其流行疾不堅固之貌故其志氣易
以鐵如錐施之履。矜勢好智。胸中欺詐。中欺詐不誠所行暴虐後語民言恩惠也德義之緩。
下音勝亦音喬。急猶先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尙將奚及。困猶危巧佞之近。端直之遠。
邪利之急。巧佞者親近之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反見〇往聞言而驚。不得所由。所行
正直者疏遠之。聞將危敗亡之言而乃始驚行不仁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爲身大憂。此非
不義之所致也。故曰不得所由由用也。憂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聲色美味死者所不得說人不能
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樂甘之故曰與死無擇擇則也古
人得道者。生以壽長。禮道無欲象天天子之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
禮道者生而能行。禮故必壽長終其性命論早定則知早查。查知早查則精不竭。愛精神
之故曰壽早定。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雨。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不能
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雨。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不能
雨。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禮性也情皆好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
地也。法象尊。酌者衆則速盡。尊酒也酌損之者多故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萬
酌損陰陽以生陰陽。君大貴者愛君之德以生者衆也。〇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
生受是受生。仲子云朱本作萬物酌君之德以生者衆也。〇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
酌之也。酌取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資猶而終不自知。知猶功雖成乎外。而

生虧乎內。曲通記曰張修操而內通故曰虧生乎內。○案班固曲通賦有此語此吳必已舊注耳不可皆作曲通記當仍之張謂張毅事見莊子淮南修務書作循操今依後注與班賦合

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此下舊提行今案中問文亦無缺豈豈有阻耶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

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悲情歎而不知所爲用心之人世人之事君

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爲幸。孫叔敖楚令尹讓賈之子也○近時毛檢詩大可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蔣氏乃期思之鄙人盧云竊案左氏宣十二年

傳隨武子云蔣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在隨云云兩令尹南懷反時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是蔣敖即令尹孫叔敖軍事皆主之前一年令尹蔣敖觀城沂比年之開楚令尹不聞置兩人知分屬雖有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之語乃是子文之事諫記耳況在軍中必無輕易置置之理其爲一人無可疑者與其信諸子不如信傳自有道論之則不然此荆國

之幸。言孫叔敖賢能事君以道致之於荆荆國得之幸也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禮盡傳其

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事功曰勞盡傳付孫叔敖使憂之也○傳與付通舊作傳讓錢校改孫叔敖日夜不

息不得以便生爲故。休息也不得以便利也○傳與付通舊作傳讓錢校改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莊

之霸功傳於後世乃孫叔敖之日夜不

不怠以廣其君君德之所以成也

情欲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墨子名翟魯人也○作書七十二篇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

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一色入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

也。○然舊誤作今今據墨子所染篇改正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舜顓頊五世之孫齊瞽瞍之子也名重華許由陽城人堯聘之不至伯陽蓋老子也

禹染於皋陶伯益。禹顓頊六世孫鯀之子也名文命伯益皋陶之子也○案皋陶子湯陽染

時師之者也再染於皋陶伯益。乃伯益非益也益乃黃陽之弟三子名滿者時史有辨蓋明

也伊尹仲虺。伊尹與仲十二世孫主後之子也名云乙伊尹湯相許云云是伊尹與仲虺左丘明王仲

也伊尹仲虺。伊尹與仲十二世孫主後之子也名云乙伊尹湯相許云云是伊尹與仲虺左丘明王仲

染於太公望周公旦

且武王之弟也。成王封之於魯。○染伯子云。齊魯皆武王所封。此與長見篇生同。

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

所從染得其人故曰當

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敬也舉天下

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

以爲喻也

夏桀染於干辛岐踵戎

桀夏后皋之孫。戎大篇皆作干辛。說苑賢篇作干華。今據改正。又岐踵戎。墨子及古今人表。抱朴子。夏桀篇與此書贊殷紂染於

崇侯惡來

紂帝乙之子名辛。崇侯惡來。虎視來。纣之子紂之諫臣。○周厲王染於虢公

長父榮夷終

禹王周夷王之子名胡。號榮二卿士。

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

幽王周厲王之子名

官皇懿公祭公二卿士也。傳曰。纣石父。諂諂巧佞之人也。以此殺王。其能久乎。○墨子作染於傳公夷榮公敦。莊官皇懿公多作宮。墨伯子云。當從墨。越外紀子由古史作宮。墨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生。權名。墨故又作生也。

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儆

不當者不得其人。墨辱也。

舉天下之不義辱人

必稱此四王者

爲其惡也

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

桓公齊桓公之子名小白。管鮑其二卿也。

晉文公染於

咎犯卻偃

文公晉獻公之子名重耳。咎犯卻偃者其二大夫。○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筮

莊王楚穆王之子名旅。孫沈其二大夫。

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之儀

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

句踐允常之子。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

戶。官書引吳越春秋有云。文種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見蠡案。鄭是時。命書未屬楚尊師。篇注又作楚。鄭人皆諒。當

作楚之鄭人。錢詹事曉贊云。太平寰宇記。江陵。唐人物。云。文種。楚南鄭人。此必本於高氏。往北宋本猶未刪也。種

本楚鄭人。故得爲宛令。若鄭若鄭。皆非楚地矣。王伯厚引呂覽注。以種爲鄭人。則南宋本已誤然。廣仲

知宋育。歷覽會稽先賢初不及種。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敘人物亦無及種者。當依寰宇記改正。

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

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

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

家臣也

○墨子作長柳朔王生

中行寅染於黃籍秦高彊

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

秦高彊其家臣

高彊齊子昆之子奔晉

中行寅染於黃籍秦高彊

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

秦高彊其家臣

高彊齊子昆之子奔晉

焉中行氏之臣

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

夫差吳王闔閭子也雄與嚭二人其大夫也嚭

○墨子無黃字

孫雄處絕吳越春秋曾作王孫諡諡苑作公孫維國語舊本亦作維宋庠補音從吏記定作雄且爲之證曰漢改

洛爲維疑洛字非吳人所名今案宋諡諡也

有維見於晉頌者我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維戎傳作伊維之

我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維漢書宏展

郡上維非後漢時始改也今不若各從本書爲得

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也國武二人其家臣

中山尙染於魏義懷長。

尙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也義長其二臣也○樞墨子作信

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裡

唐田宋康王之二臣○荀子解蔽篇樞懷注亦作田

不裡古今人表作田不裡御覽亦同墨子作恤不裡

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

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

必稱此六君者凡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而因安也以爲行理也

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爲君者勞於論人

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

行之要得其所染不當理矣由至六君者是已

大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

爲帝王者亦嘗知所從染也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

三人皆禮道者亦染孔子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

惠公魯孝公之子隱公之父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

止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

其後史角之後也亦染墨翟

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

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

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

滿天下

者公或數布故曰充天下

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從而學焉

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會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梁仲子云：梁當作禽滑釐。列子傷問篇：莊子天下篇說：苑反。質篇皆作釐字。此書尊師篇作禽滑釐。列子揚朱篇作禽滑釐。人表作禽屈釐。列子殷敬：原本亦同。田繁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當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

淮南記曰：人甘非正為醴也。醴而焉往。故曰不可得。逃。○案：繆稱訓曰：人之甘甘非正為醴也。而醴焉往。彼往云臣之死。君子

之死。父非以求醴也。而醴焉往。言

醴乃往。至也。彼後又往云醴。醴也。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

影。影也。行則影隨之。呼則響應之。善推此言之。故功名何可得。逃也。

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七尺曰仞。下。徐底也。

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

弋。鐵射之也。詩云：弋與鷹下。猶。也。

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

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其在四表皆為

夷也。戎狄言。諸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語。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未倒。

水泉深則魚龍歸之。樹

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

才過百人曰豪。才過百人曰桀。故聖

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

務人使歸之末也。而務其所行。可歸本也。故曰務其所以歸也。

疆令之笑不樂。疆令

之哭不悲。

無其中心故。不樂不悲。

疆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

虛稱可以偽制。顯實難以詐成。虛小

實大也。故曰不

缶鹽黃蚘。聚之有酸。

黃。黃也。黃故能致酸。酸故能致蚘。

徒水則必不可。

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

不能致也。

以茹魚去蠅。蠅愈至。

茹。讀茹。茹。謂之茹。字茹。是也。愈。益也。○案：易既濟六四：繻有衣袽。子

夏易作茹。又通作茹。讀會引黃庭經云：人聞紛紛臭如報。

不可禁。禁止也。○孫云：李。魯注：文選左大仲卿。禁。賦引以茹魚。蠅蠅愈至而不可禁。

以致之之道去之也。

致之者茹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去之殘暴也以致暴。去之不可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去之殘暴也以致暴。去之不可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去之殘暴也以致暴。罰雖重，刑雖嚴，何益？淮南記曰：急懲利殺，非千里之望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故曰：何益？

大寒既至，民燠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處居也。去移也。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察猶知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鈞，等也。鈞，等也。鈞，等也。鈞，等也。欲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若殷紂暴亂，武王以仁義伐之，故曰：不可不異。

民無走，則王者廢矣。夫民以王者為命，王者以民為本，本無所走，命無所削而不廢者，未之有也。暴君幸矣，民絕望矣。無明天子，故暴亂諸侯以為幸也。民無所於殺命，故絕望。

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務其仁義。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事其仁義。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分猶異也。○舊本異作與，說今以上文正之。若命之不可易，命短不可若美惡之不可移。善為美，美紂為惡，故曰：不可移也。

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殘義損善曰桀，殘仁多暴曰紂。賢主於行何可虛得？○案：獨斷殘人多，豐曰：桀。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開龍逢，桀忠臣也。王子比干，紂之故曰：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開龍逢，桀忠臣也。王子比干，紂之故曰：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

分，必由其理。為善得善名，為惡得惡名，故曰：必由其理。

功名

功名，

呂氏春秋卷第三

季春紀第三 盡數 先己 論人 園道

一日季春之月日在胃。季春夏之三月胃西方宿道之分野是月皆七星中。日牽牛中。

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牽牛北方宿趙之分野是月皆日時皆中於南方也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

律中姑洗。姑洗陽律也姑故洗新是月陽氣發生去故就新竹管音中姑洗也○注發舊本其數八。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鴽也月生紫故曰始華田鼠鴽也鴽鴽青州謂之鴽

母周維謂之鴽幽州謂之鴽也○案此注多訛歷夏小正傳云田鼠者鴽鴽也爾雅作鴽蓋爾雅藏食之鼠也

脫隱字今補又鴽舊說作鴽鴽母說作鴽鴽案小正傳云鴽鴽也爾雅鴽鴽母郭注云鴽也青州呼鴽母列子鴽字鴽亦以形近訛今據郭注改正鴽母說為牟無訛文云鴽牟母也虹始見萍始生。虹婦陳也充

白婦陳在東莫之政指是也萍水藻是月始生○注虹舊天子居青陽右个。右个南頭室也乘鸞輅駕

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孟春是月也天子乃薦

鞠衣于先帝。周禮司服章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內司服章王后之六服有

注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雞犀象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冊故

注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雞犀象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冊故

注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雞犀象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冊故

注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雞犀象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冊故

注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雞犀象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冊故

角齒。句。羽箭幹。句。脂膠丹漆。句。無或不見。句。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怠於時。工

工之。言。皆。造。也。專。可。用。作。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淫。巧。非。常。說。若。宋。人。以。玉。爲。諸。菜。三。年

等。無。逆。之。也。不。作。蕩。逆。也。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樂。以。和。民。故。擇。於。是。月。下。旬。吉。日。大。合。六。樂

曰。以。爲。上。心。蕩。動。也。○。注。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八。音。克。諧。鐘。韶。九。成。周。禮。大。司。樂。章。以。樂

舊。本。詩。上。衛。說。字。今。刪。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樂。以。和。民。故。擇。於。是。月。下。旬。吉。日。大。合。六。樂

無。敵。國。子。歸。雲。門。大。卷。大。威。大。顯。大。震。大。武。大。合。樂。八。音。克。諧。鐘。韶。九。成。周。禮。大。司。樂。章。以。樂

業。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此。之。謂。也。天。子。乃。率。二。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

視。之。視。其。是。月。也。乃。合。蠻。牛。騰。馬。游。牝。于。牧。豎。讀。如。詩。葛。覃。之。豎。豎。牛。父。牛。也。豎。馬。父。馬。也

黑。淮。南。作。豎。淮。南。犧。牲。胸。懷。舉。書。其。數。舉。其。價。胸。在。犧。牲。者。國。人。饒。九。門。辟。穰。以。畢。春

氣。豎。讀。論。語。鄉。人。饒。同。命。國。人。饒。索。索。中。區。隔。陰。陽。之。處。豎。讀。大。呼。豎。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陰。是。也。九。門。三

方。九。門。也。豎。非。王。氣。所。在。故。豎。大。牛。以。養。本。氣。豎。之。故。曰。以。畢。春。氣。也。○。國。人。饒。月。令。作。命。國。饒。淮。南。作。令

國。難。此。豎。讀。豎。疑。本。作。難。故。注。豎。從。論。語。之。饒。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也。十。日。曰。旬。○。月。令

同。字。疑。後。人。所。增。區。隔。亦。作。區。隔。又。一。作。歐。隔。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也。十。日。曰。旬。○。月。令

無。此。句。淮。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豎。草。木。肅。氣。之。令。故。寒。氣。早

南。有。下。同。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豎。草。木。肅。氣。之。令。故。寒。氣。早

冬。下。舊。本。有。令。字。衍。今。刪。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豎。行。夏。炎。陽。之。令。火

不。和。故。國。大。懼。恐。也。○。注。行。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豎。行。夏。炎。陽。之。令。火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豎。行。夏。炎。陽。之。令。火。行。夏。炎。陽。之。令。火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豎。行。夏。炎。陽。之。令。火。行。夏。炎。陽。之。令。火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豎。行。夏。炎。陽。之。令。火。行。夏。炎。陽。之。令。火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豎。行。夏。炎。陽。之。令。火。行。夏。炎。陽。之。令。火

季春紀

一。二。日。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豎。者。利

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政。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精。時。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政。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精

安。守。無。所。貪。欲。故。形。性。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豎。盡。也。平。其。無。欲。之。情。不。畢。數

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醜。五者充形。則生害矣。

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溼大風

大霧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諸言大者皆過制也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

由至矣。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人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

與。爲飛揚。一作翔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明。集於樹木與。

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寶明。集皆成也寶大也寶也寶詩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

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舊校云養一作養案此段用韻養字非也因智而明之。因依也

流水不腐。腐臭也戶樞不蠹。○意林作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

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腫與風皆首疾處耳則爲聾。爲聾。皆耳疾也處目則爲瞖。爲盲。

瞖眇也盲無見皆目疾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宋玉風賦引瞖作瞖高誘曰瞖眇此處鼻則爲鼽。爲窒。

往舊本作作瞖肝臟誤今從彼注改正善又云瞖與瞖古字通亡結切眇亡支切處腹則爲張。爲疔。疔跳動皆瘻疾○疔舊本作府誤也說文疔小瘻疾此云跳動者詩小瘻

處足則爲痿。爲蹇。痿不能行蹇跛疾也輕水所多。充與癭人。充無髮癭咽疾○重水所多重水所多。僂與

僂人。僂足曰僂僂不能行也甘水所多。好與美人。美亦好也辛水所多。疽與瘰人。瘰癧皆

多疔與僂人。僂笑俯仰向疾也僂僂瘵疾也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烈爲重酒厚也是以謂之

疾首。疾首頭痛疾也○疾首不能言致疾之根生是食能以時。身必無災。時節也不過食故身無災疾也凡食之道。無飢無飽。

是之謂五藏之葆。葆安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咸

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下並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
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於中。于招擲也愚射不能中不知得設精藝而反修其標的故曰何益於中也○舊校云修一作猶招一作的在璋舊議作璋梁仲子云本生篇注云招導的也外傳越語韋注云藝射的也于招蓋連文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古之人治正淫保天命者也不然則邪氣乘之止沸以湯不去其火故曰爲其末也

數盡

三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湯爲諸侯時也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

取可取身將先取。言不可取天下身將先取天下所取也凡事之本必先治身齊其大寶。齊愛也大寶身也○舊校云治

取。一作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用藥物之新棄去其陳以療疾則腠理肌底遂通利不閉也○趙

而出故吸而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云注非也此即莊子所云吐故納新也梁仲子云淮南泰族訓呼入新亦相似王成其身而天下成。王道成也治其身而天下治。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者此之謂也故善響

者不於響於聲。聲響也善影者不於影於形。形正則影正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

身正則天下治。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忒差也言正諸身也故反

其道而身善矣。禮道無欲故身善行義則人善矣。行仁義於所宜則人善之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

矣。樂服行君人無爲之道則百官承使化職事也○萬民已利矣。君無爲則萬民安利三者之成也在於

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天無爲而化君能無爲而治民以爲勝於天義曰利身。能行仁義則可以利其身君曰勿身。爲君之道務在

利民勿自利勿身督聽督正也正聽不須讓也○蓄利身平靜行仁義故能平靜也勝天順性無為而不

性順性則聰明壽長順法天性則聰明也虞書云天聰明自我○平靜則業進樂鄉行仁義則

樂鄉樂鄉則業進樂鄉則業進○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亦由無門者可以爲人。身有門而論人是爲自論也。

欲知人者必先自知。知人則智。惟帝其難之。故

當先自知而後求知人也。

詩曰：執轡如組。

組讀組。組之組。成文於手。徐長卿詩：於手而觀馬足。以致萬里也。〇注足以爲本作口以說。

孔子曰：審此言也。可

以爲天下。

審實也。

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

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

者安矣。

穴而

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

沈而

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

見魯哀公。

哀公定公宋之子蒧也。

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

行禮治國亦當以禮故曰爲之堂上而已矣。〇說苑政理篇家語賢君篇俱作衛驪公問。

寡人以爲狂言也。

孔子曰：此非狂言也。丘

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

論語曰：君子求諸己。故曰得之身者得諸人。失之身則失之人也。

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反者大也。

先己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

近者守之於身也。

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

推之彌疏。

索求彌益也。〇注求下舊術之字。

其求之彌疆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

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

禱亦去也。巧故矯詐也。

而游意乎無窮之次。

事治也。自然無爲塗道也。

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

身天。

無以害其天。則知精。

知神之謂得一也。

一。道。

凡彼萬形。得一後成。

天道生萬物萬物得一乃後成也。

故知一。則應物變化。

闊大淵深。不可測也。

測盡極也。

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

息。餘也。

豪士時之遠。

方來賓不可塞也。塞獨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收守〇收變當作故與韻叶故亦訓守。故知

知一則復歸於樸。樸本也。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不可得使多欲厚自養也。離

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辭世不羣量行也。〇量字亦疑誤。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

不可無威得威方服。〇注不可二字。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極

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惑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〇遺失也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

過此之謂也。章更也。〇正文有脫字。讒人困窮賢者遂與不可匿也。匿隱伏也。〇注伏舊說任今改正。故知知一則若天

地然則何事之不勝。勝任也。何物之不應。應當也。譬之若御者反諸己則車輕馬

利致遠復食而不倦。〇復食二字未詳。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為在人故日殺慘而不

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亡主若桀紂者也。以罪為在他人故多殺便是滅亡之道也而不自覺知也。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己

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三代禹湯文王也日行其人民之功不衰健以至於王有天下也。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

智殊。殊異。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防禦仇也。〇往變有誤。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

亂也。〇主舊作王案下有賢主則此當作不肖主明矣今改正。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孟子曰達則兼金天下故觀其所寶禮貴則觀其所

進。進薦也堯鵬舜禹傳曰善進善不害蔽由至矣故曰觀其所進也。富則觀其所養。養則養賢也。聽則觀其所行。也行則行

仁也故觀之也。〇聽謂察言也。止則觀其所好。好則好義。習則觀其所言。言則言道。窮則觀其所不受。受非分之財不為非義之事。賤則

觀其所不為。〇不喜之以驗其守。守清也。樂之以驗其僻。時怒

之以驗其節。〇節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哀之以驗其人。人人可哀也。苦之以驗其

志賢聖攻錯不處不止故曰以聽其志也

入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

論人者又必以量也

論人者又必以

六戚四隱

六戚六親也四隱相隱而揚長蔽短也○注短字舊闕今案文義補

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

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

惡無所失矣

言盡知之

譬之若迷雨汙無之而非是

皆是雨也

此先聖王之所以知

人也

論人

五曰天道圖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

上君下臣

何以說天道之圖也精氣

一上一下圖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圖

雜猶通無所稽留也○御覽二及十五俱作圖周復無雜此出後人所增益不

可信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

不能相為

主執圖臣處方方圖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圖道也

十八宿軫與角屬國道也

軫舍也軫南方鶉尾角東方蒼龍行度所經也○

精行四時一

上一下各與遇國道也

精日月之光明也

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而成

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國道也

藏猶也

雲氣西行云云然

也

雲氣西行云云然

冬夏不輟

輟止也

水泉東流日夜不休

也

上不竭下不竭

也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

也

有處者乃無處也

有處有為也有為則不能化乃無處為也以言不刑蹇國道也

刑法也言無刑法故蹇難

也天道正刑不法故曰正刑也人之寡九一有所居則入虛。居讀曰居遠之入虛甚久則身斃。

故唯而聽唯止。聽則唯止矣。聽而視聽止。視則聽止矣。以言說一。一道一不欲留留遲爲敗。

聖圖道也。一也齊至貴。道無匹故曰至貴也。孫云李魯在文選江文通撰孫廷尉詩引作一也者至貴者也。莫知其原莫知其端。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道無形其原始終極莫能知之道生萬物以爲宗本。聖王法之以令其

性以定其正。舊校云令一作全正一作生。以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官職受而行之官職受而行之

職百官之職日夜不休宣通下究。宣通布也。讖於民心遂於四方。讖治遠達。不可者能令之可不善者能令之善化使然也皆通之故。還周復

歸至於主所圖道也令圖則不可不善無所壅矣。不可者能令之可不善者能令之善化使然也皆通之故。

日無所壅無所壅者主道通也。言細忠受諫臣情上達無所壅蔽是爲君之道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也。賢

不肖安危之所定也。君者法天天無私故所以爲命也。故命各得其中安與危無怨憾故曰定也。正文安下舊本衍之字今刪。人之有形體四

枝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感者痛急也手足必知其處所故使之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

使矣。不能相使則形體疾也。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不可得而使則國亂。有之而不使不

若無有。不若無臣。主也者使非有者也。傷使桀臣武王使紂臣皆非其有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

高官也必使之方。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無私也君臣上下

皆以賢者爲後不肖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以賢者爲後謂禪位也堯舜賢主也舜傳禹故曰不肖與其子孫也。

方正不私邪之謂也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父死子繼曰世。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

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自傳子孫其世世不失是其所欲者之遠也三孫不肖則

然豈必見改置不得
最久是所始者之近也

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密也。

各字其聲集以成
和故曰其分密

宮徵商羽角。

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

受亦應也。○舊本脫無字。則義
相反。今依上文禮之注也。字舊

作之亦

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

○愚字本亦有不疊
者。今從許本。注本。

圖道

呂氏春秋卷第四

孟夏紀第四 勸學 尊師 誣徒 用衆

一日孟夏之月日在畢。孟夏夏之四月也畢西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臨此宿也○案從南方宿越之分野與此往不同昏翼中旦婺女

中。翼南方宿楚之分野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案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丙丁火日也炎帝少昊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其神祝融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其蟲

羽其音徵。咸陽用事鑄散而羽故曰其蟲羽律中仲呂其數七。仲呂陰律也陽散在外陰實在中

數五火第二故曰七○舊本在中作其中旅陽作類陽成功二字臨在下其性禮其事親○月令無此

後亦無此例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火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吳同同祿之神託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

肺火自用其味苦。火臭焦螻蟈鳴丘蚓出。螻蟈蟻也月陰氣動於下故陰類鳴丘蚓從土王苦

生苦菜秀。舊本并往皆說作王舊案月令王瓜生往云今月令云王莢生此書必本作王莢古莢莢通用郭

璞注穆天子傳茅莢今莢字音倍集韻音落與莢通此書劉本疑王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南鄉

室乘朱輅駕赤駟。馬黑尾曰駟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皆赤順食菽與雞其器高

以俚。菽豆也俚大也是月也以立夏。春分後四十六日立先立夏二日太史謁之天

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太史說在孟春以敬天子乃齋。說在立夏之日天子親

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南郊七壇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

南郊

禮也封侯令以孝士傳曰費以素夏司以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人民樂所

我冬此之謂也無不欣說咸賴其所賜以移易俗格人而存人之正性

故命樂師命太尉贊傑僚遂賢良舉長大命使發白也千人為俊易人為傑遂達也有賢良長

使習合之孝於父母聽德賢仁秀出於衆者則以告謂之俊賢而舉之此之謂也大之人皆當白達舉用之故齊桓公命於子之鄉有

說作自達又於子之鄉作於天子之鄉聽德賢仁作聰德賢直仁齊語無天字賢字今皆刪正行爵出祿

必當其位也當直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隳象陽長養物也○藥月無起土功無發

大衆無伐大樹所以順是月也天子始締締細葛也論語曰當命野虞出行田原勞

農勸民無或失時勞勉勸教使民不失其時○命司徒循行縣鄙縣鄙內之縣縣二千五百

民故使命農勉作無伏于都月令農上有為天子三字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為天

農乃升麥升臘○月令作農乃登麥升臘天子乃以彘嘗麥麥始熟故言嘗處水

廟孝至是月也聚蓄百藥是月陽氣極盛藥草成故聚蓄之也麥秋至斷薄刑決小

臯出輕繫是月陽氣盛於上及五月陰氣伏於下故斷薄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

以桑為均均平也桑多稅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

用禮樂雨春禮也是月天子乃與羣臣飲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行之是令行此之令也旬

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孟夏感陽而行金氣發識之令水生

民畏感賊來入城於金故苦雨殺藏不微茂也四境之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冬寒固閉之令故草木早

也行春令則蟲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是月當蠶長增高助長陽而行春故發之

風應氣而至使嘗是月當蠶長增高助長陽而行春故發之秀之草不長茂

孟夏紀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不忠不孝不慈不忠不孝不慈故君父不得其所欲也不仁不慈故臣子不得其所願也不知義理。生於不學。生於出○義理亦孝故君父不得其所欲也不仁不慈故臣子不得其所願也雪同上文作程義。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學者師達其義而有材秀言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是則聖人矣故曰吾未知其不爲聖人也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理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也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言道重人輕重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論語曰人微弘道非道弘人故曰不爭輕重尊卑。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易繫辭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欲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疾趨也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魁大之士名德之人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信從也言從則其道見諸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童蒙當求師而反召師亦不宜化師之道也○梁仲子云案周易文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此往所引從或本也。自卑者不聽。言往教之師不見聽也卑師者不聽。謂召師而學亦不聽師言也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言愈遠於尊也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腐謂臭穢而欲其香入水必謂門惡之皆不可得也凡說者充之也。非說之也。○舊校云一作本今世之

說者多弗能免而反說之夫弗能免而反說是拯溺而唾之以石也極一作承案據承道是救病而飲之以薑也救治也薑藥也使世益亂不肖士

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行尊道貴理勝義立則

位尊矣王者不臣師是位尊也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不致驕侮上至於天子朝

之而不慙天子朝師尊凡遇合也合不可必師道與天子遭時遺理釋義以要不可

必要求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爲師如是不見尊之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

尊會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也其有師者可也夫無父而

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會點使會參過期而不至會點

父也詩云期逝不至而多焉恤此之謂也人皆見會點曰無乃畏邪畏殆死也會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

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

回之於孔子也猶會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句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

竭道以教尊師猶尊父則師不爲之愛道也故曰盡智竭道以教也

勸學

觀師

三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悉姓諸名也大撓作甲子帝顓

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孫據御覽四百四所引補支字與莊子漢書

人表皇甫謐高士傳皆合貴生篇作子州友父嵇康高士傳亦同見御覽五百九此即舊校者所據本也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費湯師小

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新序有臨晉文公師咎犯

隨會咎犯狐偃也隨會施武子○案隨會在文公後此與說施尊賢篇晉文侯行地登秦穆公師百

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公孫枝大夫子奚也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尹大夫○舊本尹作申說其名多不同當染篇作沈尹燕察

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也大夫種姓文字禽楚鄢人○注鄢舊本說作鄢今改正說見當染篇此十聖人大賢者未有不尊

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是此五帝之

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

學其聞不若聾聾無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盲無所見也○梁仲子云意林作耳有所聞不學而

不如聾目有所見不學而不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新序爽作嗜孫云御覽三百六十六作其言

爽曲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閻行妄發之謂狂○孫云御覽作其知暗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

○御覽能益上有為字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取毀子張魯

之鄢家也鄢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舅也○趙廣

○注廣疑與魯通學於子夏子夏孔子弟子子卜商之字高何縣子石○墨子書弟子有高石子不見此二人齊國之暴者也○趙廣

鄉曲○曲人所斥也學於子墨子○趙廣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學於禽滑黎○禽滑黎

俱同未見有作禽者墨子於莊篇有說○說禽滑黎好勇聞知有勇士必殺之墨子謂非好勇是惡勇則非墨子弟子也

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

顯人以終其壽。壽年也。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學以致之結尾。得也。故曰得之。凡學必

務進業。心則無營。營。意。疾。謂。誦。力。謹。司。聞。可。操。司。觀。雖。愉。問。書。意。以。問。書。意。願。耳。

目不逆志。不自干逆。力學之志。退思慮。求所謂。求所思慮。是而行之。時辨說。以論道。辨則道。不。苟。辨。必。

中法。不。苟。口。辨。反。是。為。非。言。中。法。制。得。之。無。私。失。之。無。慙。矜。自。伐。無。慙。慙。也。必。反。其。本。本。謂。本。性。也。生。則。謹。養。謹。

養之道。養心為貴。貴。向。也。所。謂。養。志。是。也。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務。四。時。之。節。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圖。疾。霍。疫。務。種。樹。唐。隱。以。壅。水。圖。農。圃。也。樹。稼。也。織。葩。屨。案。結。履。葩。字。之。誤。說。文。葩。泉。寶。也。或。作。黻。蓋。葩。屨。即。後。人。所。謂。麻。屨。耳。案。晏。子。問。下。館。有。治。唐。圖。考。菲。履。之。說。葩。音。與。菲。亦。相。近。益。明。為。葩。字。無。疑。

如山林。入川澤。如。往。也。川。澤。有。水。故。言。入。也。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

○舊校云。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獨讀曰圭也。○舊校云。絜字一作無。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

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細與。論同。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

稱師以論道。論。明。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

背。戾。也。叛。換。也。言。學。者。聽。從。不。盡。其。力。猶。民。背。國。說。義。不。稱。其。師。猶。臣。叛。君。○注。以。換。是。自。放。縱。訓。叛。換。易。也。詩。卷。阿。仲。奧。徐。邈。音。神。換。箋。云。自。然。馳。之。意。學。者。以。己。聽。見。易。師。之。說。即。叛。其。師。也。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賢。明。君。子。不。與。交。友。人。為。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

以。仁。義。利。之。教。然。後。知。故。曰。莫。大。於。教。也。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成。身。途。為。君。子。以。致。之。故。曰。莫。大。於。學。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勞。

可以爲天下正矣。

天下正者正天下也

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

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

廟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太學明堂也

尊師

四曰。達師之教也。

達通也

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

學。則邪辟之道塞矣。

塞斷也

理義之術勝矣。

術道也勝猶行也

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

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

徒與役謂弟子也。案此段疑非高氏之文。舊云此篇一名職役。凡篇中徒字皆作役。

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爲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

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

久長也

反諸人情。

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

子華子古之體道人樂其所以王故得王爲武是也

亡者亦

樂其所以亡。

樂其所以亡故得亡樂斜是也

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

幾近也

然則王者

有嗜乎理義也。

嗜爲樂樂行理義

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

同。

嗜理義則獲福嗜暴慢則獲禍故曰禍福亦不同

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恒心。若晏陰。喜

怒無處。

晏陰陰也

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肖自非。

謂若樂結罪人懷過自用

不可證移。

證其言

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

諂之。若恐弗及。

見權勢及富厚者故不聽其材行阿諛諂之爲不見及

弟子居處修飾。身狀出倫。

倫聞識疏達

就學做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幾近也。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

怨。弟子欲去則冀怨。其業且自誤也。居則不安。居近也。若其惡不安也。歸則愧於父母兄弟。出則慙於知友

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悲悼。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

徒相與造恐尤也。造作。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

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廢。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徒謂弟子也。反己以教，則得

教之情也。情理。朱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所施於人者人樂也。故曰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

也。禮行。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

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苦讀如鹽醋之鹽，苦不精至也。功名也。欲得功名，則欲得為名。〇注鹽醋作

監說此以鹽醋訓苦，但會字未詳，亦恐有訛。精至即精驗其云功名也。說功與苦相反，與下文淺深一例。齊語云：「工辨其功，苦注云：堅曰功，脆曰苦。」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

欲人謂之。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讎詬遇之。讎詬遇之，則亦讎詬報人。讎詬猶有惡也。〇讎詬疑

即賈誼疏之美詬謂遇之不如其分也。彼顏注云：「無志分。」又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達通也。〇讎詬疑此注云：「苟惡亦各以意解耳。」舊校云：「難一作護，更難通。」

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不中，不正也。不專，不壹也。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不

好之故不能深。就業不疾速也。辯論則不審。不能明。教人則不精。教效也。教人則於師慍，慍怒也不能別是非，不能精核。於師慍。慍怒也。不能別

懷於俗。懷安。羈神於世。羈牽也。神，神也。世，時也。〇蓋謂其精神縈擾於世務而不能脫然也。注謂神為御夫詩。矜勢好尤，故謹於巧

智。矜大其權勢，好為尤過之事。謹，謹於巧詐之智。皆於小利，惑於嗜欲。皆後惑也。問事則前後相悖。悖，亂也。以章則

有異心。心猶義也。〇舊校云：「章一作軍。」以簡則有相反。反易。〇舊校云：「簡一作文。」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離，事

也。

至則不能受。受爲成也此不能學者之患也。患也

誣徒。〇一作誣徒

五日。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

跖雞足也。善學者取道衆多。然後足也。跖讀如投。雞多。然後足也。

之。〇淮南韓山訓數千作數十。雖不足。猶若有跖。

食雞跖衆而後足也。若有跖。學多。義如食雞跖道。乃深也。〇正文雞。韓山重稱上文。於此句。不。比。

學如不及。唯恐有聞。爲足以形容好學者貪多務得之意耳。

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

然。長短亦有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

不知。故孔子人太廟。每事問。是不陋。不能不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病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尙矣。尙上

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桀作丘紂作胡。紛今人。故學士曰。辯議

不可不爲。不可爲者。不可施也。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

褐而出。衣錦而入。被褐在外。衣錦。感內故不可。戒人生乎。戒長乎。戒。而我言。不知其所受之。

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戒。戒人長乎。

楚。則楚人戒言。戒人楚言矣。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言也。使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呼之。雖

其楚亦不可得矣。此之謂也。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欲以楚人戒言。戒

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

裘。粹。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三皇伏羲神農黃

帝。起也。總謂在秦。楚。韓。魏。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

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不聞得末失本，能故以衆勇，無畏乎孟

賁矣。孟賁古大勇士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烏獲有力人能舉千鈞以衆視，無畏乎

離婁矣。離婁貴時明目人能舉千鈞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堯舜聖帝也言百發之中必有羿盜蒙

畏於堯舜也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淮南紀曰萬人之衆無陵功千人之田駢謂齊

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齊之邊境不以孟賁爲患者衆也楚魏之王辭言不說。不以言辭爲說

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用衆一作舍學

呂氏春秋卷第五

仲夏紀第五 大樂 修樂 適音 古樂

一日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之五月東井南方宿昏亢中。日危中。亢東方宿衛之分野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日時皆中於南方也

○案淮南天文訓亢爲鄭之分野。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

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小暑至。螳蜋生。小暑夏至後六月節也螳蜋是生螳蜋一曰天馬一曰歸虎兗州謂之拒斧也○注

學記引此注正作蟪蛄。蟪蛄始鳴。反舌無聲。蟪蛄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又云竟豫謂之巨斧。蟪蛄始鳴。反舌無聲。蟪蛄之於蟪蛄而鳴於上傳曰伯趙氏司至者也反舌伯舌也

陽發於上初學記作陽發於上又蟪蛄之句作乃蟪蛄之蟪上而始鳴也案辨反即蟪蛄反古辨蟪通天子居明

堂太廟。明堂南向堂也乘朱輅。駕赤騂。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饔

高以饗。養壯狡。壯狡多力之士養之饗陽施也蓋所謂旱則資丹夏則資皮備之也○壯狡月令作壯狡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

師樂官之長也鞀鞀所以節樂也故修之琴瑟管簫所以宣音也故均之管六孔似簫簫今之歌

執干戚戈羽。千戚戚斧戈戟長六尺六寸羽以爲翹鐸者執之以指麾也春夏千戚秋冬羽鐸調竿笙壎

篪。竿笙之大者古皆以篪爲之竿三十六簧笙十七簧壎以土爲之大如屬子其上爲六孔應以竹大二寸長尺二寸七孔一孔上伏橫吹之聲音上衆故言調謂之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之謂也○壎應月令作篪簫笙

笙笙之大者舊說者等今論郭璞注爾雅大笙云十九簧小笙十三簧廣雅但云笙十三管今此云十七簧恐字誤飭鍾磬柷敔。

鍾金鑿石磬如簫中有木椎左右擊以節樂敔木虎背上負以鼓之之聲以止樂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

者皆所祀之等早祭也帝五帝也乃命百縣粦粦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
民祈雨重之故用盛祭六代之樂也乃命百縣粦粦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
實百縣粦粦之內百縣大夫也祀前也百辟卿士功於民者粦粦祭之農乃登黍登進進黍是月也天
求補助成穀實粦粦祭字衍月令無注首百辟卿士百辟說今改正粦進進黍是月也天
子以雞嘗黍而嘗黍黍重穀也黍以含桃先薦寢廟是月正穀故進之先致寢廟孝而且敬
令民無刈藍以染為藍青物○月令作毋燒灰無暴布是月正穀故進之先致寢廟孝而且敬
關市無索門城門閭里門也民須陽氣布散在外人當出毋燒灰無暴布是月正穀故進之先致寢廟孝而且敬

則繫騰駒班馬正告也馬正羣馬之官周禮五尺曰駒○馬正月令作馬政注陰陽作駒是月
也日長至夏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故曰長陰陽爭死生分是月陰氣
盛陽蓋覆其上故曰爭也品物滋生齊麥亭歷棘刺之屬死君子齋戒處必捨身欲靜無躁
故曰死生分分別也○注覆字舊本脫在起於下今改正

止聲色無或進揜揜也聲五音色五色止節之無有進御也○月令無欲靜二字鄭注云今月令毋躁
寒氣皆以居處言也今人多讀與必掩身為句故月令正義引正文已如此但其所釋薄滋味無致和
亦是居處言並不謂身之不營憂慮故疑正義處必掩下之身字亦後人所加也薄滋味無致和
和齊和也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退止也事無刑當精詳而
令退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蟬始鳴蟬鼓翼始鳴

是月也無用火南方火王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
可以處臺榭明顯也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加木為榭皆所以順陽宣明之○觀此則仲夏行冬
令則電雷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寒冰凍故電雷傷害五穀也冬陰閉藏多電雷道行
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也百騰動股之屬
也時起為害故五穀不時國飢也應說近殆兖州人

卷第五 仲夏紀第五
仲夏生木莖榮半夏藥草木莖榮榮暮是月榮華可
用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蕤詩云顏

仲夏行冬
令則電雷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寒冰凍故電雷傷害五穀也冬陰閉藏多電雷道行
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也百騰動股之屬
也時起為害故五穀不時國飢也應說近殆兖州人

仲夏行冬
令則電雷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寒冰凍故電雷傷害五穀也冬陰閉藏多電雷道行
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也百騰動股之屬
也時起為害故五穀不時國飢也應說近殆兖州人

仲夏行冬
令則電雷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寒冰凍故電雷傷害五穀也冬陰閉藏多電雷道行
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也百騰動股之屬
也時起為害故五穀不時國飢也應說近殆兖州人

謂繼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有說曰果無說曰續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熟非其時氣故民疫

仲夏紀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遠久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

陰陽。謂天地也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章猶形也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

復離。謂讀如交易之變也是謂天常。天之常道天地車輪。如車輪之轉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

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皆當合四時代與。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

其行。不同度有長短也以盡其行度也。起至牛至周于牽。起至牛至周于牽四時代與。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

柔或剛。冬寒夏暑冬至短夏至長春柔而秋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造始也太一也陰陽化成萬物者也御覽造本。二字皆有萌芽始震。凝濛以形。震動也謂動足以成形也御覽作萌芽始凝濛。形體有處。

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不而生。由和生也正文和適

當有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物安寧皆化其上。化猶隨也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

慾。止節嗜慾不辟。辟樂乃可務。成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

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言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知於雅故

本作不樂其樂云御覽五百六十九作其樂。不樂案下篇及明理篇俱作其樂不樂今改正。溺者非不笑也。傳曰溺人必笑雖笑不歡罪人非不歌也。

當免也。歌雖歌不樂。御覽五百六十九作狂者非不武也。狂傳之人語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

二字皆本。昔今。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

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神時。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

以民人神時。謂不可為樂也。故曰若之何哉。

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

得不求。欲貪也。人情欲故弗得不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惡滑辟遠也。故曰弗得不辟。人情有所憎惡。辟遠之也。欲與惡

所受於天也。受之於天。人不得與焉。不得為天之為也。○注不得為下。舊衍一焉字。今刪。不可變。不可易。天所為故世

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非為識出。發生○案。子言有非樂篇。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

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和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

狀。言道無形。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幾近也。有人能是近於知

也。道也者。至精也。精微。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彊為之。謂之太一。○彊為之下。疑脫一名字。故一

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從聽。聽從。先聖擇兩法一。擇棄也。法用也。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

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秦謂民為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

害。終其壽。全其天。天身。能以身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

下者。寒暑適。風雨時。適和也。時不彊或。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疑當登知一二字。

大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以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

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

俗。寶重也。俗。實也。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

累。老子曰多藏厚亡故曰愈危累也。則失寶之情矣。情實也。亂世之樂與此同。同於危累也。爲木革之聲則若

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聲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

搖蕩生則可矣。性生也。以此爲樂則不樂。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鬱。鬱也。國愈亂。主

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

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鉅。大也。以衆爲觀。倣詭殊瑰。耳所未嘗

聞。目所未嘗見。倣。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案倣詭亦作倣詭。莊子德充符釋文云。倣反李云。倣詭奇異也。又見天下篇此注訓倣爲始非也。務以

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法則故曰務相過。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鍾律之名。○千鍾御覽五百六十六作十秩。齊之衰也。

作爲大呂。大呂陰律十二月也。○此注非也。貴直陰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注云。齊之鍾律也。案史記索隱云。大呂齊鍾名。王厚齋云。此即樂毅書所云。大呂陳於元英者。楚之衰

也。作爲巫音。男曰呪。女曰巫。○舊本注無男曰呪三字。今從初學記十五所引。續樂仲子云。尙書是謂巫風。不特屬之女也。周禮春官神仕疏云。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呪。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呪所謂散文。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故則通也。

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怨。悲也。傷。痛也。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

兵。兵。災也。○生。舊本詁作王從御覽改正。炎。日御覽作炭。往兵災也。或作兵災。兵也。非。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樂

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

饑飽。此六者非適也。適。中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

則生長矣。長。久也。人生也者。其身固靜。感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返。返也。制乎嗜欲。

爲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天。且。六嗜欲無窮。則必有貪。○制乎亂。

爲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天。且。六嗜欲無窮。則必有貪。○制乎亂。

之心淫佚者茲許之事矣。○特品舊作得見觀今改正此與樂記文相似故疆者頑弱。衆者自暴寡。勇者凌怯。壯者慍幼。從此生矣。○從欲生也

修樂

四曰耳之情欲聲。欲聞音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心不樂聲音雖在前耳不聽之目之情欲色。欲觀五色

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心不欲觀之也鼻之情欲芬香。欲芬香之韻藉也○心弗樂。芬香在

前弗嗅。不嗅味也口之情欲滋味。欲美味也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

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

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夫樂有適。心亦有適。○舊本夫樂下衍之字又亦字作非

孫並從御覽五百六十九刪正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

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

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

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孫云太鉅御覽作大鉅已下凡太字並作大以蕩聽鉅。則耳一不容。不容則

橫塞。橫塞則振。振動○舊本作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嫌嫌譬自嫌之嫌○注有嫌字似本為嫌字作音而

後人妄改之。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詹足也詹讀如詹然無為之詹○御覽作詹言詹也疑是蓋詹古詹

欲也師古曰詹古詹字難給也當讀時聽切若依此注則如字讀從臣切矣恐亦是後人妄改也不詹則寃。寃不滿。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

則耳豁極。豁虛極病也不聞和聲之故也豁極則不鑒。不鑒則竭。鑒察也太清無和耳不能察則竭病也○鑒御覽並作監往未也字舊本說作之

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

不收

不收則不搏。不搏則怒。

不搏入不專一也。故惑怒也。〇搏振

本皆誤作特孫從御覽改正案揭與專同往入字亦從御覽補

故太鉅太小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

不鉅不小不清不濁得四者之中乃為適此四者皆

言其大故曰非適〇舊本太小在大清下從御覽乙正

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

輕重之衷也。

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為石

黃鐘之宮。音之本也。

本始於黃鐘十一月律

清濁之衷也。衷也者

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

也。

民聞其樂安之日喜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

險也。凡

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

凡俗

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

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

明論

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二歎。有進乎音者矣。

文王之廟肅然清靜貴其樂和故曰有進音〇案禮記樂記作有進音者

矣下亦作還味鄭注還絲也今此俱作進文不同

大饗之禮。上系會而俎生魚。

大饗饗上帝於明堂也。系尊明水也。俎生魚皆上賓貴本〇往明水舊本作泗水說

今改。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

大羹肉湑而未之和貴本古得禮也故曰有進乎味

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

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

時但也〇舊本於將字下往特也二字誤案

是字當屬下文據樂記當作特以今並補正

將以教民。平好惡

行理義也。

平正也。行猶通也。

適音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

尚

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

節適也多。大也。正雅也。淫亂也。

賢

者以昌。不肖者以亡。

昌也。亡也。

昔古先王先公治天下也。

先王先公治天下也。先王先公治天下也。

多風而湯

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辟落也者故士達作爲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

羣生士達朱襄氏之臣○來書本作采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葛天氏古帝名投足猶蹠蹠長闋終○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見文選上

林賦注操舊作慘俗字今從初學記九御覽五百六十六陳仲禮禮會改正

一曰載民二曰系鳥

三日塗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日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

禽獸之極上皆樂之八篇名也○舊本建帝功作建帝功案文選上林賦注張揖引作微帝功李善謂以

馬相如傳索隱及選注皆作總禽獸之極今據改正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陶唐氏堯之號○孫云陶唐乃陰

文案李善注文選竟沿其誤唯章懷太子後漢書馬融傳引作陰康康之誤顏師古注漢書司馬相如

傳武仲舞賦張景陽七命俱引作陽道藝藝民氣鬱闕而滯著閩讀曰遏筋骨瑟縮不達

骨變縮故作爲舞以宣導之宣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方之山乃之阮隄之陰阮隄山名山北曰陰○阮隄漢書律志作昆侖說施

世說德行篇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兩節間以爲律管○漢志

引呂亦同其長二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斷竹長三寸

風俗通亦同世說注厚上增薄字發其長二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斷竹長三寸

中黃鐘之宮○其長三寸九分漢志無說苑及御覽五百六十五而其長九寸錢詹事云三寸九分不必改有

十二律非謂黃鐘止長三寸九分下云以爲黃鐘之長者即長於應鍾之數蓋應鍾十月律素歲

首所中也增長三寸九分而得黃鍾方是十一月律呂紀本用秦法進改上古知安餘之說不謬

吹日舍

少次制十二簡六律六呂各有管故曰十二簡金成金矣○說苑無吹字舊本曰作日說苑作日又舍

之考晉志及御覽五百六十五並作舍少明宏治中韓人李文利主舍少之說謂黃鍾實止三寸九分其說與古

背不可用御覽竟改作其長九寸又近人謂當作四寸五分皆非是簡說苑風俗通御覽俱作管李善注文選邱

希第侍宴詩作篇與簡實一字差又別引作篇誤也

以之阮陰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大

雌鳴亦大以比黃鍾之宮適合合和諧○比舊本誤作此李魯狂馬季長長笛賦引作比漢志說范皆同黃鍾之宮皆可以

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法鳳之雄雌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黃帝又命伶倫與

榮將○舊校云一作援今案御覽作鑿援略史作鑿援狂引隋志及國朝會要皆作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

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秦十二鐘樂名之爲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

處空桑處居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淮天之合德與天合風化也○越云言八方之風各得其正也其音若熙

熙康康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教八風之音八風入命之曰承雲

以祭上帝上帝昊乃令鱣先爲樂倡倡始也○乃令初學記作乃命鱣乃偃寢以其尾

鼓其腹鼓鼻○鼓鼻其音英英英英和風之德○舊本英英不重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

○舊校云聲一作唐九招六列六英○此六字有倕作爲聲鼓鐘磬吹苓管壎箛韞

推鍾○有倕御覽倒作鍾有有當讀爲又帝嚳乃令人抃兩手相擊曰抃或鼓聲擊鐘磬吹苓展管箛因令

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康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

林谿谷之音以歌質當爲謨○路史以質與謨非一人質亦作謨乃以麋路置岳而鼓之鼓乃拊石擊石

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合舊本作御瞽叟乃拌五弦之瑟分作以爲十五弦

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命延○合舊本作御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

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質修

崇名也。帝謂舜。○招列侯至。此始見禹立。勳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

門。降通膠水以導河。○決壅塞。故通龍門也。降大壅塞。疏三江五湖。往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

皋陶作爲夏箴九戚。以昭其功。○九戚。九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

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舊校云。討一作誅。案

大戚。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

九招六列。皆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

樂名善矣。周地及受命。因爲天下。蓋也。經緯翼佐三淫。謂割比干之心。斷紂之股。割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

也。○古文泰誓有斷朝涉之經。語究不知何出。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斷朝涉之足。視其母水經注九棋水下云。老

人晨將渡水。而洗吟。雖濟。封聞其故。左右曰。老者。猶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於此斷經。而

視。猶是相傳有此事也。今此云。斷紂士之股。先讀覽注亦同。淮南傲真訓亦有此語。散宜生曰。殷可

伐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論語曰。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弗許。

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繩。繫也。見左氏莊十四

位。以大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勝。紂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

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大武。周樂。○成王立。殷民反。○反。王命周公踐伐

之。○踐。往。○向書大傳云。周公踐攻三年。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竊其室。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

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尙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三象。周公所作樂名。嘉美也。尙。久也。自黃帝以來。功成作樂。故曰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

古樂

呂氏春秋卷第六

季夏紀第六 音律 音初 制樂 明理

一日季夏之月。日在柳

季夏夏之六月也柳南方宿
周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昏心中。日奎中。

心東方宿宋之分野是月
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

昏旦時皆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

林聚鐘聚陰

陰氣起萬物衆聚而成
竹管之音應林鐘也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

宇。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
暑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

旅風始至蟬蛩蛩烈爾雅謂之
月令旅風作溫風居宇作居壁

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蜉。我節將至故鷹

順殺氣自習肄爲將搏當也
 炳馬城也炳讀如隱徑之隱
 幽州爲之秦集一曰螢火也
 〇月令作腐草爲螢此言
 舊本作腐草化爲螢蛻蛻字
 淮南無觀注當與淮南同蓋
 昔人讀此書偶易蛻異同之
 文而因以誤入也說文

引明堂月令曰廣時讀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向南堂右个西頭室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

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膽。是

是月也。令

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鼈。

魚鱗若相語之語蛟鼉龜皆魚屬鱗皮可作鼓詩曰鼉鼓鼉鼉龜可爲樂傳曰楚人陳鼉於鄖蠻公室人

魚官也
不與公

以袞吉凶入宗廟會之也故曰升也○鯨高讀牛倨
乃命虞人入材葦虞人掌山澤之官材葦供國

切季冬云音證證之語亦同用令登龜此作升義同

乃命廩人入枵壹

用也○虞人月令作澤人

是月廿四日監方合百縣之稅以養贖

四郡郡有鄆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

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也常所當弼茲聚之以養德○月令作大合無夫字

令民無不

感其力以聚而用之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

之靈爲民祈福新臣上有以字是月也命婦官樂采蘋藻文
章必以法故無或

新求也○月令
焉民上有以字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諸釵文章必以法。故無或

金土。黃黑蒼赤莫不質良。

婦人章別五色故合其官使樂采也白與黑謂之陰黑與青謂之陰青與赤謂之陽赤與白謂之章修其法章不與金土故黑黃蒼赤之色皆

皇章。○月令或作黃舊校云差

一作遷注修其法章與是法制

勿敢僞詐。勿無也○月令以給郊廟祭祀之服。鄭注天

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熊虎為旗章服也貴有長尊賤有等威故曰度○

是月也。樹木

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

虞人掌山林之官行察也。視山本禁民不得斬伐○無或月令作無有或亦訓有也

不可以

與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

土功築臺穿與土功。會也。舉動兵衆。舉也。大事征伐也。於時不時故曰搖蕩於氣。○月令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

農之事。

無發千時之令。畜聚人功以妨害神農。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

天殃。

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巡行壺啟修治之功。於此時或舉大事妨害農事。禁戒之云有天殃之罰。○月令神農上無命字。巡作持

是月也。土

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

疆。

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濕重。又有時雨。燒薙行水。燒之如以熱湯。可以成糞田疇。矣。土疆疆界時

二日。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為旬。二日為旬。二日為旬。二日為旬。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

多風。秋。人乃遷徙。

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雨而行其令。故穀實散落。民病風。秋上氣也。民遷徙移家春散也。○解落月令作解落

行秋令。則邱

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邱高隰下也。言高下有水潦。象金氣也。故發不稼使不成熟也。金干火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

行冬令。則寒

氣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

冬陰閉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鷹隼早鷙。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守也。○寒氣月令作風寒

中央。其日戊己。

戊己土日土王中央也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龍能平九土死託祀焉后土之神

其蟲倮。其音宮。

陽發散越而屬倮蟲。倮鳥獸麟為之長宮土也。位在中央為之音主

律中黃鐘之宮。其數

五黃鐘陽律也竹管音中黃鐘之宮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土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王中央故祀中霤

中其數五五行之數土第五也天子居太廟太室南向中央室曰太廟又處其中央故曰太室乘大輅駕黃

火也用所屬也一日心土自用其議也食稷與牛稷牛皆屬土其器圓以揜揜象土含衆萬物

斷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土色黃故食稷與牛稷牛皆屬土其器圓以揜揜象土含衆萬物

季夏紀

二日黃鐘生林鐘黃鐘十一月律林鐘六月律林鐘生太簇太簇正月律太簇生南呂南呂八月律南呂生

姑洗姑洗三月律姑洗生應鐘應鐘十月律應鐘生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大呂十二月律大呂生

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仲呂生

林鐘林鐘十一月律林鐘生大呂大呂八月律大呂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仲呂生

鐘生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大呂十二月律大呂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仲呂生

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律呂相生

上者上生下者下生○案蕤賓不當爲上當在林鐘之實考周禮大司樂大師兩章注蕤賓皆重上生即朱子鐘律篇亦並不誤而近人反據誤本謂蕤賓亦下生謬之甚者晉志俗本亦誤作蕤賓下生宋志則不誤可以正之

此注當作上者下生下者上生如此方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

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依說苑之文以改呂氏仲冬日短至冬至日日短至則生黃鐘

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

長至夏至日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大呂季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冬生

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鐘十一月也。且泄也。○月令作以固而閉。又且泄作泄。大呂十二月。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使役○禮記月令而農民上有事字。太族之月。陽氣始生。

大族正月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故曰陽氣始生。草木繁動。動。生。令農發土。無或失時。發土而耕。○此月去芒種尚遠。而必亟於發土者。蓋所謂勿震勿濫。必亟於發土者。蓋所謂勿震勿濫。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也。行德去刑。○此月也。時雨。無或作事。以

害羣生。事。兵戎事也。故曰以害羣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姑洗三月也。時雨。將降。故修利溝瀆。申之此令。嘉氣趣至。隨其陽德。故嘉喜之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眾。巡勤農事。仲呂四月也。大衆謂軍旅。工役也。順陽長養。無役大衆。妨農。農功故戒。

上。安壯養佚。養。安。朝政不寧。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枯。稿也。草木方長。無攜民心。民當務農。長養穀木。無役聚則心。○在上。舊本作在。土案是月陰始生。黎賓之月。陽氣在

靜。草木早稿。靜。安。朝政不寧。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枯。稿也。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林鐘六月刑殺也。夏於則行刑。殺故曰陰氣將始殺也。○威。夷則之月。修法飭刑。

選士厲兵。夷則七月也。飭。讀如救。勸正刑法。所以行法也。簡。選。武士。厲。其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也。詩云。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也。南呂之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蟄。讀如詩文王之什。○舊。本文王下有一什字。非孟春紀注可證。趣農收聚。仲秋大雨。故收聚。無敢懈怠。以

多爲務。務。猶事也。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射九月有罪。當斷。故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

重之紀。故曰審民所終也。審。慎終卒。修刑。喪服。說。疏。重。之。紀。故曰審民所終也。修別喪紀。○舊校云。別一作辨。審民所

音律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黃山。孔甲禹後十四世皋之父。發之祖。桀之宗。田獵也。○注。宗會也。謂會祖。天大風晦盲。

也。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是舊本作見孫云。御覽三百六十一及七百六十

三見俱作是今據改。之子是必大吉。其之。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

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圻橋。斧斫斬其足。○斬斫疑斫斬。字御覽作斫。遂爲守

門者。以其無足。遂爲守門之官。向謂之子有殃也。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

東音。之音。禹行功。○孫云。李奎在文選。張平子南都賦。左大沛吳都賦。並引作禹行水御覽一百三十五同。見塗山之女。○梁仲子云。水經

此並作塗山。蔡宏柳食本元作塗山。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遇。舊也。禹去之禮而巡。將南行也。省南方之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

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塗山在九江近當塗也。山南曰陽也。○候。舊本作待。今從初學記。十改。舍往吳都賦引作往候。往九紅舊作九迴。誤。今據漢書地理志改正。女乃

作歌。歌曰。候人兮猗。○選注。無令字。實始作爲南音。南方國風之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

周南召南。取塗山氏女南音以爲樂歌也。周昭王親將征荊。周昭王康王之子。穆王之父。荆楚也。秦莊王諱楚

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右。兵車之右也。還反涉漢。梁敗。○案左傳正義云。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

本出何書。此言梁敗又互異也。王及蔡公扞於漢中。扞。陸音曰。類。陳○注曰。字。衛。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

公。振。救也。傳曰。齊桓公伐楚。讓之日。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饋酒。寡人是讎。昭王南征。役而不復。寡人

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爲役於漢。辛餘靡焉

得振王北濟哉。○孫云。振者。振其尸也。注非。周公乃候之于西翟。實爲長公。西翟。西方也。○注。功舊本作力。非是。今

改。殷殿。整甲。徙宅西河。○案。竹書紀年。何。宣甲。名。懿。元年。自。葛。治。涪。田。思。故。處。也。處。居。實。始。作。爲。西

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之音秦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取百音以爲秦國之樂音

有城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成治重○孫云王逸注○詩有城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李魯在文選齊靈光殿詩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兩引

此文爲下。飲食必以鼓。樂帝令燕往視之。○舊校云祖一作刻鳴若論隘。○孫云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作隘一女

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少選須臾○梁仲子云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呂氏作小選古少小通用案今呂氏本皆作少選此與燕兵

載一諸篇皆然無作小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帝天也○天令燕降卵於有城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余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城氏將立子生商此之謂

也○案列女傳一引詩有城氏將立子生商亦無帝字舊本作有城氏女方將因上文燕衍二字今刪去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

北音。北國之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蕩音成於外而化乎內

內化生。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風俗察其風而知其志。舊校云一作意下同觀其志而知其

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士

弊則草木不長。弊惡水煩則魚鼈不大。擾澤○據此往則正文本作水擾後人以樂記之文改之世獨則禮煩而樂

淫。煩亂鄭衛之聲。桑間之音。說見孟春紀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說樂旒辟詭越

惛濫之音出。出也○詭與詭同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

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修治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以和而民鄉方

矣。鄉仰方道

音初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至樂至和之樂至治至德之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

治薄。

○孫云李魯注文選潘安仁盛饗引此其樂厚其樂薄無兩治字

亂世則慢以樂矣。今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

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目而大拱。

書敘云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祥共生于朝。太戊太甲之孫，太康之子也。

○孫云李魯注文選潘安仁盛饗引此其樂厚其樂薄無兩治字

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

○外傳三以此爲伊尹之言於是早朝晏退，閭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

○外傳三以此爲伊尹之言於是一早朝晏退，閭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

文王立國八年。○外傳三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

郊。○外傳三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

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孫云日字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與事動

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

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與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

○孫云日字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與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

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孫云日字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

也。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孫云日字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

也。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孫云日字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

也。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孫云日字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

也。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孫云日字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

也。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孫云日字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

也。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孫云日字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

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二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孽妖也。謂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樂熒惑五星之占宿度者故問之。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祥吉。○往吉。疑本是善字。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傳曰。后非樂無以守邑。故曰將誰爲君乎。○樂非元后何。諸后非樂罔與守邦。此晚出古文尙書大禹謨文也。漢時未有此故。謬皆以爲傳。子韋曰。可移而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歲不熟爲饑也。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姑也。其誰以我爲君乎。傳曰。樂非元后何。諸后非樂罔與守邦。此晚出古文尙書大禹謨文也。漢時未有此故。謬皆以爲傳。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二。天必三賞君。今昔熒惑其徙三舍。○今昔本多作今夕。今依李本作今昔昔訓夜。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二賞。熒惑必三徙舍。○必三徙舍。舊作有三徙舍。訛今據淮南道應訓及新序四改正。舍行七星。星宿也。星一徙當七年。三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復星也。徙三舍固其理也。死生有命不可益矣。而延二十一歲。謬無也。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制樂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盡。桓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也。非賢主也。夫

有天賞得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未嘗得焉此之謂大悲。此之爲大是正坐於夕

室也。夕室以喻悲人也言其室邪夕不正徙正其坐也○梁仲子云墨子春秋六曰景公新成柏慶之室使師

者南望北斗北戴極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因之西方以拿周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悲人所爲如坐夕室自凡生非

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也。及至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適時其甘雨則不

降其霜雪則不時。不當霜雪而霜寒暑則不當。不當寒而寒陰陽失次。○舊校云四時

易節。謂不得其所○舊校云四時
校云節一作位 人民淫燥不固。淫邪銷燥不一也禽獸胎消不殖。銷燥不咸不

木庫小不滋。滋亦長○庫與卑同
舊本作庫訛今改正 五穀萎敗不成。成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言不

爲樂故曰
若之何哉 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君不君臣不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

交相倒。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冒族危疑相殺則相誣疑故失人量之綱紀○案

莊心若禽獸長邪苟利。○舊校云不知義理。亂政之化也也其雲狀有若犬若馬

若白鵲若衆車。雲氣形狀如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衡物之氣

百七十七有其狀若懸旛而赤其名曰雲旛。雲氣之象旛者○懸旛舊本作懸金說

狀若衆馬以觀其名曰滑馬。五行傳爲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舊校云黃上白

下其名蚩尤之旗。○舊本作蚩尤之旗又作蚩尤之旗旗皆說今據史記天官書學蒼天其日有

闕然有倍魄有暈焉。○舊校云其日有

闕然有倍魄有暈焉

有似單登相國守放口最也○古傳有不及景○舊校云有蒙日並出有畫日月也

亦有背鏡又作背鏡志作背亮○其月有薄蝕○舊校也日月會相掩名爲薄蝕

有霄見○舊校也○其月舊本作其日誤今改正有暉現○有偏盲○有

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並俱也○有日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

而無光○其星有熒惑○熒惑火精○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櫓○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

有賊星○有鬬星○有寶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

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

如帶○有鬼投其陣○是骨幹之幹則是骨也與辭音正同但不當訓爲耳○有冤生雉○雉亦

生鵠○鵠一名冠爲於五○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食心爲螟音聲衆匈匈○國有游蛇○西東

於五行傳爲地妖也○西東○馬牛乃言○言語皆○犬跪乃連○連合皆妖也○有狼入於國○國都

示民旒選國不安寧也○馬牛乃言○言語皆○犬跪乃連○連合皆妖也○有狼入於國○國都

主人亡也○有人自天降○降下人○市有舞鵲○國有行飛○舊校云○馬有牛角○於五行傳

雄雞五足○羽蟲之孽○有豕生而彌○彌不甲也○於五行傳爲青黑之雞○雞中多腹○案說文雞卵不孕

其主不知驚惶○孽草○上帝降禍○凶災必亟○亂惑之主見妖孽之怪不知驚惶疾自草更共

作共衛說今從○其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旒旒散○循饑無日矣○能勝書者妖多也○故子華子曰○

夫亂世之民○長短頓許百疾○疾病也○長短者無節度也○頓許大許也○百疾變詐也○既無節度大

疾病也○長短者無節度也○頓許大許也○百疾變詐也○既無節度大

也此類許疑與類得義同注類得大書本作許猶大說又逆作迎亦詔今並改正

民多疾癘道多祿緼盲禿僂尪萬怪皆生

深小兒被

也總禮格類也言民濫負其子走避險而散去盲無見禿無髮僂僂者也尪短仰者也怪物妄生非一類故言萬怪者也○注總禮格類也舊本格作格又作拾下又衍一上字皆說案禮格即總格方言總謂之格義得通也後直諫篇注作總格段若庸云總總為絡其總謂之總梁仲子云論語總負疏引博物志云總總為之又漢書宣帝紀注李奇曰總總也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舊校云烏一作焉

作焉

不聞至樂其樂不樂

亂國之樂怨以慈不聞至德之樂故曰其樂不樂也

明理

呂氏春秋卷第七

孟秋紀第七 蕩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一曰孟秋之月。○舊此下有長日至四句六日七字又注云夏至後日尚長至四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曰長日至四句六日二十五字於文不類且後文自有注不應預出立秋時亦不得云晝夜等難以辭義俱淺 日在翼。孟秋夏之七月翼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皆斗中且畢中。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皆中於南方 ○正文舊又衍則立秋二三月令無

今併刪去又注畢趙之分野畢趙說作趙案淮南天文訓則屬趙其日庚辛其帝少暤其音商。少暤氏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訖其蟲毛其音商金天氏死配金爲西方金德之帝

金氣寒殺者衣毛毛蟲之屬而虎爲之長商金也其位律中夷則其數九。夷則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物蕭然應法成性故曰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 其味辛其臭腥。五行金味辛金臭腥 其祀門祭

先肝。孟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木也祭祀之肉 涼風至白露降。涼風坤卦之風爲損降下 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時候應也是月鷹擊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隙之世謂之祭鳥於是時乃始行戮刑罰順秋氣○始用月令淮南皆作用始此誤倒也高注淮南云用

是時乃始行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章 乘戎路駕白駟。戎路白駟也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白旂金也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大金者也廉利也象 是月也

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多在是月謁告也 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盛德在金金主西方也齋自濯鬚 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

秋於西郊。九里之鄉 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金氣用事治兵討暴非率不整非武不齊故賞軍將與武人於朝與衆共之 天子乃命

卷第七 孟秋紀第七

六五

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備材德萬人曰禁千人曰備○舊本選練還又專任有功以征不

義征正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巡行也遠方天下也是月也命有司修法

制禁也繪圖圍具桎梏禁止姦國圖法室桎梏謂獄在足曰桎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

傷察創規折審斷慎戒有姦罪者搏執之也理獄官也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

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決之者必得其正平不直者在手曰桎所以禁止人之姦邪

罰而刑之○正平月令作端平此反不為始皇諱天地始肅不可以言氣肅殺素氣始行不可以言氣

注犯令必誅以下乃後人所安加齊氏本以肅與盈同夏曰長肅今當秋收斂之候不可以言氣

南注肅也肅亦相似月令鄭注云解也以肅為嚴急故不可以言氣與肅盈意亦未嘗不相近也

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進也先致寢廟孝經命百官始收斂收斂孟完

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是月月閏于畢俾雨降修宮室圻牆垣補城郭增讀如客增

作壞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封侯封侯裂土封之邑也大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無割

以地賜人重幣金帛之幣大使使命官謂上公九命之官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

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也介蟲謂蟲也冬玄武行春令則其國

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秦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用事而行春燥之令而穀更

合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金氣火氣鬱熱相干

災淮南作冬多火災不節使民病瘡疾鬱熱所生○月令作則國多火

孟秋紀

一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信兵信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自後王上古○舊本始

有民俱具

皆具

凡兵也者威也威也立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

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革而工者不能移易兵所自來者久矣黃

炎故用水火矣黃帝炎帝也炎帝爲少昊黃帝燬之也共工氏固次作難矣工

亡故曰次作難也○御覽次作欲五帝固相與爭矣○御覽遞與廢勝者用事人曰○舊本作又

改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罪殺

○御覽未作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

故立君○立置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

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爲長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故曰出於爭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

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家無嚴嚴怒咎之威則小

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無刑罰可畏臣下故有相侵凌奪掠之罪○偃與忤偃並獨

拂偃當爲忤忤古字假借耳○今本史記作拂辭誤用史記韓非傳大趙無所拂偃索隱云不拂偃於君正義云

也朱本於此書又刪去偃字○輕改古書最不可訓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無誅

畏故相暴○大衆小也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

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饑死者欲

禁天下之食悖○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

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濟湯火以熟食兵以除亂夫何

熱多作熱訛唯朱

本作熱此可從 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

傳曰能者善之以求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之謂○案左氏成十三年傳劉

子言能者善之以福此注頗與今本同凡注家引書說不必盡符本文然此頗有後人妄改痕迹錄高氏本作善以之福讀者不解因改爲求福而以之字移於上又於次句亦增一之字以成對文未句此之謂也刪去也字則必刻成之後就板增兩字而未句只有一字之空故并也字去之始整齊耳元和陳芳林云改之福爲求福則非定命矣斯 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

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兇殘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之於良藥

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

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

少選須臾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巨始略微與鈔觀未萌之前也

察

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

○案援推義當與推挽同或援

之說來或推之使去有分別是即兵象矣舊校云一作推刺所未能說也

兵也連反

○連反當出易蹇交辭連與人也反自守也

兵也修

○爲國修也謂以蒙修相爭勝也

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

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

見聽雖以辨文博學力說偃兵不自知悖者不聽從也

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

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

○舊校云一作弱民

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

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

走

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

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

中主非賢君

蕩兵

○一作用兵

三日當今之世獨甚矣獨甚也君等言不可樂而爲時首之苦不可以加矣 民不之信

加增天子既絕賢者廢伏絕若三代之末存微意也賢者不見用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

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亂政五行與民相違黔首遠絕無所控告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

爲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絕而捨之也必舉兵誅之天下之民且

死者也而生也且將也治主之兵救其民故曰將生且辱者也而榮榮光且苦者也而逸

民見邪也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於不肖者乎世恣行之君中凡之

能保守其親戚也又況下愚不肖之人能保守其親戚也又況下愚不肖之人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

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者也民去之而歸湯武凡爲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

息無道世主暴亂若桀紂者也民去之而歸湯武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

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

之長民其利害在舊校云一本下有此字朱本從之今案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

一實也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全人故曰取舍人異以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

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爲悖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

辨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趙云言說雖君可聽而斷不可用也下文申言其故

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爲安而安之以禮義也危之乃危亡之道也故曰安爲天下之

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爲深說若是者爲天下之患夫以利天下之民爲心

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論則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

即辯古通用

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也。是息

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後魯也。凡人之所以惡爲

無道不義者，爲其罰也。惡也。所以斬有道行有義者，爲其賞也。讀曰斬。今無

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雖存幸耳。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幸耳。罰之非

此所云賞罰豈眞賞之罰之也哉？使無道者安全，即賞之非也。不啻賞之，使有道者不得伸天討，即不啻罰之矣。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

治豈也。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爲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者，罰所當賞者，是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爲大也。○案此篇之論其謂天下攻伐人者之皆義

兵乎？苟非義兵，則能救守者正春秋之所深惡而樂手也。而此非之，是與聖賢之意相違矣。下篇雖稱持平，然亦偏主攻伐意多。

振亂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

大焉。莫無也。無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深重也。凡救守者，太上以說。說，說言也。○注

次說其次以兵。以兵威之。以說則承從多。舊校云：羣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

臥則夢之。自今羣脣乾肺，費神傷魂。羣，羣也。神，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上稱三

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愉，悅也。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說，早朝晏

罷以告制兵者。制者，主也。謂敵之主兵者。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畢而不行。畢，畢也。盡不

則必反之兵矣。說不見從，故反。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人。○鬪等二，是

殺無罪之民，以與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下，

而止天下之利。晉書公孫不問也。晉書公孫不問也。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書公孫不問也。我史錄曰。勝而不吉故曰禍乃始。也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易緯今不別其義。

而止天下之利。晉獻公曰。利而不取。害長。故利止者也。

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
有罰古之道也。不可易。

晉書公戎黑戎史蘇曰
磨而不吉故曰禱乃始
今不別其義

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

可非。於義可攻可伐故不可非也。攻伐不可取。於義不可攻不可伐故不可取。惟義所在。救守不可非。於義當救當守故不可非。救守不

可取。於義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此救守不可取。五字乃衍文。注亦無異。前說皆當刪去。惟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以有道。攻伐無

道故司馬法曰以擊去戰雖戰可也此之謂也救守亦可。謂諸侯選厥封疆以無道攻有道雖救之可也極而數守亦可也兵不義。攻伐不可。若以義討之兵

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出。使吳夫差

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夫奚吳王閻閻之子智伯瑤宣子之子瑤子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

此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陳靈公公共之子平國也。宋康王在春秋後嘗戰國時僭稱王。○案

而有晉
若命桀討知必國亡一身死
參無後類吾未知其屬爲無道之至公也

也。吳王夫差智伯盜知必國爲工廬。身爲刑戮。吾未和其爲不善。無道侵

奪之至於此也夫金智伯爲無道侵奪無厭夫金爲趙王句晉厲公外死於三豎氏匠墨氏

家也厲公無道樂書中
陳靈公死於夏徵舒
陳大夫御叔之子夏
徵舒所生也靈公誦
於夏徵舒死於旆
厲公晉大夫

日徵時似發黃曰亦似君徵時病之公
行便殺之於匠麗氏也阿墨矢必死
放夏徵舒舍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
於夏氏徵舒獨之公聞行父

出。溫魏邑也。宋康王名廔。宋元公佐六世之孫。兵之子也。十一年。自爲王。東敗齊取五。殘南。敗楚。取三百。自其廩射而殺之。故曰死於夏徵舒。宋則知必死於廩。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此。

世里西敗魏軍於猗與齊楚魏爲敵國以拿臺盛血懸而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之咸曰宋復爲紂不可不誅即位四十七年齊魯王與楚魏伐宋室威之而三分其地故曰死於盟○宋康苟子子青嘗作宋焚易涼園威

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讎故不同案此姓佐宋世家爲說四十七年年表僂立止四十二年梁伯子云宋實無取齊

楚地及敗魏軍之事此七君者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
詳所著史記刊誤中萬人一數之言多不可勝數○大壯佼老幼胎隤之死○讀與大實平原廣堙深谿
爲無道舊本爲誤作而今改正

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恤險阻犯疏矢陷百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

至於今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言爲京丘若山陵戰國殺人合土築之

丘若山林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哀亦察此

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也恣放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

無道者恣其情欲而見信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正文似說營云

用不得該誠是乃幸也故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疑怪其何故大

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疾猶

禁塞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理必

當義然後議議故說議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一命爲士

說爲士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彰明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

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庇依黔首知不

死矣知義兵救民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

焚室屋不取大畜得民虜奉而隨歸之幸也以彰好惡好其謂民遇其恩至也傳曰其

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故以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

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子之

在上無道。据傲。子謂所伐國之君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警

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承下不惠民。惠徵斂無期。求索無厭。期度厭足改今

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爲君。今兵

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舊校云民有

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衛魯護助也故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赦貸也

說改正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一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里閭也周禮五家爲比

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爲州五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爲井四井

上鄉邑皆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爲縣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克勝

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君也。舉其秀士。舊校云一而封侯之。秀士選其賢良而尊顯

之。授以上位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見其長老而敬禮之。尊高皆益其祿。

加其級。級等論其罪人而救出之。論治理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也可

與人民。皆布散以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

之。其祀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今有

人於此。能生死一人。也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

○案一字衍

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

民歸之若流水。不可壅禦也。

誅國之民

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

所誅國之民。歸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滋益衆多也。孟子曰。百姓歸食。盡棄以迎王師。奚爲後乎。此之謂也。

兵

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接交若被其化也。○若化本多作其化。今從宋邦又本。

懷寵

呂氏春秋卷第八

仲秋紀第八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一日仲秋之月日在角

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緯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皆牽牛中且觜嚙中之分野觜嚙西方宿緯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方宿緯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孟律中南呂

南呂陰律是月陽氣內藏陰旅於陽任其成功竹管音中南呂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涼風生

說在孟秋○月令作盲風至鄭注盲風疾風也孫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羣鳥養羞○往北候各本作北候說今從注本與淮南注合鄭注月令云羣鳥養羞

是月候時之屬從北

則天子居總章太廟

總章西向堂太廟中央室也

乘戎路駕白駟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

麻與犬其饔餼以深

說在孟秋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

陰氣發老年衰故賦行飲食麋粥之禮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紛奈是也周禮大羅氏掌齔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應與糜同本亦作糜周禮糜氏掌齔鳩也養國老禮記郊特牲有大羅氏此參用彼文衍杖字缺國字周禮伊耆氏共王之齒杖鄭

禮伊耆氏共王之齒杖鄭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

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司服主衣服之官將飭正衣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青與赤五色備謂之繡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享先王則麥冕享先公饔餼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鷩冕祭社稷五祀則緡冕緡冕小祀則玄冕凡兵事章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皮者施皮冠服者素積也故曰小大短長冠帶有常也○舊注多脫誤今致禮注補正

命有司司嚴百刑斬殺必當

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無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瞻肥瘠。察物色。物毛也。必比類。量

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饑禦佐疾以通秋氣

以犬嘗麻先祭寢廟犬金齋也麻始熟故嘗之是

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日祭無日邑穿竇窮修困倉穿水通竇不穀地泥徑也穿窬所以感報也修治困倉仲秋大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

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罪無也○無或失時則下其有失時句亦不可去是月也日夜

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
是月移分年也書經二十亥夜傷二十亥廿一日夜分世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
 蟄其聲不震也將盡之蟲僣近其所蟄之戶○月令作雷始收聲此乃

始二字當衍其
 僭戶月令作坏戶
 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氣涸竭
 日夜分則一度量
 量一同道度尺
 丈量金鍾也

平權衡正鈞石齊斗甬

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賄賂不爲私也商方及市賄賂量王前流者利福也四方來懽

遠鄉皆至皆至○襁負不令作集 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上事非一故言百

凡舉事無逆天數天數者天之所命也故必順其時時者天之乃因其類類者天之干逆○乃因月

行是令白露降二有仲秋行着令與秋雨不降草

木生藥國乃有大恐
李梅之屬冬實也金木相于有兵象故曰民有大懼恐也
行夏令則其

國旱蠶蟲不蠶五穀復生
用令參校證記一乃字於有大恐之上寫時因誤人後來校者本欲去上乃
桓懷之微○其國旱必本是英國乃旱上節必本是國有大恐後人以
行冬令則風災蠶起故

學所反言去於筆文乃每一字一圖其所以珍貴之由食可相承不傳也

雷先行。草木早死。冬時草木枯故曰早死。雷先動行未嘗行故曰先也。

仲秋紀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上長下幼治亂安危過勝

之所在也。得紀則治而安失紀則亂而危也。過猶取也。勝有所勝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

死。欲貪也。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一於凡軍

欲其衆也。衆多也。以多舉寡雖拙者猶以克勝故欲其衆。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

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至兵至德君之兵也。令無不化故謂之至。

重也。○往至重似不當有至字。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捷發也。○往發

未是捷也。○往發也。不可搖蕩。蕩動也。物莫之能動。動移也。若此。則敵胡足勝矣。如此者勝敵不足以

小之。○往發也。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令彊者不可犯也。令信者實不謬也。不誦也。故能使其敵弱而屈服也。先

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比近謂廟堂也。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

也。兵者戰鬪有負敗勇者殘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

生之也。殺無道所以生有道也。司馬法曰有故殺人雖殺人可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威畏也。懾懼也。以威畏

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隆盛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交○孫云才民御

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隆盛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交○孫云才民御

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皆皆冥冥。莫知其情。冥冥○皆皆冥乎冥此之

謂至威之誠也。

誠實也。

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

急疾捷先之分也。

○孫云而字御覽作緩徐遲後四字。

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

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梟舉死殮之地矣。

起走舉飛也。免走梟。○急疾字非衍。御覽二百七十一作搏清搏與專同。前卷五適音磨不收則不搏。則怒注云不搏不專一也。則知呂氏書多用搏字。御覽所見向仍是古本。後人不知乃徑改爲專字。余嘗考易左傳管子史記而知搏之即專文繁不錄。

雖有江河之險。則後之。

後論也。

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

○陷據也。

并氣專精。

○直字非衍。

心無有慮。

○無有由蒙之慮。

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

而齊國皆懼。

○冉叔魯工田侯齊君也。○事無致注亦不明。

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

○殺趙襄子故趙氏恐也。

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

○畏其義。

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

必乎。則何敵之有矣。

○言無有敵敵者。

刃未接而欲已得矣。

○已得欲殺也。

敵人之悼懼。憚恐。單

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

○咸皆魄。○飛。○咸若狂在人形性相離也。

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

有險阻要塞。鉅兵利械。

○持折也。

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

今以木擊木。則拌。

○拌折也。

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

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

○句疑。

則得之矣。專諸

是也。

○專諸吳之勇人焉。○闔閭刺吳王僚也。

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

○專諸一舉而成。闔閭爲王故曰吳王。一或成謂專諸能成吳王也。

又況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蹢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

歲哉。

論威是說字

三曰世有言曰。聽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厚祿大將也。教卒習戰也。老弱罷民。

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練材學勇。有力之材。離散係系。○係系為彙字之誤。可以勝人之行陳整齊。

行陳五列也。整齊周旋進退也。○注五列即伍列。鋤耬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耬耬挺杖也。長銚長矛也。銚讀曰華若之若。此不

通乎兵者之論也。通達也。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

則為是鬪。因用惡劍。則不可。言不可用也。簡選精良。器械銚利。發之則不時。縱之

則不當。與惡卒無擇。惡卒怯卒。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

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陳年齊人皆勇捷有力也。○梁仲子云。陳年即吳越春秋之陳音善射者。楚人也。古年音聲相近。簡選精良。器械銚利。令能

將將之。能將也。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湯殷主。○孫云。御覽

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發也。齊桓僖公之子。小白也。晉文獻公之子。重耳也。吳闔廬夷昧之子。光也。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三百二十五

必死下。有士字。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穢。穢多力能推移大穢。因以為穢而禽克之。○移上舊本。缺推字。據御覽注。推下缺移字。亦穢之。梁仲子云。淮南主術訓。穢之力能推移大穢。此注所本也。穢。穢子明鬼下篇禽推。穢大穢。則皆人名。此推移即推穢也。所穢穢云。夏桀桀於辛辛推穢。此下又云推穢。大穢。主則兇虎指。蓋殺人名。此大穢即大穢也。誘不參攷。而以大穢為穢。穢誤。桀有穢見於他書者多矣。從未有言禽穢者。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夏之天下。夏之天下。夏之天下。

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桀為殘賊。湯為仁。惠故曰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

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殷之王古之帝也。○故王之王子。說反注。讀如字。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

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要成也。甲子之日。纘紂於牧野。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

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謂殺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

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武王爲天所子〇輕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

人以爲兵首。首始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禁止南至石梁。石梁在西至鄆郭。

鄆郭在長北至令支。令支在中山亡邢狄人滅衛。中山狄國也一名解虞在今盧奴西中山伐

於後釋故曰城也〇梁仲子云齊桓因狄伐邢後靈之狄未嘗亡邢也邢爲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

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土五乘。兩枝也五枝之人兵車五乘七十五人也〇銳卒

千人先以接敵。在車曰土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敵。反屢覆鄭城埤而取

以遂晉尊天子於衡雍。文公率諸侯朝天子於衡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

三千人以爲前陳。趾足也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郢楚東征至于庫廬。國名

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

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角猶量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教習此四者

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專獨此勝之一策也。策謀

簡選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〇舊

一作民解落。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誅亂內作。誅誦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

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利害之數。數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

電颶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則辨貴賤。若鷲鳥之擊也。謂知尊卑也。殺之則奮也。搏攫則
也。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
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當知勇則戰。怯則北。北走
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莫知
其方。方道也。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商湯也。周武也。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
相過。過絕也。以公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鬪衆與不能鬪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
於勝。多而不能以克。故曰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鬪。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
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爲害猶死。故害大。善用兵
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鬪。雖廝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廝役與衆
白徒。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羈牽誘導。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
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窮勝不
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能勝不能所以勝。故曰不可勝。夫兵貴不可勝。○孫云。御覽二百二十
不可勝此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心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
勝四字。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
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闡布也。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
○上必搏與此搏字。舊本皆作搏。蓋因下文搏字而誤。案搏之義。爲專壹正與分辯相反。故今定作搏字。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

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狐之搏狸俯伏弭毛以喜說之雉見而信之不意憚遠飛故得禽之軍或亦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往軍或著本作軍賊說今改作

戰字錄

決勝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大仁義也人之

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

國士得矣。得國士也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桡人取之。四馬車兩馬在

服上襄是也。兩馬在邊爲繆公自往求之。○舊本脫此句孫據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所引補

而及之說施復恩篇亦有自往求之句皆於語義爲合此文脫無疑。見桡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外傳作藍山繆公歎曰

覽四百七十九又八食駸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偏飲而去。處

一年爲韓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

已扣繆公之左轡矣。環圖扣持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

大札矣。甲鐘也附之六札○孫云御覽作其甲之振考已大札矣在左者既墮也文有所失也說文蔡傳手

部振字亦引之此文疑已爲後人竄改分往交關去盧云案振者配墮也語不可曉疑或是振音類

引說文殆後人所益又脫去說字耳。桡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

力爲繆公疾鬪於車下。畢盡疾急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惠公歸於秦此詩之

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爲君子作君正法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此詩也○舊本行德下行

此詩也○舊本行德下行

此詩也○舊本行德下行

此詩也○舊本行德下行

德愛人。則民親其上。〇右德二字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金馬肉人爲

愛其死以獲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魯人也〇注以

惠公是也亦正相類。漢書人表載胥渠無處字。處則病未見所出賈誼書耳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

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款扣也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晉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止愈不得則死。謁者

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謔胥渠也。期吾君驪。請卽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慍怒卽

也簡子曰。夫殺人以畜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

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〇御覽四十九無處字梁仲子云處趙興

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殺衣甲人主其

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是不得且以走爲利。

敵皆以走爲利。且謔也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則刃無與接。接交故敵得生於我。則我

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敵負故我得殺敵也敵殺敵故已得

去別本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得勝則生負則敗此兵之精者

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

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愛士。〇一作

懷德

呂氏春秋卷第九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一日季秋之月日在房。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皆虛中。日柳中。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也

時皆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

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故萬物隨而蒸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說在候鴈來賓。爵

入大水爲蛤。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未成及之

也傳曰魯人于海爲蛤此之謂也。菊有黃華。豺則祭獸。獺食。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令鄭注以獺鴈來賓爲句與此異

者殺。天子居總章左个。右个北頭室也乖戎路。駕白駟。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

犬。其器廉以深。說在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季秋畢內以會

天地之藏也。會合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冢宰於周禮爲天官冢大宰治也主治萬事故命之

也舉書五種之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天子籍田千畝其所收穀也故謂之帝籍之收

正也祗敬必正不傾邪也。案案爲穀之異文尙書大傳山。是月也霜始降。秋分後十五日寒露降

梅經論衡齊民要術皆有此字或從水誤今從霜始降。是月也霜始降。秋分後十五日寒露降

則百工休。霜降天寒朱漆不堅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有司

禮爲司徒司徒主衆故命之使民入室也。詩云寧室寧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吹笙習禮

禮憲向禮戶室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月令作命案正入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始開于天

尊謂次此三字注云嘗犧牲以進年齒今考月令禮記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始開于天

子。大段上帶管機注一日先殺毛以告全故告于天子也○此注似有說然案周禮大宰疏論祭天禮云及
子。鈞亨發王時事獻牲於社將祭殺廟祭之晨則非先一日殺也時惟南山篇云殺其寶刀以獻其毛取其
血管鑒云毛以告社以告殺此注告合諸侯制百縣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數各如其命數百縣
全則在社也舊本誤作告今改正

案周禮五部為縣然則謂縣者二千五百家也○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
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也○此注似有說然案周禮大宰疏論祭天禮云及
少之數遠者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盧云案若以十月為來歲而於九月始受朔以給郊廟之事
日則僅就百縣言為可若遠方諸侯則有不能逮者矣在據此即為秦制吾未之信

無有所私○鄭元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巳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獲馬
五戎五兵謂刀劍矛戟矢也獲擇也為將田故習練五兵選擇田馬取堪乘也○獲馬月令作班馬政命僕
舊本獲下有一作蒐三字乃校者之辭此無政字避始皇諱而月令不諱則月令之非秦制益明矣

及七廟咸薦載滌鹿○僕於周禮為田僕掌御田整七鬻於周禮掌為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鬻
之官也田僕掌佐馬之政令獲者植旂故載滌也○旂與旌同令獲者植旂舊
本作令獵者揚旂誤今改正

與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屏屏樹垣也爾雅云屏謂之樹論語曰樹塞門者也○
本作令獵者揚旂誤今改正

矢以射○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周禮司服章凡田冠弁服戎服垂衣也○案月令
夏田冠弁服秋冬章弁服章弁服即所謂戎服也鄭云

功也不知其神所以為衣裳然則垂衣乃章衣之誤也○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主祠掌祀之官也祭始
在故博求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草本節解斧入山林故伐木

在穴皆墜其戶○咸皆俯伏滿於穴墜塞其戶也墜讀如斤乃趣獄刑無畱有罪○陰氣殺復故
之故曰無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不當者謂無功德而受祿秩也不宜者謂若屈到
所養無勳於國其先人無賢所不宜養故收斂之也○注

廟。晉始升故嘗之先。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軌室。秋金氣水之母也。進於廟孝殺親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令。霜降。陰森。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境之人。不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為鄰國所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暖風至。民解墮也。水于金。故師旅並興。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師旅必與月令作師與不辰。

季秋紀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治天下之功。聖人之名也。○注名字舊本作功。說今改正。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是也。故上世多有之。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

蚩尤夷。斯桀紂下至周厲。皆厲王晉厲宋康衛懿楚靈之屬。皆有亡國也。故曰未之曾有也。○往夷斯蓋夷邪也。未知高氏有所本抑字誤。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曰

戶之邑。民無有不說。說其仁。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

民之要也。要約也。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正治也。天大旱。五年不收。穀不熟。無所收。○梁丘子云。諺衛感虛篇。

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知此言五年。亦非。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禱求也。桑林。桑山之。林能興雲作用也。曰。余

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不敏。使上帝鬼

神傷民之命。上帝。天也。天神曰神。曰鬼。鬼。民之命也。故曰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斷其手。○李奎注。引此亦作斷。音

注。斷。也。猶意。鄭若作。歷音。則似當從。歷得聲。又注。劉孝標。辨命論。引此。竟作。歷字。恐是。歷字之誤。從邑。本無

義。戰國燕策。故鼎反乎。歷室。歷室。猶楚辭。招魂之所。謂。歷室。王逸注。歷石名也。引詩。其平如砥。磨之。住非。取此義

乎。而音。又同。故余以。歷字。為是。孫侍御主。辨命論。注。作。歷。與。刃。若。新。以。身。為。犧。牲。○周志注。引作。自。以。為。應。數。合。但。不。說。耳。獨。志。御。正。傳。注。引。作。歷。其。手。應。復。又。作。歷。其。手。○周志注。引作。自。以。為。應。數。合。但。不。說。耳。獨。志。御。正。傳。注。引。作。歷。其。手。應。復。又。作。歷。其。手。

須計。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雖平鬼神之化。人事之傳。

劍臂刃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而臣事之服帶臂手以與吳王爭一日之死爭欲旦朝

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爲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出必死

以伐吳也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

戮吳相夫差吳王闔廬之子相吳臣也殘吳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越王先順諒民心二年故能滅吳立霸功也齊莊子

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齊莊子齊臣也和子齊田常之孫田和也

後爲齊侯因日和子也猛虎言越王武勇多力不可伐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言越王衰老不能復致力戰也故曰而今已死矣和子

曰以告鴞子鴞子齊相鴞子曰已死矣以爲生以爲生爲民所說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

後可舉審定也定民心所察而舉大事以攻伐也

順民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工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

則然後成成良馬譬之若枹之與鼓枹特鼓鼓特枹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

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能之也○御覽八靜郭君善

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爲韓君號曰靜郭君○案國策作靖郭君齊總辨古今人表作昆辨昆或是兒之訛然據元和姓纂有昆姓夏諸侯昆吾之後齊有昆奔見職國策今當各依本文

可劑貌辨之爲人也多譽○國策作流高誘注流闕病也鮑彪注流病也謂過失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証

靜郭君証○証舊作證注同案證文証訓該證訓告不同此當作証今改正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

靜郭君竊私諫諫靜郭君侯諫上諫之謂諫諫止其去靜郭君大怒曰刻而類刻而類刻也探吾家苟可以餘刻

貌辨者。吾無辭爲也。謂是也。考諸古說。可以見其貌辨者。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

朝暮進食。上舍甲第也。御侍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王。靜郭君之交。大不睦於

宣王。交接也。大不睦。以貌辨也。且暮也。辭而之薛。與剡貌辨俱。俱。畱無幾何。畱於。剡貌辨辭而行。請

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公往必得死焉。剡貌辨曰。固非求

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止。剡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

剡貌辨見。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剡貌辨荅曰。愛則有之。聽則

無有。徒見愛耳。言。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願嫁視。若

是者倍反。願嫁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願嫁。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字書無願字。注

法所謂下。願嫁不仁之人。不知何據。國策作過願。家視。劉辰翁曰。過願。即俗所謂耳。後見應家視。即相

邪偷視。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子也。勸靜郭君令廢太子更立校師爲太子也。○

校師國策。靜郭君法而曰。○舊校云。法一作。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

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至於薛。昭陽請以

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易薛之少。辨聽之可也。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

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應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

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二。不。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

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動變也。一。猶乃也。少小故不知此也。客肯爲寡人少來靜

郭君乎。言猶。剡貌辨荅曰。敬諾。順。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

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爲相也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爲相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許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

知人知能貌辨也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爲阻。阻止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往見宣王不辟難之故也○國策作外生樂趨難者也孫云觀注似此亦本與國策同

知士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故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當合同等也困於不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走水非

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

之也。以用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所得者小不欲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

子。子列子賢人體道者請問其射所以中於關尹喜關尹喜師老子也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荅曰。弗知也。關尹

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中者未可語退而習之三年。又請。習學也又復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

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知射心平體正然後能中自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

守求諸己不求諸人勿失也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

以。求諸己則存求諸人則亡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

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反還也以爲非岑鼎故還也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是。請因受之。齊侯使人告魯侯言柳下季以爲是岑鼎魯君請於柳下季。欲令柳下季柳下

季荅曰。君之路以欲岑鼎也。

○魯言欲以其所欲之岑鼎歸魯。有士篇作君之欲以爲岑鼎也。

以免國也。臣亦有國

於此。

○亦有國於此言已。有此信以爲國也。

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

眞岑鼎往也。

○韓非謂林下岑鼎作爲鼎。又魯之樂正子春若是兩事。則各是一鼎。名各不同。否則傳者互異。岑與鼎聲通轉耳。

且柳下季可謂此能

說矣。

○新序作可。謂守信矣。

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

○論語云。非信不立。柳下季有信。故能存魯君之國。

王亡居於衛。

○亡出。

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

者果何故哉。我當已。

○不自知爲何故而亡。果亦竟也。竟爲何等故亡哉。○案史記孝武本紀索隱云。風俗通齊魯王臣有公玉持音節錄反又引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王氏音節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盧云案丹與持字形相近。實一人耳。

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肯而惡王之

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僂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

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

○僂王不自知其所爲亡之故。愚惑之甚也。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

此公玉丹之所以過

也。

○僂謂不慮也。僂王愚也。或阿順而說之也。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

○王越授句踐五世之孫。其弟欲殺王之四子。而以己代爲之後也。○案句踐五世孫則王翳也。爲太

子諱咎所殺。見紀年與此略相合。前真生篇有王子搜疑一人。往其弟二字舊缺。案文義增。

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

○非魯也。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

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國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

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愚惑也。其惑國亦甚也。故曰亦不知所以亡。○正文亦不知下。李本有其字。注首疑有脫誤。

審己

審己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屬連也。淮南記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

名女羅。詩曰。葛與女羅。趨于樹上。○案注所引與今詩異。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樹相近而

靡。或輟之也。○案淮南記。論相親。以刃者。太租輟其財。音讀音往。讀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利在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

賊害於人人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而後發。且有不逞安坐也。故曰。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

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愁戚。不樂。

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相往來者也。德

也者。萬民之宰也。宰主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

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而感。其中皆實滿也。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虛蚌蛤肉隨月虧而不盈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羣陰

化乎淵。形見也。羣陰蚌蛤也。隨月感衰虛實也。聖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使之然。

養由基射光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光也。飲羽。飲矢至羽。誠以為真光也。○光乃聖之或體。舊誤作先。校者欲改焉。虎非也。日本山井龜毛詩。

考文云。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伯樂學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親之也。宋之庖

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歸班

也。歸姓也。子通。釋期名。使人召而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通。釋期名。使人召而

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荅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

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昔為

舍氏親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量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
○謝
鐵此說不同云。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孫云。新序義較長。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
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
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
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御覽五百七十曰。何故而乞。與之語。
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李善注文選。曾子建
如緣皆作一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
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
之親。神出於忠。神性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精通

呂氏春秋卷第十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一日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尾東方宿皆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宿齊之分野

野是月皆旦時其日壬癸。壬癸水日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

皆中於南方也。少嗥氏之子曰循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注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曼胡也羽水也

高陽氏舊本作湯氏說今改正又循左傳作恪律中應鐘。其數六。○注其祀行。祭先腎。行門內地也冬守內故祀之行或作

復胡謂皮長而下垂亦似閉固之象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諸朽者皆屬其祀行。祭先腎。行門內地也冬守內故祀之行或作

味鹹其臭朽焉氣之若有若無者為朽也水始冰。地始凍。○注雉入大水為蜃。虹

先進腎屬水自用其該也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于淮為蜃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北向堂也乘玄輅。駕

鐵驪。玄輅黑輅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玄黑順水色食黍與稷。稷水其器宏以弇。

宏大弇深象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注故多是在是月也謁告也。曰。某

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注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冬於北郊。○注乃賞死事恤孤寡。○注是月也。命太

卜禱祠龜策。占先審卦吉凶。○注是月也。命太

卜禱祠龜策占先審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捨赦。○注

舊無政禮者○月令作是案阿黨則罪無有掛發占是月也天子始裘始裘先也裘溫殿命有優尊者故先服之

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天地閉冰霜凍烈成冬命百官謹

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圻城郭圻城郭也○月令開下有塞字戒門閭修鍵閉慎

關籥固封蠶蠶讀曰移徙之徒門閭里門閭舊固蠶蠶印封也○月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

塞蹊徑要案所以固國也固梁所以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紀數也正二十五

度貴賤之等級營度也丘墳壟塚也度其制度貴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

程法也○月令工師上有命字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也必功致為上勸勸工名以考其誠

物器也勸銘工姓名著於器使不得詐巧故曰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不當不功致也故行其罪以窮

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是月農功畢矣天子諸侯與其羣臣大飲酒班齒列也

神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禮于

六宗此之謂也○注班齒列即周禮之正齒位也舊本倒作列齒誤又禮解亦缺齒字又求明年於天宗之神

作之神於天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大割殺牲也祠

宗今皆改正土也生為上公死為貴神也先祠公社乃及門閭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五祀本正句芒其祀戶火正祝融其

祀龜土正后土其祀中霽后土為社金正壽收其祀門水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為土官稷為木官俱在

社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月農夫空閒故勞犒休息之不役使也○舊本大割下有天子乃命將

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肄習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也

賦稅也無或敢侵削眾庶兆民創刻也天子曰兆民兆大數也以為天子取怨于下故取怨于下其

水泉茲茲邪盜賊寇亂之患。此代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得葬之情也。舊校云避一作備下同。舍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修其葬。則

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慮計也以厚葬奢侈相高大不爲葬者。避發掘之計也。故曰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

以爲榮。榮譽也。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故事。而徒以生者之排譽爲務。此

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重尊怠懼。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

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甚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

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言不安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塗肝以求之。豈古野人之

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禮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醜其爲利甚

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亂。聖人在上治平之世。猶有貪利

而冒禁者。況於四海鼎沸之日。其又誰爲禁之哉。國彌大。彌猶益也。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王夫

玩好貨寶。鍾鼎壺盞。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爲盜取其冷也。○梁仲子云。壺盞劉本作壺。鍾注同。秦集

鑄虛云。案壺子節葬篇云。又必多爲屋。墓將鼓几。挺壺盞。戈劍羽毛齒革。寢而埋。之。凡兩見。蓋亦器名。往往似此。說文篇作壺。鍾云。功名著乎壺。孟鍾銘著乎壺。鍾

可勝其數。○其字衍。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不從從從也。以送死人。題淩之室。室。櫛藏也。題淩

靈光傳。便房黃腸題淩。往往引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塗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淩。棺槨數重。重。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石以其堅。炭

也。○案積炭。非但禦經。亦使樹木之根不穿入也。葬人聞之。傳以相告。告。語也。○傳。續志注。作轉。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

不可止。不能止其發掘。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

葬器如故。言賈賂不偷變。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輅。大輅車也。羽旄旌旗如

雲。倮妻以督之。珠玉以備之。謂綴文章以飾之。喪車有羽旄旌旗之飾有雲氣之畫倮

倮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案禮記檀弓下云制綵金設蕤妻爲使人勿惡也。往云墓襲棺之飾飾也。此作倮或音同。可借用此飾字義皆是飾。引綈者左右萬人以行

之。綈引棺索也。禮以軍制立之然後可。制以此觀世。觀世猶示人也。則笑矣。侈矣。以此爲

死則不可也。於死人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舊校云一作身。若慈親孝子者之所

不辭爲也。

節喪

三曰世之爲丘壘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本義生曰林也。○續志在山下有陵字。林下有墓字。其設闕

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賓階阼階也。若爲都邑之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

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讀者謂川人相視曰瞬也。一曰瞬者謂人以始覺也。○瞬與瞬同。李益注文選陸士衡文賦引作萬世猶一瞬。

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久之續志注作久者。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

也。慮謀也。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

置之壘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拍。拍發也。拍之

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拍墓富而得爵祿故。乘車食肉世世相傳也。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惑特也。世之

厚葬也有似於此。○續志注作而爲之。謂庭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

國者。是無不拍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

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發前也。不可勝數。

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續志注 世作猶君之不令

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鬪者而逐之。

之人皆欲討逐之○○歐陽南翁作几字書無致蘭亭林
引作歐廷云南同今從之史記蔡傳傳謁奪釜鬲於塗
憚耕稼采薪之勞不冝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

而祈美衣侈食之樂。祈求智巧窮屈。窮極無以爲之。屈盡於是乎聚

羣多之術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渴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

古已先有爲之者小人之求利
中穿地道以達於葬所故從其外觀之未見有發掘之形也而竊已空矣噫孰知今人之巧
日夜下水以導所掘目與分之夫百所發掘者重而不可

蘇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尋之此孝子志至關心交友之大事傳曰宋文公卒無朋不至祝錡古今之異也目石不伐必得朋而林與分之并有朋愛朋重而令

登車馬始用殉重器儀衛有四阿棺有輪拾君子謂華元樂臣於是不臣臣治類去諫者也是
以伏死而爭今二子皆生則其死也又益其多是樂臣公怒也可臣之勝於之也也
堯葬於穀
始厚葬用僎炭

林通樹之。通林以爲樹也。舊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曰堯葬成陽。水經注言之甚晰。又案劉向云。葵陰王。隴山嶺征記在小成陽。南九里。通典曹州界有堯冢。冢所岳其說皆非。望澤注。

史注以墨子云堯葬蚩山之陰王充云葬冀州山梅經云葬歙山或云葬崇山皆妄之甚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

紀山山下亦有紀邑○墨子云舜葬南己之市御覽五百五十五作南紀尹子作南己塞路史往古紀則冀故紀後爲冀後今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冀子國也塢像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舜葬蒼梧皇覽謂在零陵營

此言無非與世不愛民也。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動。

惡猶以爲死者靈也。先王之所惡者，也。非愛其費也，也。非惡其勞也。

卷第十 孟冬紀第十
 惡世以殺死者處也。三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具必辱。儉具不發。故先

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

○舊校云一作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知愛人者寡。則凡愛死人者之衆

之者寡言能儉葬者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冢拍。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被發也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齊未亡而莊公冢拍。

莊公名濤僖公之父以葬厚冢見發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

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錄志注作欲愛而反害

之欲安而反危之患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

鄰類也。詩小雅小旻之卒章也無兵持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爲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

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方

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非鬪非爭而非所以鬪非所

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

惑之大者也。○故反以相非以下似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者也。

主人以璵璠收。賣季平子意如之喪也相子斯在喪位孔子弔之入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

上。上曰。以寶玉收。門而左行故曰從客位也主人以璵璠收收斂者也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

斂而反用之肆行非度人又利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孔子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

禮亦不欲人之失禮故歷級也

安死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

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諱賈之子莊王之令尹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爲字衍後漢書郭

丹傳注引此無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人不和之○列子謂將意惟南人開訓皆而

名甚惡惡謂丘名也○史記正義引作而前有垢谷後有辰邱其名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穢

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禍可長有者其唯此也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

其子而子辭作其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

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異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敖病

也五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登升也太行

閭多知將問所以自竄也○案高氏注淮南地形訓云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

內野王縣是也此何以云處則未聞此山今在河南濟縣西北與山西澤州相鄰也

與舉舉猶謀也俗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

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渡見一丈人丈人

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問其名族族則不荅告丈人不

解其劍以予丈人予一作獻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獻上丈人不肯受

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通古今作擔金千鎰鎰與擔古昔者子胥過吾猶

不取執圭周禮侯甸信圭言爵之爲侯也萬擔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爲一鎰今我何以子之千

金劍爲乎舊校云何一作易梁伯子云此江上丈人五員過於吳提猶使人求之江上

舊校云何一作易梁伯子云此江上丈人五員過於吳提猶使人求之江上

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何不有爲言無不爲也。江上丈人無以爲矣，無以爲乃大有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爲也。○案注營云：乃大有爲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爲也。○兩爲字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也。聞知也。身不可得而見也。求之江上不能得也。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司城官名。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小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鮪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鮪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精微妙也。輪迴疏也。

異寶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本原。故國廣巨兵彊富。○舊校云：一作充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其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其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置設。其祝曰：從天墜者。墜墮也。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舊校云：一作放。○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湯收其二面。」○賈逵《書傳》：「湯收其二面。」○《說文》：「網，今之人作網。」昔妹蜚作網罟，今之人學紂。○《說文》：「網，今之人作網。」欲左者左，欲

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四十國歸之。○梁仲子云李金注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

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徒猶但也周文王使人招池。得死人之骸。

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也與邪古通用遂令吏以衣棺

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骨有肉曰骸無曰枯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

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說說民意也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也。材用也孔子之弟

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

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

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孫云御覽七百十公作父下無父字。搏杖作持杖。杖步而倍之作杖步而倍之。廣輿杖字下引云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杖杖而問其兄弟。良杖而問其妻子。會卑之。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

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禮射中飲不中故今之人貴能射

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爲務也。仁人之得鈞。鈞

以養疾侍老也。侍亦養也跖與企足得鈞。以開閉取捷也。跖盜跖企足莊蹻也。皆人盜人名也。以鈞取入捷。莊蹻人席蹻竊人財物者也。○案淮南說林訓。跖下惠見鈞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鈞曰。可以結壯。見物同而用之異。莊門戶。莊壯壯云。捷即壯也。莊壯使之無聲。又開之。滑易也。

異用。

卷第十 孟冬紀第十

1031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一日仲冬之月日在斗。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案淮南天文訓斗屬越昏東壁中。日軫中。東壁北方

宿衛之分野參南方宿楚之分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說在孟冬

律中黃鐘。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鐘也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

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冰益壯地始坼坼裂也鷦鷯不鳴虎始交。鷦鷯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

不鳴也虎乃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鷦鷯天子居玄堂太廟。太廟中乘玄輅駕鐵驪。中央也

載玄旒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蔬其饗宏以弇。說在孟冬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

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有司於周禮爲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主地國與民人之教故命之也發蓋藏起大衆地氣

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房所以開藏也○且泄古本月令同今本作泄泄釋文不爲諸蟄則死

民多疾疫又隨以喪。發泄陰氣故蟄伏者死民疾以喪亡也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所是月也

命閹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閹宮宮尹正也於周禮爲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申宮令審門閹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

門閹察豎月令說作門閹云閹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門宮中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

習無有不禁。禁則禁之尊卑一者也乃命大酋稊稻必齊麴蘖必時。大酋主酒官也會趨米麴使之化熟故謂之會趨米麴及故

稊稻之改令以式法度授百材稊五齊之名與與稻必得其齊與麴必得其時則酒善也○注會趨米麴及故

釀之會西合字舊本皆作釀說又與與麴必得其時舊無與與稊上云稊稊稻則此亦宜相配且與下注稊六

相合也又舊本曰是時謂合也又舊本曰是時惟德必潔水泉必香惟德也德也香美也故也水泉當見清美也

三字案亦衍文今去之惟德也德也香美也故也水泉當見清美也

異於高議謂音子慶反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大物大會監之無有差忒謂器五等也六物

大會監之皆得其謂音子慶反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皆有功於人也

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詰詰也山林藪澤無水曰

日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疏食野虞掌山其有侵奪者罪

之不赦必罰也是月也日短至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陰陽爭諸生蕩

微陽動升故曰爭也諸豎伏當生者皆動也○案鄭注月令云諸豎物動將萌牙也君子齋戒處必弇弇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

安形性安形性也○處必弇以其所居言之今月令作處必弇身蓋與仲夏文相涉而更誤矣事欲

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定也芸始生芸始生焉挺出蚯蚓結蚯蚓結麋角解麋角解水泉動是月也竹木調暢又

出也蚯蚓也結紆也麋角解也水泉湧動皆應也○鄭注月令云菰挺馬鬣也與此異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筴是月也竹木調暢又

故伐取之也○案周禮地官山虞仲冬斬楠木仲夏斬陰木鄭注云陰謂此注調意斧斤入山林之時也

正同又初與斬刃恐古皆通用有取柔弱者此則取其堅韌也注本乃改作調均非是是月也可以罷

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闕門閭也於周禮為象鑑築園囿此所

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火炎

厲旱也清獨相干氣霧冥冥也夏氣發泄上故其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秋金

故雷動聲也○氣霧月令作氣霧此疑訛水之母也冬節白晝故雨汁也金用事以

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病春木氣本

干水故瓜瓠不成有大兵來伐之也生蟲故蟲

螟為敗食穀心曰螟陽氣炕燥故水泉減竭也水本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病也○月令蠲作咸古通用左傳咸

黜不端正義云諸本或作咸又不為末微王肅注家語云左傳作咸梁仲子云羣經音辨咸有胡斯切一音消也

史記索隱司馬相如傳上減五下登
三章昭說作咸又疾瀉月令作疥癩

仲冬紀

一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

倒亦
逆也

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也

故賢主之所說不

肖主之所誅也。

賢主說忠言也不肖主反之春秋傳曰忠爲令德非其人則不可況不令之尤者乎故彼不肖主之所誅也

人主無不惡暴劫者。

而日致之。惡之何益。

日致爲暴劫之政也孟子曰惡
經而居下故曰惡之何益也

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

也美成

人時灌之則惡之

惡其
權之

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

精者也。

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者也

荆莊哀王獵於雲夢。

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南
郡華容也○此楚莊王也不嘗有哀字說苑立節篇

諸宮舊事御覽八百九十皆作楚莊王是穆王子也或有作莊襄王者亦誤

射隨兇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

隨兇惡獸名也
子培申邑宰也

楚僭稱王邑宰稱公也以殺隨兇者之凶故劫奪王代王受殃也○隨兇說苑作科雉

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下陵其上謂之暴誅之誅子培

也

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

也。子培之賢百倍於人必有所爲故也故曰願王察之也。

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

爲代王殺隨
兇故死也

荆興師。戰於兩棠。

大勝晉。兩棠地名也荆楚晉負故曰大勝

歸而

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

有功也於軍旅。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

於王車下奪王隨兜所以代王死之兄有是功○舊本請賞於下脫吏曰人之有功也於八字又單旅下

衍曰字今據
御覽刪補

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

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

忠猶愛也持猶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
兇是代君王受死亡之殃使君主得千

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兜者不出三月

故說古書也。以三
歲死。故曰不出也。

是以臣之兄

驚懼而爭之。王等聞而奪王也。故伏其罪而死。王令入發平府而視之於

故記。果有乃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

之意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不爲沮。勸進也。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瘠。齊王

也。宣王之子瘠病瘠也。○梁仲子云論衡道虛篇作齊王病瘠瘠蓋即周禮天官疾醫之所謂瘠首。瘠王

也。虛云案病首當有之疾未必難治此或與瘠瘠之猶同。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又引作病瘠。使人之

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之疾

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讀如騶駼之怒。○則疾不可治。

○孫云御覽六百四十五治作括與下文摯非不知括王之疾合。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疆請曰。苟已王之疾。臣

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幸哀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

曰。諾。請以死爲王。焉治也。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二。三不如齊王固已怒矣。文

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履以履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果甚怒不與文摯言也。

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愈已。已除愈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

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

變。變髮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

夫忠於治世易。忠於燭世難。賢君貴忠臣故曰易也。文摯非不知括王之疾而身

獲死也。獲得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爲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之以成太子

至忠

三曰士。識之不知辱者大之也。識平也。平之不可得。士之大者也。大之則會於富貴也。利不足

以虞其意矣。虞猶回也。雖名爲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誠辱則無

爲樂生。言誠可改得辱。則無用生焉。故曰無爲樂生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

爲汚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此走也。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

身出生以徇之。出猶去去生必死也。徇猶徇也。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

者固難得。言得之難。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其患者當其難也。雖得之。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若此士者得之固難。幸而得之矣。又患在於人主不

能知之所謂以衆人遇之也。往殊矣。本意有與又同。智讀曰知。墨子書皆如是。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國盧光算庶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魯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惡安也。吾

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

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

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繫執妻子焚之。而揚其

灰。吳王係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孫云李魯。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年傳云慶忌

注文選。鄒陽獄中上書作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

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閒。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

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涉渡中

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拚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孫云李魯

文選郭景純江表書之如此者二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言汝要

作持而得斯作得也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

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便猶夫爲故主殺

新主臣以爲不義○此文說案吳越春秋爲新夫摔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

忌爲之賜而不殺耳特猶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

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終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

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衛懿公有臣曰卬演

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

者官人也君使官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魯閔二年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之謂也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樂澤○左傳韓詩外傳七殺之盡食其肉獨舍

其肝卬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殯因自殺先出

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殯表也懿公之肝於其腹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

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卬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

以徇其君出去也去生就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

有功矣

忠廉

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諱父。故曰不若無信也。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尙胡

革求肉而爲。革。更也。於是具染而已。染。政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

若無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禮以淫。勇而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往往甚。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

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少。小也。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尙爲

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

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置立也。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太子所以繼世樹德。化下也。法當以法紂爲姦虐。以亂天下。故曰不若無法也。○注法當以法句有脫誤。其意蓋謂立長建善。不當徒法也。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短近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

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後也。

也。來。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莫謏數犯我

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子也。犯。我使從義也。違。我使入禮也。○莫謏。說苑君道篇作饒饒。新序一作饒蘇。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數

得焉。與之居不安之也。曠。察之使我從義入也。○安曠。猶久也。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數

罪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莫謏爲五大夫也。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意。志也。

也先意承志傳所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與處則安者謂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謂從而不違也。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傳七年傳曰

初申侯之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璽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為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也。上猶前也。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公悼公之子調和也。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

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呂故曰呂。望遭紂之亂。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於周。約於眉。望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歸。請為太公望使。為太師。文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傳曰齊太公。望公之久矣。史記齊世家作吾太公望子久矣。宋書符瑞志太公望本名呂尚。文王至磻溪之水。尚釣于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若曰望。尚得玉璽云云。望本尚書緯帝命驗之文。梁仲子云。注蓋引左氏莊廿二年傳姜太公之後也。而偶涉隱十一年之文。周公旦封於魯。成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魯也。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賢敬德也。田成子桓公也。桓公二十四世也。魯公以削。至於觀存。觀存也。二十四世而亡。自魯公伯也。田成子桓公也。桓公二十四世也。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請之於魏武侯。吳起衛人。為魏將。治西河之外。魏武侯也。武侯又

故能霸也。上功則臣。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成子桓公也。桓公二十四世也。魯公以削。至於觀存。觀存也。二十四世而亡。自魯公伯也。田成子桓公也。桓公二十四世也。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請之於魏武侯。吳起衛人。為魏將。治西河之外。魏武侯也。武侯又

子侯之○後魏表寫止。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案史記魏世家正義引括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止車而望

西河。○後魏表寫止。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

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魏表寫作雲注按也。君知

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為之。今君聽讒人之議。○讒人王。而不知

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秦將取之不復久也。吳起果去魏入楚。

有聞。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惠王武侯之子○座舊作座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公叔之病甚矣。○舊本

王往問之。○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曰。公叔之病甚矣。○舊本

之疾。陰疾甚矣。案御覽兩引皆○御底子寶也。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執。願王以國聽

之也。○衡言其智計足以相社稷能使用而從也。為不能聽。○為御。勿使出境。○言不能用駭

令也。國得用之也。○故曰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王視公叔。以公叔之賢。而今

謂寡人必以國聽執。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

彊。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為悖。

悖者不自知為悖。故謂不悖者為悖。

長見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季冬紀第十二 土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一日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昏婁中。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旦時皆中於南方。○案淮南天文訓曰：「是月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音羽。律中大呂。大呂陰律也。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居旅也。所以旅陰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鵲始巢。將來至北。鵲也。鵲鴈鳥類。屬

面動是月。雉始雊。雞始乳。詩云：「雉之朝雊。」求其雌。乳卵也。○舊本作「乳雉」。雉始雊。今案往當與月令文同。今改正。

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堂右个東頭室。

乘玄駟。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稷。其舉宏以弇。命有司

大儺。角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大儺逐盡陰氣。為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逐疫。謂之逐除。是時儺以索室。驅疫鬼。此之謂也。角磔。大羊於四方。以饗其畢冬之氣也。出土牛。牛令之鄉。縣得立春。節出。犢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注其畢冬之氣也。其字衍。又令之鄉。縣疑是今之鄉。縣案續禮儀志。亦於季冬出土牛。此云立春。節說。又異也。

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鳥。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羣鳥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天子曰神。地曰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漁讀如論語之語。是月也將捕魚。故命其長也。天子自行觀之。祇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也。○月令無行字。增字。

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復。復亦盛也。復或作覆。凍重。案也。○月令作水澤腹。舊本於此下。又有一「堅」字。乃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

命取冰。冰已入。入。藏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

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種。種。種之也。命司農計耦耕事。計會也。耦。合也。○月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

而罷。周禮春官大司馬以辨九職之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

祀之薪燎。

四監者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內分爲百縣縣有四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掌薪柴也。禮者積聚柴薪量鹽與牲牲之升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也。○寢廟月令作郊廟案注所云燔柴之禮是郊也下文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廻于天。

也是月日周於牽牛故曰日窮于次也月遇日相合爲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日謂故曰月窮于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曰星廻于天也一說十二次窮於牽牛故曰窮于次也紀遺也月窮于紀宿故曰窮于紀星廻于天謂二十八宿更見于南方

數將幾終歲將更始。

夏以十二月爲正夏數得天言天時者皆從夏正也故於是月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將更始於正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獨於農民無所役使也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

以待來歲之宜。

飭讀曰勸勸正國法論時令所宜者而行之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

之職牲。次列也諸侯異姓者太史乃次其列位國之大小賦敘其犧牲也

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

皇天上帝五帝也社后土之神謂句龍也稷田官之

神謂列山氏子柱與周棄也享祀也

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粢黍。

寢廟祖廟也親同姓故使供之也牛黍曰粢犬豕曰黍

令宰歷卿

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

宰歷於周禮爲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

以御其聚故命之也○令月令作命正義云宰小宰卿注云歷猶次也此注以宰歷連文似誤或歷字衍掌字舊本脫今補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

獻其力。咸皆也

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

終三旬二日。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旬二日者十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

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

金氣白故白露蚤降介甲之蟲爲妖災也金爲兵革故四鄰之民入城郭以自保守也○四鄰月令作四鄰

行春令則

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

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之令氣不和調故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

行夏令則水潦

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火氣炎陽又多陰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消霜釋而消釋火氣溫干時之徵也

季冬紀

一曰。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義何難之避也。臨患忘利。隨而用之。遺生行義。雖義所在不必

生也。故曰。視死如歸。易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在。大國之君不能得友。

天子不能得臣也。義不能屈。許由周不能移。伯夷饑寒不能致。四隣此之類也。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

再周棄是也。定一國。選伯玉段干木是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務勉賢主勞

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在之故。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累。捆蒲葦。織蒹屨。本

據魯師篇定作蒹屨。以養其母。猶不足也。猶尙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

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

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之利不苟且而取。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

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次分字衍說。○次分字衍說。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

見疑於齊君。有閒無幾。固也。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辭者。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

曰。夫子將焉適也。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

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實魯本作當說今從

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實魯本作當說今從

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當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也。○實魯本作當說今從

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

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筭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駟傳車也。郊境也。○駟各本多作驪。李本作駟。案文十六年左氏傳。晏子乘駟杜注。駟傳車也。與此合。今從之。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越北郭騷不得其人爲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爲其殺身以明己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舊本正文晏之亡上有晏字。衍今據注刪去。

士節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麗姬之亂。太子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舊校云。窮一作貧。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

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有人也。不能其易。不能以富有有人也。

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力能霸德不能王也。晉文公反國。○舊校云。一作反入。介子推不冒受賞。自爲

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丞佐也。諸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他驪擊介子推也。

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雨露。露用膏澤。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

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案傳載介子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安有自爲詩而懸於公門之事。說施復恩篇以爲從者。隱之乃懸書宮門。說向可通。歌辭與此及史記晉世家新序

節士篇所載各不同。案仲子云。橋死疑是橋死。御覽九百二十九無橋字。

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簪。○舊本簪

注音登二字亦與高注不似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

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噉。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

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土焉。曰爰旌目。○梁仲子云列子說符篇亦作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作應旌目并引列子亦作精目又新序

節士舊作族目說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餽之。爰旌目

二餽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曠汝非

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

伏地而死。昔者齊饑餓故爲食於路有人載其履嘗嘗而來踰故呼之曰嗟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踰故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以爲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一介相似旌目其類也○嘗者而來禮記檀弓下作賈賈然來鄭人之下轅也。轅邑名也義則未聞○吳志伊字疊補云轅音未聞一以革旁作者云古皆字未詳盧云韓哀侯城鄭而徙都之改號曰鄭此皆疑即漢志陳留郡

之東晉鄭正鄭地鄭人下昏或即說韓續鄭一事觀下云韓荆楚更可見鄭人之即韓矣莊驕之暴郢

也。莊驕楚成王之大盜郢楚都○梁伯子云商子弱民隨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莊驕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楚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莊子說曰莊驕爲盜於境內以爲在莊王時

而高氏以爲楚成王時則又在前未知何據若史漢則以驕爲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杜氏通與盜名氏相同氏通考南蠻二辨其誤以楚史謂在頃襄王時爲定獨因章紀閱考史據韓非漢書以將軍莊驕與盜名氏相同

是二人此未敢信盧云案後漢書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豪伐夜郎因留王領他杜氏言即莊驕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楚威王遣將軍莊驕伐夜郎之會秦華楚楚中地無路得反途留王領他此本非楚之境內地

今此言舉鄭驕非言爲盜於境內荀子言莊驕起楚分爲三四皆與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虞之死與驕並言案秦殺唐昧即殺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驕當威懷時亦可見此注或本作威因形近而誤成未可知也

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長平坑其四十萬衆韓荊趙此二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

矣。其十五年來庶皆多壯矣。○趙云因相暴以相殺龍弱亦有拜請以避死

卒遽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

介立〇一作立意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注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〇舊校云磨一作靡注亦同

堅與赤。性之有也。〇各本多脫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

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汚也。亦猶此也。〇舊校云豪士一作人豪。昔周之將興也。有士

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〇孤竹國在遼西。設諸侯國也。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

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

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曰就膠鬲於次四內。〇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

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

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〇共頭水名。〇案共頭卽其首山名。在饒之河內共縣。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

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〇相魯使也。使奉桑林之樂。孟諸。魯名也。爲私邑也。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

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謹異乎哉。此非吾所

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〇時四時。祈求也。其於人也。

忠信盡治。而無求焉。〇無所求。於民也。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

〇壞。壞也。邦又本作壞。壞亦傷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〇遽。疾也。

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行貨謂與膠鬲加富三等也。阻依保持。〇阻丘疑是阻兵杜注左傳阻持也。保亦當訓持。割牲而盟以

爲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宣揚武王旅殿之夢以喜衆民。〇案事見周書程應鑄今已亡御覽五百三十三載其略云文

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縶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爲松。殺伐以要利。

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紹續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遭乎

亂世不爲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不若避

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

莫不有重於天下也。莫不有輕義重身也。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存於武王爲以全其忠也。〇注忠疑當作重。

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輕於身重於義也。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

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劍其喉。愚夫不爲也。今以義爲人殺身故曰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奚何也。不知以何道得。人乃令之爲己死也。賢

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爲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

孫宏。〇避改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子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爲之報讎。言士爲知己者死也。孟嘗君知公孫宏故爲之不受折於

秦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舉國皆賀。國中喜可知也。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

通乎輕重也。不但不知相賀也。乃不知賢也。故曰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湯武受命之王名天乙

文王名紂。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樂夏失天下之王帝泉之孫帝發之子紂殷失天下之王文丁

正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墨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莫孫天子也千乘之而歸孔墨故曰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來猶致也必自知之然後可。不能與之爭士也致也。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可也。可也。致也。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

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告語也。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

餐。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餐。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句是國士畜我也。

○是舊本多作謂則當以所謂連讀今從李本作是義長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爲念。於猶厚也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關東口從公孫宏謂孟嘗君曰。

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意者秦王不肯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晚後孟嘗君曰。善。願

因請公往矣。往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宏。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隨或作取取尋也。觀公孫宏云何也公孫宏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

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

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

不友乎諸侯。得意則不慙爲人君。不得意則不屑爲人臣。

○嘗本意上脫不字又屑說作舍案戰國齊策

云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屑爲人臣今據補正

如此者三人。

有此者三人也

能治可爲管商之師。

管仲

說義聽行。其

能致主霸王。

○策作能致其主霸王句順

如此者五人。

有此者五人也

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

刺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

臣公孫宏自謂也故言有如臣者七人也○七人策作十人注殊贅

昭王笑而

謝焉。曰。客胡爲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

○論

公孫

宏敬諾。公孫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

○策作大國也

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

義而不可凌。

凌侮

可謂士矣。

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之謂也○策作可謂足使矣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涒灘。

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涒灘經大也雖循也嘉物皆大也循其情性也涒灘詩人短舌不能言爲涒灘也○案今謂始皇即位之年歲在乙卯錢氏

塘以超辰之法推之知在癸丑再加七年是庚申是年又當超辰則爲辛酉而此猶云涒灘者年歲超辰之歲耳超辰亦謂之跳辰周禮獨相保章注疏中詳言之自東漢以後不明此理故武帝太初元年班固謂之丙子者後

人御謂之丁丑矣

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閏十二紀。

良人君子也

文信侯曰。呂不韋封洛。嘗得

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

圖天也矩方地也

汝能法之。爲

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

清平

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

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

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

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

慮使心狂。二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公正也。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

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昧而衰。人之盛衰。悉此西望日暮也。故曰倪而西望之也。○倪與曉同。李

史記天官書曰。昧。昏天文志作日昧。謝云。本作兒。往與昧同。屬禮大司徒曰。東則景夕。多風。鄭司農云。景夕。謂日昧。景乃中

此句文與上不屬。又下一段。亦不當在此篇。趙襄子游於園中。至於梁。馬御不冒進。青荊

爲參乘。○舊校云。一作青荊。案李全注。文選。趙襄子游於園中。至於梁。馬御不冒進。青荊

子。○舊校云。一作青荊。案李全注。文選。趙襄子游於園中。至於梁。馬御不冒進。青荊

類有人。類象也。青荊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爲死人。叱青荊曰。去。長者吾且有

事。言將殺襄子。○選注無青荊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選注作子而我言之。是

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

爲可。適可得死也。乃退而自殺。青荊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

青荊豫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舊云。一作豫。孝案。康孝二

字與此無涉。必尚有脫文。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有始覽第一 應同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始初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以生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天地合和。

生之大經也。經猶道也。以寒暑日月晝夜知之。知猶別也。舊本以塞下衍以字。今去之。以殊形殊能異宜。

說之。形能各有所施。故說譯之也。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也。和平也。

也。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其形。舊校云一作平也者。皆反其情變其形也。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上有

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水曰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淮南地形訓作水有六川。六品後六川作六水。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鈞平也。爲四方主。故曰鈞天。角亢氐東方宿。韓鄭分野。東方曰蒼天。其星

房心尾。東方二月建卯。本之中也。本色青。故曰蒼天。房心尾東方宿。房心宋分野。尾箕箕燕分野。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東北水之季陰

氣所盡。陽氣所始。萬物向生。故曰變天。斗牛北方宿。尾箕一名析木之律。燕之分野。斗牛吳越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娵女虛危營室。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太陰。故曰玄天。娵女北方宿。一名豕韋。衡

越之分野。虛危齊分野。營室衛分野。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太陰。故曰幽天。東壁北方宿。一名豕韋。衡

之分野。奎婁西方宿。西方曰顯天。其星胃昂畢。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顯天。昂畢

魯之分野。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也。爲少陽。故曰朱天。觜參西方宿。一名南

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輿鬼南方宿。一名柳。參西方宿。一名

陽天。其星張翼轸。東南木之季也。將即太陽。故曰陽天。張翼轸南方宿。舊本又南說作北。今改正。

謂九州河漢之閒爲豫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閒兩河之閒爲冀州晉也東至清河西至西河

濟之閒爲兗州衛也河出其北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泗水名也東

南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荊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爲幽州燕也何

謂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在今太山郡是爲東嶽也王屋首山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阪之南河曲之內野王

夷所隱太華在弘農華陰縣是爲西嶽也岐山太行羊腸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家所邑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譬如羊腸在太原晉陽縣北○注未

七字舊本缺據李善注文選魏武帝書塞行所引補又詔注淮南地形訓云孟門太行之限也此不注疑文何謂九塞大汾冥隄荆阮方城大汾處未開冥

傳文此何以云未開冥隄淮南作龜隄彼注云今宏農宛池是也皆與此不同豈彼乃許慎注歟又塞字舊本脫今案增舊說作居都關淮南注作運都關錢云運乃軍之說軍都亦上谷縣在居庸之東今皆改正何謂九藪

流舊本說作流處據注是今流淮南注云今流在遼西則即是令支乃齊桓所創者又軍都關舊說作居都關淮南注作運都關錢云運乃軍之說軍都亦上谷縣在居庸之東今皆改正何謂九藪

解無水曰藪吳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閒楚之雲夢雲夢在南秦之陽華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爾雅

作陽陽淮南作陽紆注云陽紆在鴻湖池陽一名具區晉之大陸魏徵子所改魯楚之華容也○注改梁之圖田圖田在今

○梁淮南南作鄭宋之孟諸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南○淮南齊之海隅海隅在淮陰趙之鉅鹿鉅鹿在郭璞注爾雅

趙有鉅鹿而有魯之大野周之焦謨焦謨爲十藪燕之大昭大昭今太原郡是也○大昭淮南作昭余爾雅作昭余何謂八風

東北曰炎風炎風良氣所生一日融風融風所生一日明庶明庶風所生東南曰熏風熏風所生一日

云熏風或作景風南方曰巨風巨風所生一日凱風凱風自南○孫云李善注文選木案淮南作景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蕭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引俱作凱風

淒風坤氣所生一日涼涼風所生西方曰颺風颺風所生一日閼闐風閼闐風所生西北曰厲風厲風所生一日不周

淒風坤氣所生一日涼涼風所生西方曰颺風颺風所生一日閼闐風閼闐風所生西北曰厲風厲風所生一日不周

淒風坤氣所生一日涼涼風所生西方曰颺風颺風所生一日閼闐風閼闐風所生西北曰厲風厲風所生一日不周

日寒風

次氣所生

一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水崑崙東北際赤水出其東南際遼水出磁石山自塞北東流直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際紅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也

東西二萬人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東西為緯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

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四海之內海長經短陸無水水咸凡四極之內

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南北短極內等極星與

天俱游而天極不移極星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

玄明遠道外道也故曰周行四極玄明大明也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近道內道也

下曰高也當極之下分明不實曜統一也故曰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

蓋天地之中也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衆帝所從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

謂蓋天地中也注引舊作豕字說案海內南經云有木其狀如牛引之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

此之謂大同取諸身遠取諸物故曰大同也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

衆異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舊校云斟一作堪注亦同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天斟萬物聖人總覽

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天地之初始成形也雷電之所以生震氣為雷激氣為電始生時也陰陽材

物之精陰陽皆由天地陰陽例萬物也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皆由天地陰陽以生各得其所樂故曰之所安平也

有始覽

二日凡帝王者之將與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微也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螭

大壙。壙壙故壙也。壙壙皆土物。○注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尙黃。其事則土。注

也。注法。土色尙黃。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尙青。

其事則木。法本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

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尙赤。其事則火。法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法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舊校

見天爲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應鼓宮而

宮動。鼓角而角動。鼓擊也。擊大宮而小宮應。擊大角而小角和。言類相感也。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

水就濕者先濕。○舊本誤作角。讀吳志伊字。雲補載之。徐仲山謂魚鱗之說。火就燥者先熱。山雲草莽。水雲魚鱗。○舊本誤作角。讀吳志伊字。雲補載之。徐仲山謂魚鱗之說。今案唐宋人類部所引皆作魚鱗。淮南覽冥訓亦同。今改正。

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御覽八故以龍致雨。以形

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軍師訓罰以殺伐爲首。棘楚以戮人。事生棘地。故生其處也。○案老子

謂戮人舊作戰。人說今改正。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自從也。凡人以爲天夫覆巢毀

卵。則鳳凰不至。○案覆巢舊剝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

當作不住。此有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遽乎親。臣不遽乎君。遽後君同則來。異則

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

茫茫昧昧。○舊本皆不重。案文字符言上仁。當推南。穆稱泰因天之威。○舊校云與元同氣。芒

芒芒昧昧。○舊本皆不重。案文字符言上仁。當推南。穆稱泰因天之威。○舊校云與元同氣。芒

昧昧廣大之貌天之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

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

賢於同名帝者同氣

同元氣也

王者同義

同仁義也

霸者同力

同武力也○文子淮南並作同功

勤者同居

則薄矣

同居於世

亡者同名則惓矣

同名不仁不義相惡也

其智彌惓者其所同彌惓其智彌

精者其所同彌精

精微妙也

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

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

○舊校云一本作桀爲惡而衆惡來

商歲

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

○舊校云一本作召致也

故國亂非獨亂也

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

存在也

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

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

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

足止人攻

治則爲利

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

國雖疆大者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轅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

矣○事見召類篇史墨作史默

應同

○舊作名類乃召類之訛然與卷二十篇目複舊校云一名應同今即以應同爲篇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

句

其要

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

鉄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扣其谷而得其鉄。○扣舊說作根今從列子說符篇改正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己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舊校云一作忌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用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孫云御覽三百五十六作雖無爲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索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醜惡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矧。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莊子建生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矧以黃金注者。矧列子黃帝篇注並作掘。作掘文義各小異。此矧字無致。淮南說林訓又作鉤。其矧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掘蓋內掘。○淮南作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注云掘律氣不安。詳列子作凡重外者掘內語更簡而明。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

史記龜策傳皆可讀書人表作逢門子莊子作逢蒙法言學行言作逢蒙音德紅切逢蒙能言篇作逢蒙今本孟子乃作逢蒙

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從人以

爲性者也。專學不從

不從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

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從之

故御射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

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

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

見不

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王洛之遇也。

○說偃兵見應言警梁仲子云空洛之遇爭見後淫辭篇作空雄地

屈驚

名聲亦空

孔穿之議公孫龍。羣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十士者之議皆多故矣。

○說偃兵見應言警梁仲子云空洛之遇爭見後淫辭篇作空雄地

雉之誤歟

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穿羣翦皆辯雉之誤歟。人○二專亦見淫辭篇

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穿羣翦皆辯雉之誤歟。人○二專亦見淫辭篇

聽言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

○梁仲子云惟甫起論訓作一饋而十起

以禮有道之士。通

乎己之不足也。

欲以問知所不知也。故曰通乎己之不足。

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

情欲之愉易平

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

○舊校云得一作以

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

○舊校云言一作寧

亡國之

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

至聽者自多而不得。

自多

也。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寧。

以冥爲明以亂爲定以毀爲成以危爲寧也

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詩而不足以舉。

殷周以亂而亡比干以處而死不當亂而亂不可爲處而處故特不可勝舉

故人主

之性。

○舊校云一作任

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

所疑者不致行故不過也其所不疑者不可而行之故以爲過

不過乎

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

所不知者不敢施故不爲所以知者不可施而必爲故曰過於其所。以知。

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

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

其所不疑其所已知俗主所專用而賢主能以法制行之以度量揆之以數術驗之

若此則是非無

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

其慎所不疑審所已知故不失過也

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

天下而試禹。

惡安試用也何以得賢於天下能用舜禹

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

也。

板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也

感賊

其欲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

也。

咸成其治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

咸賊

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

次知其不知

生自知其上也其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

暮。

暮學賢問二代之所以昌也

學賢知昌感

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

爲不知夫不知者而自以爲知則反於道百禍歸之故曰百禍之宗也

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

惟賢者誠後立名成

功而存其國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之謂也

賢者之道。卒而難知。妙而難見。

卒猶大也賢者之道隱落不凡惟義所在非不肖所及故難知也其仁愛

物本於中心精妙幽微亦非不肖所及故難見也

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

不深知賢者

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

祥言

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

主賢世治已下

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

又見後觀世篇

無天子十一年故曰已絕

周厲王無道

王又二十六年始爲皇帝所云天子已絕者在始皇末爲皇帝之時往非是

亂莫大於無天子。

觀世篇改正

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

之世當之矣

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

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

爲百太公釣於淇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穀傳子云水經渭水上注引作太公釣茲泉孫云御覽七十又八

百三十四也作茲泉舊本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

不知也文王知太公實是以得之紂不知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齊民凡民非一故言

觀世篇亦作令今一作合案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而用也解在

平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

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饑亡也○案庸書謂周公見精論篇齊桓懿文二事皆見下賢篇此田子方乃毀于木之說

大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

世古書也名者爵位詩云有隴婁婁與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隴陰雨也陰

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覆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後私也○

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與雲當作與雨以班孟堅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錢愈事曉微作漢書致異轉轉齊篇祁

祁如雲謂經師傳授有異非轉寫有訛又段明府若庸云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用無有言與雨者與雲祁

祁雨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英白雲露彼蒼芽語意正相似案錢段二說極是然觀注意亦似本作與雨

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

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無公後務大篇作無功公亦功也古通用皆患其身不貴於

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

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舊校云益一作愈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

說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爲太宰掌建國之六典以佐王治

邦國以治官府以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乾下巽上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乾為天天道轉運紀萬民此之謂也

退又何咎乎動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乾動反其本終復始今處官則荒亂臨財而無咎故吉也

則貪得。欲多○臨財各本列近則持諫列位也持將眾則罷怯怯無勇以此厚望於

主豈不難哉。厚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取○舊校云臨財物資盡則為己

盡譽略也無不充假以為己有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今不稼不穡

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尊獲厚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

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有人於此言用我者則國無患而使用之未必然也使無患莫若自修其身之賢也而已猶

有患用己於國惡得無患乎。魯安己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以不制諄言身者己所自制也釋己而不修

故曰奪乎所不制乃諄諄之道也。未得治國治官可也官小政也推此言之若此人若夫內事

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

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以其孝得於親則知必忠於君也以其所行能高仁義知

必輕身故可以知其未得也。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服其能必反情然後受。反情常內省也受受也

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大雅

之七章也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致有疑心喻君命臣齊一專心竭力不致惑也臣之行也解在鄭君之問被贍之義也。見務大賡被贍知齊國衰亂桓公之

大德也出戶蓋不聽管仲語也之言因風動若○案務

薄疑慮當爾爾君以無重稅此二十一十五者

皆近知本矣。劉君平錄之子也。秦敗稱君。韓、魏、趙、燕、齊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薄疑事見審適覽。

務本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

旗覆也。○旗當與蓋同乃極盛之義。舊攷云旗一作覆。一作揭。梁仲子云。觀注訓覆則作覆。是謂即冒也。

既足以

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

殊俗異方之俗也。

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

以服四荒矣。

四表之荒服也。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

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

名矣。

名聖賢之名。

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

○二字當衍其一。

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

神。乃武乃文。

逸書也。

故務在事。事在大。

爲地。

大則有常。祗不庭。歧母羣抵天。翟

當祗不庭。羣抵岐。

○此雖山名。然不應屬晉。天翟皆微名也。

不周。

○此雖山名。然不應屬晉。天翟皆微名也。

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蛆。

皆獸名。不周山在翟。○騷可虫。

水大則有蛟龍龜鼉鱣鰪。

魚二千斤爲蛟。龜可作鱗。傳曰。楚人獻龜於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龜。皆大魚長丈餘。詩云。鱣鮪發發。鱣鮪皆大魚長丈餘。詩云。鱣鮪發發。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

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顯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怪物之怪異也。

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長大也。大故可。

空中之無澤陂也。

井中之無大魚也。

之謂也。

新林之無長木也。

言未久也。

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

曰。○後穆大篇作孔子曰。梁仲子云。案孔叢子論勢篇。子願引先人有言云云。則作孔子爲是。

燕雀爭善處於一室之下。子母相哺也。

狗狗焉相樂也。

○狗狗後作區區。孔叢作煦煦。

自以爲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

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己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爲人

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後句上有而字此脫其爲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

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

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爲恃。○後作發然後皆得其

樂。定賤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蒸生蟻。蟻蒸氣。蒸不能生牛馬。小不能生大。故曰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

君以王術。見壽大論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末世。分東西之後。君也。說見壽大論。及匡

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能王齊王亦大也。○此見愛類篇。

論大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孝行覽第二 一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遇合 必己

一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魯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曰必務本所謂本者。非耕

耘種植之謂。務其人也。務猶求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衆多務其本也。

務本莫貴於孝。孝爲行之本也行於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譽樂也孔子

之以孝治天下也不致遺小國之臣而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孝於親故能忠於君

忠此之謂也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耕芸疾

之謂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耕芸疾

道分地之利衣食足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

克無退走者○孫云御覽七十七題作跋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

女媧也五帝軒轅帝顓頊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也紹魯黃因也○案初學記十七引紀上有羽夫執

寺住女媧當在神農前所紀五帝文有訛脫當云黃帝軒轅帝顓頊高陽方與下相配黃因顓本無因等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一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

及所疏。先本後末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

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先王之所以

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

光耀加於百姓。加施究於四海。究極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

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居處不莊。非孝也。敬事君不忠。非孝也。

忠正也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也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揚子曰孟軻

立義揚名於後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也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

孝。商湯所創法也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

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案禮記祭義聖作道所謂貴

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

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

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弱也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

謂孝矣。濟水載舟不僻涉行道不從邪徑爲免侵溺畏險之害故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

節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肉雖多不使腐食氣修室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

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極目觀故曰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養耳之道也。八音八其之音雜會之熟五穀烹六畜。養口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

養耳之道也。八音八其之音雜會之熟五穀烹六畜。養口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

故曰養口之道。養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養顏色以說父母之志意故曰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

用之可謂善養矣。代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舊校

三月下同案祭義亦作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

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故事也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而欲也吾聞之曾子。曾子

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

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亡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
遺躬也。體民之本教曰孝。始本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行敬敬可能也。
安爲難。安寧其安可能也。卒爲難。卒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
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此皆無義之文舊本獨禮者。履此者也。履義者宜此者
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舊校云刑自逆此作也。
能順行無遺父母惡名故
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孝行覽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雖久無功名之立。由事之本
也。得賢之化也。得賢人與之共治以立其非賢。其孰知乎事化。事化承上文之言舊校云
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仇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仇氏獻之其君。其
君令燔人養之。燔猶察其所以然。察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任身夢有神告之
曰。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
水。身因化爲空桑。伊尹母化故命之曰伊尹。以其生於伊水故名之伊尹非有說也而黃氏
辨曰此書第五記云頤頤生自若水實處空桑則前乎伊尹之末生已有空桑之地矣盧云案黃氏所提
本非也同一因地命名不若伊尹之確張湛注列子黃帝篇伊尹生於空桑引傳記與今本同尤爲明證此伊
尹生空桑之故也。舊校云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仇氏。有仇氏不
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仇氏喜。以伊尹媵女。舊本作以伊
尹爲媵送女與

云說文僻字下引呂不韋曰有仇氏以伊尹寄女終送也則爲送二字明是後人所增入應已是後無煩重索言之今刪正

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

也。以用也。〇以也舊作在。以孫云御覽四百二作無不以也。又此下舊本有一爲字衍並依御覽刪正。

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爲勝言必行相

得然後樂。主故曰相得然後樂也。

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

難也。勤苦也。

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也。

士有孤而自恃。人主

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也。

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

陽續耳。然後成。

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爲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功也〇續耳尸子韓非子作續牙續書人表作續身皆轉失之

凡賢

人之德。有以知之也。

知其賢乃得而用之〇舊校云之德一作道德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

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

少選須臾

之閒也志在流水進而不解也

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

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

伯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字皆通稱悉楚人也少善聽音故曰爲世無足爲

鼓琴也

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

世無賢者亦無所從受禮義法則與其治國也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

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

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者賢者何用盡其忠乎若不知御者御驥驥亦不爲之從千里也

伊尹。被之於廟。

〇風俗通冠義引此句下有肅以產華四字續漢書禮儀志中注亦同今本脫去耳

燭以燿火。燾以燿火。燾以燿火。

火者所以被除其不祥置火於柱臬燭以照之聲以注血塗之曰燾燾讀曰權衡之權

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

爲湯說

可對而爲乎。

〇對字說當作傳御覽八百四十九作可得爲之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

可具。夫三羣之蟲。

三羣謂水居肉居食食者也

水居者腥。肉獲者臊。草食者羶。

水居者謂魚鱉也肉獲者謂禽獸也

臭惡猶美若蜀人之作字
醋以臭爲美各有所用也

九沸九變火爲之紀節也

云：「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

用火熟食或熾或微治除腥膻去其臭故曰必周知之事。必以才緩苦辛鹹。先緩多

以其謫也。齊和之節得其中。適故曰無失其理也。詩和之專必以甘。酉音三。轉方後多。

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不能喻

鼎中品味分齊微故曰不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望毫毛之近而中。藝於遠也。御者執轡於手。環馬口之仰。

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而成萬物也四時之收歛而不落熱而不闌弊敗也遷失

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物有異功也○注馬口似當作馬足 齒乃而不斂烹而不焦 飪也論語云

甘而不濃○膳乃馨字之謂後善時簞得時之黍夏之不饑而
酸而不醋○窾王鸛字仲尹曰

亦是亦字鹹而不鹹。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言皆得其中適○陰字書無致案今人言味過厚而難入口者有虛侯虛交二音置

本此
時之
美者。
星
星
之
壽。
星
星
之
夜。
猩猩
獸名也人而狗軀而長尾
猩猩
鳥名其形未聞
舊

飲
 肉之美者獾獾之肩獾獾之炙
 校云獾一作獲今案南山經云青邱之山有鳥焉其狀如

雋鷗之翠
鷗乃燕字之訛初學記與文選

七命注皆作蒸選注雋作雋則子規也禮記內則有舒鴈翠舒鳧翠注尾肉也皆不可食者今述蕩之駁手

獸名。羆讀如搖。羆之羆。羆者諸也。羆象之。羆。羆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飾也。以羆牛之尾。象

形則未聞○初學記引作迷蕩
旂象之然獸之齒以飾物也一曰鈞美也旂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案

此竊嘆之矣者何忽及於錦乎爾楚招燕士伯九幾王邀臣然屈也九屈氣屈屈必是屈之謂王篇云短尾也今時牛尾鹿尾皆爲珍品但象尾不可知耳說文無屈有𨾏云無尾也疑無字亦該衍

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丸古卵字也。流沙自流行。故曰流沙。在嶺西八百里。丹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二鳥之長。有鳳皇之羽。妖民所食。食鳳

沃之國在西方。魚之之美者。同之庭之尊。東之母之而。謂之江之水之所之經之之之澤之名之也。體之水之之之魚之。名之。

魚之爭者燕處之魚夏海之魚鯉魚名也一云魚子也西乃一食名

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璣。

鼈水在蒼梧境九嶷之山其魚六足有珠如蛟皮也。○東山經注引鼈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梁仲子云此注不解百璣梁當從下文作若碧蓋青色珠。

望水之魚名曰鱖其狀若鯉而有翼。鱖水在西極若知也翼羽翼也。○西山經泰品之山觀水出焉是多文鰐魚形狀與此同常

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

鱖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菜之笑者崑崙之蔬。崑崙山在西北其高九

○郭璞以類即西山經之蔬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蔥食之可以已勞。

壽木之華。壽木崑崙山上木也華實也。指姑之東。○舊校云指一

術十引作姑姑則枯亦括之說。

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

指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淮南記曰欽陽樂於姑餘是也赤木玄木其葉皆可食食之而

難今據淮南覽冥訓改正餘贅之南。

○舊校云舊一作晉南極之崖。○舊校云

有菜其名曰嘉樹其

色若碧。

餘贅南方山名也有嘉矣之菜故曰嘉樹食之而鹽。○舊校云

陽華之芸。

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芳菜也在吳越之閒。雲

夢之芹。

雲夢楚澤片生水涯。○孫云說文神部蘆字云菜之笑者雲夢之蘆徐璠云此呂氏春秋伊尹對湯

璠字題喜切今案璠亦是芹凡真文讀中字俱與支微齊相逼不勝枚舉但以從斤者言之如折斯折斯頓斷等字皆可見祭法相近於坎壇讀為禮祈左氏傳公子欣時公卒傳作喜時證法治典不殺曰祈祈亦作震則可知

璠之即為

具區之菁。

具區傳名吳越。浸淵之草名曰土英。浸淵深淵也虞則未聞。英言其美舍土英華也。和之笑

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

陽樸地名在蜀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曰草木之樸薑桂之謂也故曰和之笑。

越駱之菌鱣鮪之醢。

越駱國名菌竹筍也鱣鮪大魚也。以爲醢醬無骨曰醢有骨曰鱠。

大夏之鹽辛揭之露其色如玉。

大夏傳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鹽形鹽辛揭山名虞則未聞

○梁仲子云初學記引作揭

長澤之卵。

長澤大澤在西方大鳥之卵卵大如鰕也。

粟飯食也玄山虞則未聞不周

陽山之稌南海之秬。

山南曰陽崑崙之南故曰陽山南經南方之海經關西謂之隴冀州謂之隴秬黑黍也。○

孫云案說文禾部秬字注伊尹曰飯之美者玄山之

水之美者三危之露。

三危西極山名崑崙崑崙之井。井

沮江之丘名曰搖水。

沮水如紅日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

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水泉東出經於冀州故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舊嘗山
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有數曰果無靈曰投箕山之東青鳥之
所有甘櫨焉箕山許由所隱也在潁川陽城之西青鳥舊著山之東二處皆有甘櫨之果○史記司馬相
如傳索隱引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此或誤記說文櫨字下引
作青鳥師古漢書注說作青馬海外北經江浦之橘雲夢之柚謂嶺也橘所生也生江北漢上
注引作有甘相焉相音相黎之祖又不同石耳所以致之漢水名出於嶓冢東注於江石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
禮七尺以上為龍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道言當順天命
以彊取也廣爾道者止彼在己彼謂己成而天子成己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天子成
仁義天下之道則至味具天下貢珍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
豈越越多業哉要拘也越越輕易之貌業事也聖王得仁義約要之端
以化天下天下化之豈必越越然輕易多為民之事也

本味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為也似遲而速以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
武王曰俟未知天命也還歸二年似遲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歷文王之父也勤勞國事
也甲子之日趙結於故野故曰待時有不亡矣里之醜時未可也紂為無道拘文王於羑里不忘其醜武王事之夙夜不懈
亦不忘王門之辱武王繼位雖臣事紂不忘文王為紂所拘於羑里之辱文王得歸乃築臺作王門
畫近上為王序王三畫正均即玉宇在兩道應訓注云以玉飾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立為天
門也注擊字舊本缺據淮南往補又下脫異字亦案文義補故曰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也固常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為東故
故曰成甲子之事

人也此云何欲定一世而無其主主謂賢君聞文王賢文也故鈞於渭以觀之

內不知何本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賢君聞文王賢文也故鈞於渭以觀之

謂水名近豈猶文王所邑也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王僚也王字光之庶長子○此注部

觀視文王之德能有天下也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王僚也王字光之庶長子○此注部

顯而實非也梁伯子云史記以吳王僚為夷昧之子光為諸樊之子儀書人表亦以僚為夷昧子而公羊襄廿九

年傳謂僚者長庶左傳昭廿七年正義據世本以僚為壽夢庶子夷昧庶兄而光為夷昧子先儒皆從史記不從

世本乃高氏於當樂館選案徵三篇注云夷昧子光於庶庶云光庶父僚皆依世本為說此處若依劉注改本

是又依史記為說且誤解公羊長庶一語以為夷昧之庶子而不自知其矛盾矣盧云案此注但曾改庶長子為

庶父便與前後注合且下文王子光即於此注內帶見也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

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

所甚惡也請問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故願令王子居於堂

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言於重帷中見衣若手者伍子胥說之

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轉執子胥之手與說畢王子光大說子胥說嚮衛

王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諫士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

楚于柏舉柏舉楚南郢邑九戰九戰追北千里北走昭王出奔隨遂有郢郢楚都傳云親

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恭王之子棄疾也後改名熊居處費無忌之讎殺伍子胥父兄故子胥射其宮鞭其墳也鄉之耕非忘其

父之讎也待時也鄂羅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境待天時須楚之罪惡也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田鳩齊人學墨

之子也墨秦二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

之節以如秦如之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

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

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

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

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

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傳說是也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豫讓是也趙襄子傘士孫境有兵卓萬乘

主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固壑也。后稷

五稼非春不生智方葉之接

自臨二。受林皆蕭。巖葉喜之。雖易下。在不大。

事之難易不在小大

人家有獼狗者誅之人畏誅國人皆逐

難失牛績之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

未見蟹

也。飢狗盈窖。○御覽八百九十六作宮字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鵠動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

莫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

困於天下。而魯救余州。齊魯王僭號於東民不順之故困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

國旌云可乎聖德越天下是以魯國昭魯州世并置上書曰方并上而皆尋志公天國遇其詩也

衛耶齊曰是以衛人取其讀氏之邑也

故黜主秀士之欲憂黑官者爵世當之矣而濟之者天不異與

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興時不久留日中則昃者也

首時一作時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

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未春無可爲生。未秋無可爲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

故物莫不爲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爲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

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也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

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
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爲不虛不信
人人自爲忠信若惡自然不可禁止也。
故善教者不以

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爲不忠不
言亦不能禁姦僞賊亂

貪戾之道與與作也。久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讎用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

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也。禁止也。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郢楚都

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也楚以爲將變其兩版教之用四楚盜習久見怒也公字專曰文公後聖去者三人定公頃已版者五人此之謂人也

去邪從正
安樂也
氏弑之民其虜也
氏與安二種夷民言氏弑
不憂其係繫而憂其死不焚也
正民

皆戒乎那也。不得天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真。且戒而戒民。費罰正而民正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城濮楚北召咎犯而問曰。楚受

戰。寡奈何而可。
楚犯孤。匪也。字子犯。文公之舅。
 咎犯對曰。臣聞繁地名。在繁陽。豐之吾不足。公之文。

三
戰之君不足於詐。足於詐也。詐者謂變而用奇也。○蓋效云一本
是後廢也。注不足於詐與之注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

[illegible]

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

文公用咎犯之言。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敗也反而爲賞。雍季在上。上首也左右

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

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

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御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

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移猶歸也成乎？詐其成毀，雖

必其勝敗。雖勝後必毀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乃猶裁也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

也。居五霸之一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同等也秦勝於我而敗乎穀。秦穆公破西戎而歸使孟

明白乙丙西乞術駘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禦之，穀大破之，獲其三帥。莊王服鄭，勝晉於鄆，故曰勝乎穀。夏也。及昭王南與吳人戰，吳破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晉於鄆，故曰勝乎穀。夏也。及昭王南與吳人戰，吳破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

武王得之矣。得猶知也故一勝而王天下。一勝猶一戰也衆詐盈國，不可以

爲安。患非獨外也。亦從內發之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智伯求地於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乃與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

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張

韓非難一淮南記論人間訓說苑復思篇古今人表高敖立作高慈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曰一作慈

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杜預殆

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唯獨吾是以先之。仲尼

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一人謂高敖也。王伯厚云：善賞。

子事在孔子後
孔融已得其妄

爲六軍則不可易。

易

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

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

觴酒器也。孫云案此可證飲器之爲酒器。

遂定二家。韓趙也。豈非用

賞罰當邪。

當正也。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疆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

遇猶遭也。各有一

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攻伐也。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

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

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

至於此。滅亡也。

若使湯武不遇桀紂。

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

顯。此天下。

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

功名也。

亡國之主。不聞賢。

亂以揜也。

譬之若良農。耕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

而收者。必此人也。

收。由耕耨始也。故曰必此人也。

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

爲也。越國大饑。

穀不熟。

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

○說苑權謀篇四水進諫語與下文等同。

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才輕。

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

其王吳王夫差也。○正文其王舊本脫其字。今據注增。

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

食可得也。

王越王句踐也。

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

得其糴。必得吳國。王何憂焉。

越王曰。善。乃

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

鄰境道易人通

○前說無人字

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

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限，以有吳哉？

○喻度也。越屋也。謂彼險難也。○九江說施作三江。

故曰：

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

○御覽八百四十卷作秦

財匱而民恐。

○說施作怨。

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

○說

此昔吾先王

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

○先王謂閻閻也。代更也。

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

吳王夫差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

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

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禽。

○夫差吳王也。禽爲越所獲。

楚王欲取息，與蔡。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嬖

也。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爲嬖。傳曰：吾嬖也。此之謂也。

○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爲嬖。傳曰：吾嬖也。此之謂也。

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

旋舍於蔡，又取蔡。

○不勞師徒而得之。日取傳曰：易也。

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

○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歟也。太子趙無恤。蔡子也。服衰。謂着年勿復三年也。夏屋山，代之南山也。觀望欲令取代也。

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

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

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

○俗，土也。

其樂甚矣。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

之也。及歸。舊校云。一作反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姉妻之。〇案

二字不當連文。據趙世家。襄子之姊謂爲代王夫人。是弟字衍。事故言。萬故也。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上馬之所生也。故謂代爲馬。襄子謂

於代君。而請傷之馬郡。盡。〇馬郡。燕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酒。辭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

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置兵。其中不欲代君覺之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

酒斗也。金重大作之。可以殺入。謂飲酒合樂之時。

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下也。首。舞者操兵以鬪。盡

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〇疑之。字衍。磨笄以自刺。故趙

氏至今有刺笄之證。〇舊校云。一作山。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

備遵理。三君。趙王句。趙楚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遵。循也。理。道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效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

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假令無其闕失。雖爲王可也。

長攻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爲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天。不復慎其爲。人修仁義。故曰不可也。夫舜遇堯。

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陶。作瓦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

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黔。首民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

塞。可通者。禹盡爲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爲義。以

憂苦於民。人也。堯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則堯舜之說。其未遇時

也。以其徒屬掘地取水利。○當時五穀水潦，皆賴此。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

止。然後免於凍餒之患。○此言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

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此言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

殷殷莫不戴說。高誘曰。殷殷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為殷殷。故陳雨引之。輒知葉切。故仕勤切。蔡此所引。蓋呂覽別本

又廣讀。一先有轉字在田字。經下引天子。轉動殷殷。莫不戴說。注喜悅之貌。又十九。臻有厥字。引呂氏。秦我往云

殷殷動而喜貌。輒動殷殷。皆與呂氏。今本不同。而又舜自為詩曰。曾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王伯厚云。梁與咸邱。盡有之。賢非加也。加益

盡無之。賢非損也。○此言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

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獻秦繆。秦繆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飯牛於

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絕諫矣。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飯牛於

秦。傳繆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

繆進也。請以大夫職。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

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此言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

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

功。○御覽四百二。此下有。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

知世之無百里奚矣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

之閒。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備當作德。德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怠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

慎人○一作人

七日。凡遇合也時。○句下當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

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于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

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

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僅猶裁也。孔子有聖德。不見大用。裁至於司寇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

侯之所以大亂也。言不知聖人不能用。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

多幸愛不肖之人而聖用之故不勝其任。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己也。

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處居也不爲苟易。必審諸己然後任。任然後動。任則處德

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惡安

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達通也。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舊校云

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繆二孔簫也。不繆五聲無失。越王不善。爲野音。而

反善之。野音也。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言不負而人有爲人妻者。人告

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不必生。謂終死。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

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藏私財於外也。姑嫜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薛名俗或謂舅

云外心一作異心。一不可畜。因出之。以爲盜竊犯七出故出之也。婦之父母以謂爲己說者。以爲忠。終身

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不知其女之所出見出由此也。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亦由此不理者故宗廟滅

侵以失其天下也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笑者而笑

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說之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

雖惡奚傷惡也奚何也言勸屬女以嫫母而不忘失付與女以正而不衰疏故曰雖惡何傷明說惡也屬舊作屬案屬與下付與意複舊注以勸為訓則當作屬字因形近而說今并注俱改正

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昌蒲菹昌蒲菹本孔子聞

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勝服人有口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

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苦傷海上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

去去聲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麀推額廣顏色如漆漆案

李倉注左太冲魏都賦劉孝標辨命論並作麀御覽三百八十二同初學記作眉與麀同今定作麀推舊本作雄

設云一作推案魏都賦注作推今從之廣韻作狹額度額顏色如漆今漆案舊本作狹讀校云一作漆漆味或漆

字之誤漆即漆字辨命論注作漆籍今從之初學記作色如漆無籍字垂眼臨鼻舊校云長肘而盤盤案舊注引正文作盤股今脫股

字誤為匿入注中而又誤增二字也陳侯見而甚說之選注引高誘曰說而有德也外使洽其國內使制

其身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麀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

見之舊校云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合會曰陳

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不知無所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侮且不智不可不

攻也與師伐陳三月然後喪之喪陳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讎惡足以驚人其言足以亡國也

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友愛敦洽讎麀無有出上者也楚怒而後之以至於亡而愛之不衰廢也夫

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若敦洽讎麀與惡無德不宜更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

以亂世之所以衰也。賢者至道宜一遇明世在時雖物不遇之故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從此宜遇而不遇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死殛。年得至七十九十猶尙幸。所遇不當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殛也得至七十九十者乃大幸耳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舊校云賊一作殘豈能獨哉賢聖之後也孽病也所遇不當爲楚所讎以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遇合

入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龍逢諫桀而桀殺之比干紂之諸父也諫紂紂其心視之故曰戮○此處龍逢各本皆不作遂仍之箕

子狂惡來死。箕子紂之庶父也見紂之亂而佯狂也桀紂亡。殺此臣人主莫不欲其臣之

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旆乎江。伍子胥諫吳王夫差不欲與越讎夫差不信之不從其言以購夷置子胥而投之江也萇宏死藏其

血三年而爲碧。萇宏周敬王大夫諫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之所壞故衛侯知其不得殺也及范吉射三年而爲碧也○衛侯左傳作衛侯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疑會子

悲。孝己殷王高宗子也會參以其至孝見疑於莊子行於山中。○舊校云行一作過見木甚美長大枝

葉盛茂。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也經天下細萬物其術尙虛無著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五十二篇本模志今本十卷三十三篇伐木者止其刃而弗取

聞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故

人之家。舍止也故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爲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

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

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

直豎指直○即第三百六十六卷作鬢

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

揚播也播散也人猶投也

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

直涉無先者孟賁也

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

故也。

船人不知孟賁為勇士故也

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

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

○盧云此二句頗似注中語誤入正文豈直接上注猶未可必之下正相照合注末一也字當為衍文

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

桓司馬桓離抵當也

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

年傳曰宋桓離之有寵殺害公公知之攻桓離離出奔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宋未僭稱王也此云王使人問珠復妄言者也

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

○充猶大也和調何益。

和謂善之者也紂不

好恭門閭帷薄。

○舊校云帷一作褻

聚居衆無不趨。

○趨之與隸媼媻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

○定安也不終其壽內熱而死。

○盧通記曰張毅修潔而內傷此之謂也

單豹好術離俗棄塵。

○舊校云一作

不食穀實不衣芮溫

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

身處山林巖壑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

食之。

○舊

孔子行道而息。

○李善注文選陸士衡廣運珠東野有釋之辯引此作孔子行於

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

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

○釋作子耕東海至於西海與淮南人開訓同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

物豈何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必己〇一作本知
一作不遇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愈凡大者小鄰國也彊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侵

小也彊者疆以克弱故能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

懼惡得不恐惡安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窮不忘約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有失故思之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禍墜也如履薄冰恐陷沒也故曰以言慎事桀爲

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求無厭足爲貪天下顛恐而患之顛驚也患憂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

其情難得紛紛殺亂也分分恐恨也其情難得知也于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于辛桀之諛臣也專桀無道之威以致滅亡賢

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衆庶恨桀然亂有遠志辭散也莫敢

直言其生若驚驚亂貌民不致保其生也○舊校云驚或作夢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故故同憂也不周於義而將背時也

桀愈自賢矜過善非其所行者非而反善也○舊校云矜一作給主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湯乃惕懼憂

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湯言而親

自射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桀伯子云曠空也或云是曠之說言其枉不可聞也古語切處云曠夏似言曠夏傷令伊尹爲閑於夏而恐其不信故親射之曠子書有言伊尹與未喜比而亡夏者此出戰國荒唐之言觀此下云若告我曠夏盡知志又云往視曠夏曠於未達云云亦即此意是明顯以伊尹爲閑曠也伊尹奔夏二年反報于亳亳湯都曰桀迷

惑於未嬉。好彼琬琰。

琬當作婉。婉讀阿。意之人或作琬。琬美玉也。〇觀注意則高所見本或有琬琰。字者案竹書紀年注云。后桀十四年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之。無子。斷其名於荇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琬。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以與伊尹。交途以亡。夏今本紀年未有此字。此參用馬融所引文據。此則琬琰不但爲二玉名也。

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卒也。湯謂伊尹曰。若

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志也。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

未嬉。未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

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個旱。個枯也。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

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不

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

農不去疇。疇畝也。商不變肆。安其也。親鄰如夏。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〇書武成瘞我殷禮。記中庸作壹或衣二字。

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

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享之盡壽世也。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輦。命封黃帝之後於罽。罽名。〇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罽。與視相近。此云封黃帝之後於罽。誤也。梁仲子云。淮南微黃訓治工。之罽器注云。罽讀如唾。視之視視不讀如字。周禮注云。視讀如往。病之注則知罽視同一音也。封帝

堯之後於黎。〇鈞覽二百一作黎。案樂記云。封黃帝之後於黎。黎與觀聲亦相近。此皆互易。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輦。命封夏后

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率也。故使奉之。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

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

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盤庚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王也。武王於是復盤庚

政。微機行其政也。〇世十七世當作十五世。

之政。

不違民欲

發巨橋之粟。

巨橋結會名

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

鹿臺紂殿府庫布也私愛也

出拘救

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

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己不責彼也振救也發倉庫以救窮無衣食

封

比干之墓。

以其忠諫而見殺故

靖箕子之宮。

以箕子遭亂伴狂而奔故清其宮

表商容之

閭。

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故表其閭里

士過者趨。車過者下。

趨商容之里者趨車載者下也

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

為諸侯。

與謀委質於武王之

諸大夫賞以書社。

大夫與謀為國以書社賞之二十五家為社也

庶士施政去賦。

之於政事。

乙轉究疑於字乃衍文

西歸報於廟。

還濟孟津河西歸於豐報功於文王廟傳曰振旅凱入欽至策勳

此之

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

稅釋也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桃林秦晉之塞也竟在華陰西長城是也

馬弗復乘。牛弗

復服。

舊本作牛弗服今亦從經史增復字

費鼓旗甲兵。

殺牲祭以血塗之曰費鼓以進祭旗軍械也熊虎為旗甲鎧兵戈戟箭矢也

藏之府庫。終

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

可以守至藏。

至德之藏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

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

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

新序雜事二甚作其

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

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懲愆。履虎尾。

終吉。

懲愆懼也履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喻二虜見於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武王拜之是終吉也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

襄子趙簡子之子無咎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虛

數西山中有老人中人城也。○案晉語九列子說符及御

朝而雨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列子無以字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

長不過三日。三日則驪風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昃故日中不須臾。○舊校云驪風

滑也。即過耳。即指風而言。注非是。然如列子說符篇驪風。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言拱積。一

暴雨下有。不終朝三字。則日中句。當如注所云耳。而雨城下。亡其及我乎。傳曰知驪如。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案孔子卒

魯。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持

守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卒終也。○舊

敗。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闕。而不肖以

力聞。勁。強也。孔子以一手批城門闕。而舉之。不肖以有力聞於天下。○此殆即孔子之父事也。左氏襄

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肖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般雲梯爲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

何。爲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故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

下之。不肖以爲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也。○案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缺

也。舊作聞之誤。善持勝者。以術彊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金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

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襲

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襲王傷。晉大夫呂錡將襲。臨戰。司馬子反渴而

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豎陽穀受三升。曰。黍。○案伯子云。內外傳。墨子十過。第二篇。書人

作區穀案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曰黍酒也佳非十通篇作醴酒飾邪篇作后酒

子反叱曰。訾。○訾非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

也。子反曰。亟退卻也。

○說苑作酒也是

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

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也。

○說苑作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飾邪篇作而謀事

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說苑作幄中聞酒臭。而還

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

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

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

○十通篇作不以醉子反也。飾邪篇作非以端惡子反也。說苑作非以知子反也。皆設醉字勝其心以

忠也。○忠愛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

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

必可得也。

○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稱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縣馬者是也。

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

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

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

○舊說云一作必不敢受也。

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

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卑而著之外卑也。

○卑。擡也。

君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

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爲虞庭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

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

○貪。

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

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以輔頰也。車輔相依憑得以近也。先人有言曰。

層竭而齒寒。

竭亡也。○梁仲子云案左傳層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俱引之而韓策作層竭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似勝亡字莊子壯徒驚作層竭此與淮南說林訓亦並作竭疑皆因揭而誤也。

夫號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號也。若假之道則號朝亡而虞夕

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號。克之。還反伐虞。

又克之。荀息操壁牽馬而報。報白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

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內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內繇國

者也。或作仇。會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內繇本作內。何陋。瑤云當作內。梁仲子云韓非說林下作仇。由戰國

西周策作由。由史記摺里子傳作仇。猶索隱云亮誘注國策以仇猶為由。由說文繫傳口部吞云呂氏春秋有吞

魯國智伯為鑄大鐘。方車一軌以饋之。內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

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左氏僖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臣聞之唯則定國。下兩引詩則知此語是逸詩也。我胡以得是於智

伯。赤章蔓枝內繇之臣也。○我胡下舊有則字。因上文而衍。今刪去。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

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饋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

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置也。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

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鐘款故斷車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內繇亡。

智伯滅之。○韓非作至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內繇之說塞矣。塞不凡聽

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上也。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梁

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梁伯子云時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齊上。齊國君梁

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梁伯子云時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齊上。齊國君梁

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梁伯子云時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齊上。齊國君梁

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梁伯子云時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齊上。齊國君梁

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梁伯子云時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齊上。齊國君梁

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

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

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

子之類。殘餘也。賢子謂達子也。惡能給若金。

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

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君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惑者也

100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

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

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句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也者天下

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爲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夸誇而自大也。卑爲

布衣而不瘁。瘁病也。擗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憂懼也。猘乎其誠自有也。猘即猘字。猘

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謂三桓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多特也移身也移易也循乎

其與陰陽化也。恩恩乎其心之堅固也。恩恩明貌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空空虛貌

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遠 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案當有孫文奉書注文選曹子建雜詩

也疑此處脫文
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
釋文猶羊肩羊故二反字林弋又反此就字讀

從之其不肖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謂讀如浩浩昊天之廣大也。假乎其輕俗排譽也。皆道也。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宗本也。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充天地而不竭。充實竭盡。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時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源不可得知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

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近得師友矣。堯天子也。善繼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

面而閭焉。舍纓有纓之士也。纓不敢以自尊。北面而閭焉。○舍纓莊子作舍卷。堯天子也。善繼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

其甚也。善繼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

弗若。若如也。故北面而閭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孰誰也。周公旦文

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

十人。甕牖以破甕爲。隨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遂成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

而成之。抱奉也。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

見。稷不見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

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輕也。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

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者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衛序雜事五作五往而後得見。韓非雜一作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誠行之此論而內

行修王猶少。

也。晉商

子產相鄭。

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也。○左傳作僑。往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

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

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的倚。其相之寘於壺丘之門外。不以加於坐也。故曰倚其相於門也。夫相

萬乘之國。而能遺之。

遺猶舍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晉則伯也。賦千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往還猶舍也。舊作全也。說今改正。謀志論行。而以

心與人相索。

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行以志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一曰索法與人為法。則其唯子

產乎。

唯獨也。

故相鄭十八年。刑二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

援攀也。雖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舉猶取也。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

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

反從干木所從也。

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

則不冝。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

實猶實也。

又責

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冝受實者其禮之。

禮敬也。

禮士莫高乎節

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

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

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侯也。○梁伯子云。國策

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上聞舊本作上卿。說案史。僕樊增補傳上聞。孫始立為侯。文侯也。○梁伯子云。國策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

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

徒黨也。

此文王之所以王也。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

立王功大。保安其國。此趙宣孟之所以免

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束脩以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

昭文君周後所分立東周君也。實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重之於秦。

食戰秦之餓人以免靈公伏甲之難。秦會奉之故曰所以顯也。○注重之舊作勝之說今案下文改正。

孟嘗君之所以御荆兵也。

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種賢養客三千人行仁義而疆故荆兵御而不。

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

安國免身無咎殃者皆以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堪樂也樂士嘗以種卑謙若魏公子之虛己故不可以驕恣屈而有之也。○孫云堪士疑是堪士舊校云屈一作有。

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飢桑之下。

○後漢書趙壹傳注云龍古委字淮南人開訓作委桑左傳作駱桑。

有餓人臥不能

起者宣孟止車爲之下食燭而饋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爲

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盒於行乞自

注謬傳自取言憎惡

宣孟與脯二脔。

○舊本作一脔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初學記二十六及趙壹傳注俱是二脔今據改正。

拜受而弗敢

食也聞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

○御覽八百三十六路作請持二字初學記後漢書注將亦作持。

宣孟曰斯

食之吾更與女。

斯猶盡也○詩大雅皇矣篇王赫斯怒鄭箋云斯盡也釋文鄭讀斯爲賜。

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

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

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

曰噫君轡。

轡車也敬宣孟使就車也。

吾請爲君反死也。

宣孟曰而名爲誰。

而後反走對曰何

以名爲臣執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

○梁伯子云桑下餓人是靈輒顯死者是提顯明此

水經注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案墨子明鬼篇爲艾之道之曰得幾無小

四亦諒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案墨子明鬼篇爲艾之道之曰得幾無小

候之語當即此爲艾但二語向未見所出此德幾無小猶所謂惠不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

對多寡期於當四云耳未知爲艾之言意相同否得與德古字通用

德萬人乎。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干城。』

此周南之召兔置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爲公侯并難其城藩也。以喻武夫之入去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多士而連周趙周以桑下之人去也。也。○注首九字舊本多缺。依宋本補。又趙周二字亦脫。今案文義補。

人主胡

可以不務哀士。

哀士

士其難知。唯博之爲可。

博廣

博則無所遁矣。

氏餘子也。

大夫庶子爲餘受氏爲張

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

張儀材士也。』

○孫云：文選袁陽源詩：荆楚多壯士。幸舍注引此作壯士。御覽四百七十五同。

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

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

客或不遇。』

○舊校云：或一作警。警猶數也。

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

北面再拜。

拜昭文君之言也。

張儀行。

行去

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閒。惠王說而

相之。

○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相之。

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

德猶恩也。

周千乘也。重過

萬乘也。

○張儀重之。

令秦惠王師之。

○師昭文君。

逢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

○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爲

左。韓王爲右。

名號至今不忘。

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痞子

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

○齊策：禮貌謂禮貌也。

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爲憂。文無以復侍矣。』

○文孟嘗名也。侍待見也。○侍舊作待。說今從齊策。改往同。

痞子髡

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

○反命畢也。

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難以侵。衆人而薛亦不

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

清廟必危。』

○傷下薛字。齊策作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

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

○齊王宣王

也威王之子知翁發也
〇齊策作和其顏色

曰噫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之請

〇坐拜之謁
〇坐拜策

雖得則薄矣

薄輕少也
〇得舊說
作薄今從策改正

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

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

〇危厄策
作臨窾

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

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

與發助也

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

歸終也

力雖多材

雖勁

勁強也

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

加益也

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

因便也惠盜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警歎

〇舊本說作惠盜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蹀蹀今據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訓及李善注文選謝惠連錄牛

女詩所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

〇正文也不說二字舊本作

立十一年〇齊王四十五年大爲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湣王伐城之

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

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

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

也惠盜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

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盜曰

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

本無有驕大

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盜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靡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

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實於勇有力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若處四分之上故曰四累

之上喻尊高也臨下以德則下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四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人

累即指上所言層累而上凡四等住非是而張堪在列子亦與之同○正文句未列子淮南皆有也字惠盜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故曰是也當佐則之也孔丘墨翟無地為

君。以德見尊無官為長。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也願其尊高安而是利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有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

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墨遠猶多也宋王無以應。應者應答也惠盜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

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猶便也因則貧賤可

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贊齊人也補衣弊衣也荆

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

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甲縕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

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御覽三百五十六引證一貧字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

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為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

刈人之腹。墮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墮壞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人以墮名不得為榮意

者為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不得財寶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害之傳曰看侯輕人人亦輕之其此之謂也苟

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

其爲事如此甚不得安也。○舊校云人則一作久則。

二者臣爲

大王無取焉。

二者言與危臣爲大王計無取此二者也。

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

田贊可謂能立其方

矣。

方道也。

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

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比之偃息故曰未知誰賢之也。

管子得於魯。

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

其謳歌而引。

役人皆謳歌而載其車以送之也。○意林作皆謳歌而引車御覽五百七

十一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

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

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爲

歡之疑當作繼之。

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

以用此術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

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

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順說

大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

必成猶必得也。

其人事則不廣。

廣博也。

成亦可。不

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

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

北方有

獸名曰蹶。

○說苑復恩篇作蹶爾雅注同淮南道應訓作蹶。

鼠前而免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爲蛩蛩距虛

取甘草以與之。

○爾雅作距虛說苑作巨虛淮南作距蹶。

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

能託其所不能。

託寄也。

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

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

白則必不立矣。

小白齊桓公名。

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

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
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

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

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

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

爲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爲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爲二京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

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梁仲子云。孔叢論勢備以歸尸爲子順。語錄亦小同。大異。越聞之。古善戰者。莎

隨責服。莎隨倫相守不進不。御責置也。服退也。卻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爲一舍。卻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乏。○七字舊

本說在上句中又乏。作之今依孫校改正。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盡之。令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爲敵不收其尸爲京則如何。○注謬甚。敵如之何下文甚明。何以妄說。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

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二者怨上。○舊校云。怨一作罪。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

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

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

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

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

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勳也成教垂名於此乎

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舊校云：與一作興。驪土之

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維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

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楚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

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管子

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

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爲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

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濬迴陸，注之東

海，因水之力也。通通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也。四

井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通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

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歸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歸其不敗，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案周語下：洽州鳩對周景王曰：

民所曹好，歸其不濟也。其所曹惡，歸其不敗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爲行也。車行陸而至也。○古者車皆

坐而至，有舟也。德之秦越遠塗也，毋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械，器也。○武王使

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纣虐勝良。勝，勝也。○纣虐勝良，勝也。

而皆進用之也良醫

武王曰。尙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

遠之故曰。處良也。

武王曰。尙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

曰。百姓不敢誹怨矣。

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

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

讒慝勝良。命曰戮。

戮。賢者出走。命曰崩。

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

虛聞人謗。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

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

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

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

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

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

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

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

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

武王曰。吾已令

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

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

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己爲人之所惡。先陳

何益。

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

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

○舊校云一本此句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推歷者視月

沿萬事因也十一字案此後隨處非本文

○舊校云一本此句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案此淺陋必非本文

推歷者視月

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

人衣出。○舊校云一本作入衣出否

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

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荆王之所欲也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

之幸臣也孔子

因之發見靈公夫人南子譚語云子見南子子姓
之聞或云爲證證法小心畏忌曰釐若南子姪姓

路不愧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與宋朝通太子嗣續造未嘗寄人哉之曰既定爾孽諸盜歸我

艾綬推此言之不得證爲釐明矣○梁仲子云淮南秦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南西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
衛夫人繇子轅而欲通其道語義合比以有說變然也皆戰國時人所爲也主亂臣弑君之事者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

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用。故因則功。專則出。因則成。故曰功。

或其功。因也。故用。

因則成故曰功

因者無敵。因民之欲道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注道舊作國。雖不長。佳。支。丁。上。民。韓。專則敗。故曰拙。

國歸大且歸衆何益衆多

作違案皆認今改作道

民歸衆何益衆多

曰何益築紂是也

貴因

入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也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也先王之法經乎

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謂何也先王之法。經乎

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誅。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也。故事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舊校云。擇一作釋。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案意字。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與也。○注。夕與。疑。孫云。李奎。注。陸士衡。橫。連。珠。引。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也。○一將。舊本作一。勝。說。盧云。隋與。衛同。舊本。說。其。下。而。日。抄。引。作。肘。又。脫。其。上。今。案。史。記。司。馬。相。與。衛。同。今。定。爲。將。字。意。林。及。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三。皆。作。一。衛。他。書。亦。皆。作。一。衛。知。一。將。之。即。爲。一。衛。者。少。矣。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澠。水。○舊校云。澠一作離。澠水暴益。益長。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表。時。水。可。涉。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尙循舊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澠。水。而。不。知。其。長。益。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

獨憂也。未成人夭折曰殤子也。

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

動作也。

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

矣。

務猶事也。

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

○守下亦當有法字。

因時變法者賢主

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

期乎斷。不期乎鏤鏹。

鏤鏹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乎鏤鏹。

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

名也。王者乘之遊。騫因曰驥騫也。

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

涉渡也。

其劍自舟

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

遽疾也。法刻舟識之。於此下墜劍者也。○舊校云契一作刻。

舟止。從其

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

其國。與此同。

爲治也。與此契舟求劍者同也。

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

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

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

任用也。

荆國之爲政有似於

此。

此。似此皆也。

察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

避言故曰古今一轍○案子華子神氣篇吾聞之
 太上這世其次達地其次達人與此這人正相合
 地從於城城不下地不遷城從於民民不壞城不壞民從於

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

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
德化耳故曰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

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

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取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

臣自歸于商。知桀之必亡也。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

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

箕子遜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案尸子曰棄
 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嫜也息小兒也與此意同
 姐己爲政賞罰無方方不用法式殺

三不辜。割比干之心折材土之股剝孕婦而觀其胞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豐

也。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死焉○屠黍說苑權謀篇作屠餘

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先亡。

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爲威公威公桓公之孫也○謝云敬王五傳爲考王人表作考哲此誤考烈西周威公爲桓公之子非孫也

對曰晉先亡威公

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

不當曰是何能爲

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爲也○說施作多不當曰是何能然

又示以人事多不

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

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

屠黍屠周三年也

威公又見

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

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

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

切靡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晝日○康切倚淮南齊俗訓作切踰注踰足也說施同

樂歌謠好悲

康樂也安淫酒之樂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康樂上說施有淫二字

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

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

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時田邑而禮

之

二人賢者也○義得史麟趙駢以爲諫臣○說

去苛令三十九物

告屠黍對曰其尙終君之身乎

其尙尙也○舊本君下衍字字今從黃氏日抄所引去之說施亦無

臣聞之國之

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

極國之亡也○說

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

次遺字舊校云一作子

威公薨辟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一二

下指置地中謂之碑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饗餐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廣雅

更讀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說施作莫之必，則言盡矣。下疊字，愛字上皆有必字。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無幸，舊本作無辜，誤。今從本生篇改正。說施亦作毋幸。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更，猶其也。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棄民於燕，不能自衛而聚破亡，故曰造其所以亡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上，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爲賢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故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無亡國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封建○此疑比。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

慎一日以終其世。段世爲世。○變是段身爲世。賢主時以其亡其亡爲憂也。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

視尙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

右視尙盡賢於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不如吾者。舊本作吾不如者。

諫今從意林改正。大戴會子制言中盧注亦作不如我者。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已故曰無益我者也。惟賢

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

上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子既廢。○天子舊本作天下。說此段與前諸篇篇同。彼云而天子已絕。

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刻。刻。不得休息。

而倭進。倭。諸者進。而升用也。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之世。故曰當之。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

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說見諸文。篇虛云。說文

茲黑也。引泰秋傳曰。何故使吾永歲。今左傳作。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

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諸衆齊民。不待知

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

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爲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爲

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爲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累。新序節士篇。作累。即史記所云在縲紲中也。晏子曰。謹。遂

解左轡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

曰。累未嘗得交也。○舊校云。交一作友。今免于於患。吾於子猶未邪。○舊本下復有一也字。古也

荀以代音而傳寫遂誤入正文今去也。留邪蓋以便讀者使不致惑耳。

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請絕也。

○案史記晏子傳載石父之言云。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

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覆固。不如在縲紲之中。如此則所以絕之愈方明。晏

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

○晏子雖上篇作意新序同。

嬰聞察實

者。不置聲。

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

觀行者不識辭。

欲觀人之至行。不識刺之以辭。

嬰可以辭而無棄

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棄也。

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

晏子遂以爲客。

客。俗人有功敬。

則德。德則驕。

今晏子功。免人於厄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

之道也。

○晏子新序令功俱作全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

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蓋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

客有言之

於鄭子陽者。

子陽鄭相也。一曰鄭君。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

○舊本列禦寇上衛一字。案列子說符。莊子讓王俱無子字。新序作子列子。

圖

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

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

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

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

○舊校云笑一作歎。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

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

○有下罪字。衛有與又同。莊子作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列子同。

此吾所以不受

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

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長誅。因國人逐狗之亂而殺子陽也。

受人之養而不死其

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

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

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貪觀其所取此之謂也○遠疑達字之誤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瞋則與不見同。同一目也○謂其所以為照所以

為瞋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瞋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瞋者目無由接也。接見無由接而言見

詭說。詭說妄之誣億不詳審也○舊本詭作詭段云當作詭說文勢謬言也從言亡聲正如亡無荒蕪。用故可諷。詭又惠氏於左氏襄廿九年傳祇見說也。亦謂當為詭。智亦然。其所以

接智所以接不智同。一同智也○亦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異謂能

接遠也。智者達於明見未萌之前故曰接遠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福至而不知故曰接近所能接近而告之

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何如故曰弗能喻戎人見暴

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長大貌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

可以為之莽莽也。壤壤猶糞治之莽莽均長貌○注不明壤壤紛錯之貌史記貨殖傳天下壤壤皆為

人之故。利往此指麻之未治者戎人見其紛亂雖理言執有如此而可以成長大之端乎疑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士不能為其主無由接故

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為智。舊校云為智一作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為智。悖。悖若

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李本作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

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亡國危君也然紂所以國亡身滅不自知不智故也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

之疾病矣。病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

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有蔽藏之於心也行謂即位也亦當論其所知使君行之無有隱蔽之於中今臣將有遠行。朝可以問。言不桓公

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疏也。無令相近。○豎刀舊本作豎刁字。俗刀亦有紹音。公曰。易牙烹其子以獻寡人。快猶尚可疑邪。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於君。公又曰。

豎刀自官以近寡人。宮割陰。為奄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

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魂。下人病也。猶

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髓腦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作苛病。本也。觀下文守其

本之言。似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感也。公又曰。

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

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

盡之乎。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

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令矯為不通人之命。○注矯公二字。當在令命之下。蓋先以命釋令也。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

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飲食與公。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

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此十三字疑衍文。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

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無使得。飲食也。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二十五家。也。四十社凡千家以

降歸于衛公慟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蒙冒也袂衣袖也以衣覆面而絕壽宮喪堂也蟲流出於戶上蓋以

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不欲人見故掩以楊門之扇也三月不葬○史記齊世家正義引作二月不殯此不卒

聽管仲之言也○舊校云言一作敗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經無由接見也○疑見無由

接固卻其忠信接知也卻不用○案固與故通用劉本作見字屬上句非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貴謂豎刀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屠方之屬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極意林作及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

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精不能見矣精微妙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困范蠡

流乎江仕越王勾踐滅吳雪會稽之恥功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孫云范蠡子胥以此流

意少伯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不知所終傳聞異辭遂有流江之說歟盧云案賈誼書耳埤篇建寧

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潭本與流江之說頗相似疑當時相傳有此言也昔秦繆公與師以襲鄭不鳴鐘鼓蹇叔諫曰

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

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去之能疾也今行數千里又

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不能以克故曰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

勿輕易也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

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案左氏蹇叔之子與師則必三

傳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遇師必於穀穀是也女死不於上南方之

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

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

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今

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蒙

甲東兵。○契仲子云左傳僖卅三年正義引作蹇甲東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約服回建。左不軾。而

右之。約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約服。回建者。兵車四乘也。左君位也。君不載而車右之不軾。○約服即左傳

以下字亦多訛。疑疑右之超乘者。五百乘本連下爲句。高氏諫分之時。秦伯不自行。亦不當言。超乘者五

百乘。○左傳作三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多而寡禮。○注巨驅之巨當從左傳。距躍曲

踊之距車中如何。跳踊左傳所載左右免胄。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淮南人開將

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

矯鄭伯之命以勞之。○禮經君命曰矯。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

與士卒竊爲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

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

也。術也。視也。於東邊候暗之道。○使視也。暗晉國也。○案李魯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此作

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舊校云陷。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

校一作暗。注亦同六字。

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威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

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驪。

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

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爲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

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彊。強也。○舊本注又有一作若是而。弱。擊不可大彊。十一字乃校者之辭。臣請擊之。

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

公聞之。素服廟臨。哭也。以說於衆曰。天不爲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

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殽之敗也。故曰智不至也。智不至。則

不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遷師必於殽。繆公不信也。師之○正文舊本作智。至蹇語。當承上文。今增正。言之不信。師之不信也。從此生。蹇叔言信舊多作而言不可不信。今從朱本改注。末句說當云。從不信蹇叔言生也。○首句故不至之爲害大矣。師敗害大也。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

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也。

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麋裘而韞。投之無戾。韞而

麋裘。投之無戾。孔子衣麋裘投裘也。劉字與尤同。言投裘孔子無罪尤也。○蓋魯人名孔叢子。作麋裘。麋。同。韞。字。舊說。麋裘當作韞。與帶。戴。故字。同。孔叢子。陳士義。當正作韞。用

麋裘。投之無戾。

用

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

固難踰也。踰也。○盧云。踰。當本是。喻字。言大智之用。固不能使人易曉也。往就說文。爲釋非是。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施。都鄙有

服。封界也。○盧云。服。當本是。喻字。言大智之用。固不能使人易曉也。往就說文。爲釋非是。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

貯之。○左氏襄卅年傳。貯作諸。同。盧云。案。周禮。盧人。往諸。諸。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諸。梁仲子云。一切經音義。四分律第四十一引傳。亦作貯。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

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殖。長也。我有子

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

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訛仲尼子產之時。二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

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必無所能爲也。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有爲也。雖施二人罪。謂於民意亦可。○往施舊作此。訛案王

肅注。家語正論。解施生施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於民意亦可。○往施舊作此。訛案王柱預注。昭十四年左氏傳。亦云。施行罪也。今改正。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

爲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夫開

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歸子產孔子無用之爲事也。乃賢主所以爲事也。諱之

無治也。又賢主能聽之故。曰。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爲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報。白也。有

貴功之色。○舊校云。貴一作責。盧云。疑是。貴功。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

之主。書舉兩篋以進。○秦策作一篋。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說將軍還

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

矣。○論士。士也。殆。危也。幾。近也。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致取以爲己功。一方寸之書。則亡矣。何

乃二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爲。而不可與

莫爲。夫唯賢主能無爲耳。中庸之主。凡舉無易之事。易一作爲。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不能無爲。故不可與爲無爲也。

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爲哉。皆壹於爲。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

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立功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句踐破吳於五。網故曰能報其讎也。

小弱皆壹於爲。而猶若此。又況於以疆大乎。湯武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夫差爲之前馬故稱小弱。魏襄王與

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之子也。祝願也。史起興而對曰。羣

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者得志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伊尹之志。則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

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

而西門豹勿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伯子

云史記何集書西門豹引漳水。魏鄴後漢書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蘇田水。經獨漳水往亦云。豹引漳以溉鄴。臣氏所言不足據。漢書肅宗志乃錄仍之。左太仲魏都賦云。西門統其前史起。繼其後斯得其實。

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

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

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也。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

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

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

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鄒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甬終古斥鹵。生之稻粱。○案漢書地理志民歌之曰鄒有賢令今爲史公決漳水今灌鄴甬于古馬鹵今生稻粱數字不同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案無所用下似脫一賢字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諠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陶陶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猶與故陶陶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陶陶也。止善。賢主以之陶陶也。立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爲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傳襄王五年正義引此書云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與今本異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

有水曰谿無水曰谿

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

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

○孫臏兩可。不文倒據李善注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作不可爲是

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

○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

猶尙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

○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勤心圖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

○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者在尙書歸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梁伯子以諸書皆言管蔡是周公弟唯孟荀及史記以管叔爲周公兄此又言蔡叔爲周公兄益不可信全謝山以皇聰之會將長蔡於衛

不聞長蔡於魯。安得如此。往所言乎。

○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細微也○察其秋毫則大物

○不過矣○過失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

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於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止，善此之謂也。○止魯舊本誤作亡。義今據淮南齊俗訓本文改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勸德比之謂也。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

○梁伯子云：卑梁是吳邊邑。史記十二侯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傳皆同。楚邊邑乃鍾離也。比與吳世家所載皆誤。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

公卑梁大夫也。楚僑繆王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反更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吳楚以此大隆，格調也。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

公子光夷昧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皆在。楚戰故吳獲之。夏，姓；齧，名。陳大夫○案雞父之戰，獲陳夏齧在魯昭廿三年。吳太子終棄敗楚將師，獲潘子臣、小帷子在定六年。比諱合為一。釋文云：帷子又作帷羣。經音辨人也。音注。又反伐郢。又復也。郢，楚國都也。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盧云：案左氏昭廿三年傳云：楚太子建之母在焉。召吳人而辱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與雞父之戰同一年事。

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

○黃康發云：觀此所引，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二年。時曰：然則楚楚也。主魯也。

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

魯宣二年。時曰：然則楚楚也。主魯也。

命于趙倫宋言受命

宋華元率師應之大

大較宋邑今陳

羊斟御明日將戰

華元殺羊斟士卒樹不與焉

與及

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

之事殺今日之事我爲制

今日之事爲制也○陳氏謂華春秋內傳改正云左

遂驅入於鄭師

宋師敗績華元虜

爲鄭

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

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

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

故凡戰必悉熟備備知

彼知己然後可也

古之良將人遇之卑辭輪之於川與士卒從下流飲之示不自獨享其味也華元李

往文選張景陽七命引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饌殺河令蒙總疏而飲之夫一簞之饌

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若以滋味及之也或以爲楚莊王事獨享宋邦又本作獨周形近而說今改正

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

介甲也作小簞著雞頭也○案淮南人聞

金距以刺鐵作鐵

季氏爲之

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

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

平子名憲如韓子純

之子也侵郈氏宮以益己宅

○惟

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

郈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爲氏

惠伯華禮記檀弓上注作惠伯登正義引世本作華字形近

日帝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

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

魯大祭也襄公昭公之父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

漢刊誤補遺曰人當作八每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略晉以女樂二八若四人向不成樂就二人乎盧云案秦還

戎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傳野引家語作二八知此二人斷然字誤魯自隱公初用六羽當有六

八季氏大夫本有八今又取公之四佾以往故

公正有二八觀高氏注亦本不誤乃轉寫之失也

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

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

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

家爲一。邱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魯邑。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辯別義宜。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同惡昭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遠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爲遠也

察微

七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開東人也。墨子之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開也。○說苑雜言篇作邪。射子古謝射焉。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說苑唐姑無果字。舊校云親一作親。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強也。少主。惠王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悖。諛也。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秦史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衰。肌膚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皆衰也。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劍。威王楚懷王之父也。釐。楚人也。有中謝佐劍者。爲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

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

中謝官名也。在王制法創也。○樂仲子云楚宮有中謝士見韓非十過篇此作中謝亦通用。盧云史記隱微傳後漢彭舉中謝對楚王云云索

隱云中謝蓋謂侍御之官則知楚之官實有中謝與此正同。

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人也。一言而令威王

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

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曰而惡壅。

御登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案淮南兵略訓鵲冠子世兵篇俱作水激則得矢。激則遠。史記買不同但近所行陸佃注鵲冠子本亦作旱。小司馬又云說文旱與得同音則亦可通用也。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

先有度也。度法也。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

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

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爲也。○注頗難通。疑宥與園同。謂有所拘礙而識不廣也。以下文觀之。猶言蔽耳。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

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

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

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

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

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天身也。○則能舊本作則能。今案文義改。

去宥

入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

卷第十六 先嚴覽第四

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也不然者而然之也不是者而是之也不非者而非之也故曰然說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

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悖

云左氏莊十一年傳云禹錫罪己其興也悖焉杜注云悖惑貌釋文云悖一作勑此當以治之所悖為句不當訓惑疑是惑字之訛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

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

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使人從不肖所為善而從邪辟。使人從邪辟自謂

所謂可從悖逆也。可者乃從悖逆之道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

可悖逆。不肖者賢之邪辟者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亡立至無所復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

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湣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為宣王湣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士不能知其所以行從謂之士也故尹文

問其故。問所以為士之故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

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公玉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湣王臣其讎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讎也然二人卒讎之湣王無道齒殺之

而禮其節遷之於東廟終日以自讎者也○梁仲子云卓齒齊策作渚齒顏師古注人表渚音女教反字或作卓梁伯子云渚夫論作渚齒史記田單傳徐廣作渚齒注東廟後行論篇注亦同國策作廟梁

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

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

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一作矣尹文曰。王得

若人。何以為臣乎。舊校云有一作用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

中。舊校云有一作用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

辱也。

○大夫段
衛大字

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

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

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

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

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

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

言不怨也。意者未至然乎？王言意以爲未至如是。○此注各本脫幸本有。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

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之

令也。○幸本無之字。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

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

殘身危，走而之數。數，齊邑也。如衛也。齊僭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以老

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奉義以霸管子，而威之不

義之人無管子之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勞 不二 執一

一日。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姦偽邪辟之塗

可以息。息滅也。惡氣苛疾無自至。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

身治則國治故曰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作為也。遲徐也。遲用其力而不勤也。分地則速。

無所匿遲也。分地獨也。速疾也。獲緯稽則入己分而有之名。自欲得疾成無隱匿無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

其邪矣。邪私也。不欲君知故蔽之也。主無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臨之令臣自欲容私故君無所避其負也。凡爲善難。任

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

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爲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舊校云人官一作人臣。必

多所不及矣。言力不隨也好自治人臣之所官事亦如之。夫人主亦有車。居無去車。去猶釋也。去讀去聲之去。○案居字舊在車字上係誤似。

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諛賊巧倖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容也。

堅窮廉直。堅剛也。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畢盡。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

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之易也。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

自以。詔亦教以用也。若此。則百官惛擾。惛動擾亂。○惛王當作惛。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政在

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

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莽曰：大失其正，多其也。以爲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莽復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

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放悖也。夫名多不當

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

而愈塞也。名虛實稱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慎也。故曰：不可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欲治，猶惡惡而居下也。故曰：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

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無壅塞。故曰：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

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厲王周宣王

宣王之子，先幽厲偶文耳。殺說不辜曰厲，壅遏不達曰幽，皆惡說也。○壅遏，遠周書，壅斷也。明九並作壅遏。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

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不得也。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

官衆有司也。萬物○舊校云：一作邪。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

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愧。以用○舊校云：通一作過。又本說作說，今案過說皆非。也。愧音瞞。又音懣。王篇：懣也。莊子：大宗師釋文：懣忘也。譽

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贊也。用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以汙穢之德。隨潔白之際，里諺所謂牛頭而費馬。應此理之謂也。任以

公法，而處以貪枉。與上賣馬贈義同。用以勇敢，而墮以罷怯。將行罷怯，以充勇敢之用。故苛窮之似羣本蛇狀之類，被羅處之，亂美

玉非猗頓不能別也。閭主之於名賢，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蹇蔽二世，以鹿爲馬，此之類也。○蔡燕博物志作羣燕。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

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

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顧，反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邪。此牛名馬之類也。故至治之

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主猶勝也。〇是生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知而不爲。雖知之不與。不自專獨爲教詔。不自矜伐。成而不

處。處居也。老子曰。功成而弗居。此之謂也。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無肩爲使。止者不爲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若此人者。王公不能屈。何肩爲人之使令者乎。清靜以公。公。正神通乎

六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上下也。海外。四海之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行此之謂定。性於

大猷。性命也。大猷。激猶大寶也。命之曰無有。無有形也。道無形。無形言得道也。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得道忘人。無所慮。慮故忘人也。而人慕之。此乃所以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亦在其人。人不能使人。人知

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德也。亦在其人。人不能使人。人知之也。故曰天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曰不幾也。靜安也。幾即今人所謂機警也。此與聖人言不逆。詐不德。不信先覺。乃實意相似。往似非也。大明不小事。假

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大明者。垂拱無爲而化流行。不治小事也。假攝若周公魯歷勤理成致之也。夫其不能下缺。也。字。今依注補。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假攝者。務濟國事。事濟歸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

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妙微也。若此。則能順其天

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平。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

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以自始。自從。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

則矣

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閉。○二語見文子上。仁篇淮南主術訓。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准法正直。○准說文。本作準。从水。隼聲。而諸子書多當作准。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今姑仍舊本。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寧安。正主。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因人之知以知之。○故曰者。老子德經之言。下二語亦是。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恃己。明不能察。德遠故知少也。故博聞之人。疆識之士。關矣。關。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傷敗。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以爲也。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故曰。所以出之。不爲而有所成。與爲無異。故曰。所以爲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召。致也。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反。還。夏熱之下。化而爲寒。寒。暑更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而物自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說與昊天同。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在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狂。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於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待臣匡正。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

有識則有不備矣。

物不可悉識備識其物則爲不備也。〇注則爲朱本作則反有。

有事則有不恢矣。

恢亦備也。

不備不恢。此

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

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

故曰數官然後成。

夫

國豈特爲車哉。

特

但衆智衆能之所持也。

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

方道也。

夫一

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

一者道也。

唯有道者能之。

魯鄙人遺宋元王問。

鄙人小人也。

能解之也。

能不解者也。

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問。

人莫之能解。

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

〇韓非外儲說左上云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淮南人間訓注云宋大夫。

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可解也。

固不可解也。

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

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

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

是巧於我。

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

鄭大師文終曰。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

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

微射其獸走與矢會故中之也。

故思慮

自心傷也。

起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

智差自亡也。

差通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傷亡也。

奮能自殞。

奮能也。夏桀殞其能以肆無道自取。

其所以有處自狂也。

故至神道遙倏忽。而不見其容。

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以從。

離世別羣。而無不同。

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

孤寡人君之謫稱也。能自障壅名譽者不可防障。

此

則姦邪之情得。

得也。

而險陂譖謬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

無從自入。

凡姦邪險

陂之人必有因也。

何因哉。因主之爲。

因猶謂也。

人主好以己爲。

己所好清所然則爲也。

則守職

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

阿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長。而

則主無以責之。

則人主日長。

而

則

則

則

人臣曰得。得其詞主之志也。

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會之爲卑。卑之爲會。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傳曰爲夏車。正封于薛。

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後君稷官也。烈山氏子曰。柱能植百穀。號稷。以爲稷。○案柱。後鳥跡以造文章。

后稷作稼。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敬。棄而以柱當之。

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敬。棄而以柱當之。

鯀作城。鯀禹父也。築作城郭。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然而非主道者。主一作至。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疆。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也。人無虧闕也。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長。人主以好暴示能。以能暴示衆。○舊校云。暴一作爲。今案爲字是也。在暴。示乃表暴之意。若作能。爲威嚴解。正文與注並窒礙。

以好唱自奮。奮。奮。人臣以不爭持位。孝經云。臣不可以不爭。於以聽從取容。阿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有大臣。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爲代有司。爲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不爭取容定業也。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臣。故不定也。

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不可。不可。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舉。舉。勢使之也。言其人不處不正。苟取容。言。志意傾邪。故曰。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於靜。藉。藉也。靜無聲。乃目之見也。藉於昭。昭。昭也。非明目無所見。故藉明以見物。心之知也。藉於理。去物斷義。非理不決。故藉於理以決物。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耳目心。不見其正。故曰。廢。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亂擾。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

知曷知。雖知就利避害不知仁義與就利避害之本也去其本而求之於未故曰雖知曷知其聞見之義亦然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

至也。馳騁田獵也田獵禽獸亡國之主所樂及脩其本者弗爲也故曰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言不知其君不信脩

治安國之本無骨者不可令知冰。亡國之主不知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之蟲春生秋死不知冬寒之有冰雪有士之君能察此言

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爲可。理韓

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也晉宣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

釐侯景侯子也○梁伯子云史記韓世家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子莊子生康子徐廣謂史記多無簡子莊子人

表亦全無○釐侯子見左傳及史晉趙世家惟莊子無攷今史記據世本謬似未見此也昭釐侯史作昭侯乃釐侯

子非景侯子也昭釐侯令官更之。以豕小使官更易大者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

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聽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聰舊本作聰說今案何以知

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

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在用以

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

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廣十里之間。而耳不

能聞。惟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敵之官。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

以意林南撫多顯。南極之國○西服壽靡。西極之國靡亦作麻○大荒西經

作而欲北懷儋耳。北極之國○大荒西經

經作國耳若之何哉。何以得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

固無一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賢愈得知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二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習近習所親臣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沉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斟無粒可食故曰不嘗不嘗和羹也。前漢人篇作不糲。畫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選閒須臾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孫云。御覽八百三十八後作欲李奎。注文選陸士衡君子行作食潔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食入甑中。棄食不存。回攪而飲之。煤食。煙塵也。人猶墮也。○煤食。舊本訛作煤室。孫云。選注作煤二字。乃衍文。又墮作墜。今皆依選注。謂正。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可信。心慮妄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爲長。上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

則不爲兔。人君而好爲人官。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似兔化而爲狗也。其臣蔽之。人時禁之。

人時有止之者。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甚被讐日用。而不

藏於篋。或讐讐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職則志衰也。舉動作臣安社稷利民。

之事未必能。當是自見蒙闇也。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〇尙儀即

代臣作。走力役之事。則心倦。容成作麻。羲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〇尙儀即

後世豈有據據之辭言。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

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〇舊校云雅一作持。案荀子解蔽篇云乘杜

字之誤。杜即相土也。寒哀作御。〇寒哀即世本之韓哀。古寒韓通。哀舊本王冰作服牛。史皇

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〇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

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

故盡畢其巧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用其人得其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老

日不知乃知。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神是養神也。無狀而能化。化豈必勞形愁

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

無所風。而意不可障。大遠也。神與道合。生道乃無。精通乎鬼神。深微系妙。而莫見其

澹言獨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

濁注非無所風。而意不可障。大遠也。神與道合。生道乃無。精通乎鬼神。深微系妙。而莫見其

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尊而合謂之天子也。反本○矣。本注未有也字。黔首畢樂其

志安育其性而莫爲不成。無莫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

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也。管子復於桓公。復白。曰：墾田大邑。○趙盾大作為晉書外傳作墾田報邑。

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斂請置以爲大田甯斂甯成○占廟建同音遠即遠登降辭

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爲大行。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以勸諸侯。蚤入晏出。犯

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貴。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

楚有饑尹之官亦諒臣○外傳薪序皆無大字御覽二百
七十三無臣字梁仲子云管子小匡篇作餽叔牙爲大饗
平原廣城○城疑城
薪序作圃
車不結軌土不旋

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新序作成甫。外傳亦作威。請置以

爲大司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也。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

啟章。○管子作算無王序齊云奏說施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爲正契仲子云小匡篇作子頤爲大理子頤蓋弦章之字孫云莫非外儒說左下作弦商新序四作弦寧請置以爲大

大堯治
獄官
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

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受管子之令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肅

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黃氏曰抄引作不任己之能而以盡五子之

能。況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

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

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

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渝綖。檢解疑後○舊校云慎一
作人其事。以充其名。上事治也。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偏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不舉正道為淫學邪說謂之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本行其情不離其素。素樸也本性諸樸不離飾之以為華藻也○行其情舊作依乙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聚于度之職者不應之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功○案功字必錄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愛惡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愛惡則公正治之本也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處正有益於國者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召相與植法則也。植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曲貪得偽詐之曹遠矣。曹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為無益之事唯體是德和民而已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

也一事 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和唯

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時云。惟彼不順。自獨伸。誠自

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教也。詔多。則請者愈多矣。

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

其道固窮。國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

又將反以自多。反更多大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而不爲。

審實。官復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道。會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爲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爲實也。○自有

堯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裔也。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燭

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裔也。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燭

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韓非作中章胥己。是二人。上在登作王登。左

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易舊作見。說非晉國之

故。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謂耳任登之名。目

目之下。亦有矣。字今從韓非去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

登復假耳目哉。○舊本吾又耳而

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

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畢盡也。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

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驢。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

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驢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肖不能爲霸

王之船驢故釋之非苟遠也。任庖人鈞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

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鈞者即呂尚仇人即管夷吾僕虜即百里奚之豈非阿之取其可以爲社稷功名之道爲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

知材木矣。譬功丈而知人數矣。○說苑食貨篇作比功校而知人數矣。○舊校云故小臣呂尚

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周之興○此注饒小戶管夷吾百里奚聽。○舊校云

謀苑作任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驢遠哉。○當作豈特驢遠哉。○從說苑作唐鞅亦見

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桀辛。○說見宋用唐鞅。○從說苑作唐鞅亦見齊

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亡。○舊本無知字又其字說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

之日而欲夜之長也。○若說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當作舜禹猶若困。而況

俗主乎。○若說

知度

大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

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螻蟻金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

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察知此禍福之門也。凡冠

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遠不用象譯狄提。方二千里。周禮象筮掌蠻夷國遠近之目使

方曰狄。東北方曰蠻。國經略。謂曰。南三千五百里。內被服五帝。華夏之盛。明則不用象。譯狄提也。○注。象。下。傳。本。衍。古。字。今。則。闕。越。司。禮。作。陳。額。王。制。東。方。曰。寄。此。作。寄。未。詳。何。出。國。語。所。謂。曰。南。七。字。遠。衍。文。胡。字。亦。疑。衍。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

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

不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輕。是。也。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注。舊。本。作。在。德。之。休。明。雖。大。輕。文。有。漏。漏。今。依。傳。

○補。十二。字。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衆多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

○孫。云。李。倉。注。文。選。陸。士。衡。五。等。論。引。作。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

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種。嘉。穀。化。養。兆。民。天。下。號。之。曰。神。農。

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疆。幹。弱。枝。海上有十里之諸侯。海。上。四。海。之。上。言。遠。也。十。里。小。國。以

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爲。家。故。所。以。天。下。爲。國。故曰。

以勝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勝。費。小。故。勞。也。鄒。魯。大。故。逸。也。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行。其。威。易。也。

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加。之。於。小。國。無。大。勢。故。曰。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欲。盡。解。故。用。大。使。小。

曰。彌。易。湯。其。無。郭。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郭。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湯。武之賢。而猶藉知平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

滅。亡。以。重。使。輕。從。順。以。輕。使。重。凶。凶。從。也。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

名著乎樂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

楚王之孫也宋君病
不以告故不書於聲王圖宋十一月
宋無德楚亦無德
故曰以宋攻楚也

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
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

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

憎也。
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也陳成常懷乞之子桓也宰予字子我
注王舊本作王子說今改正闕止字子我諸子途誤以為宰予

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
相憎不可並也
故願去一也

而一作毋。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
○諸苑正諫聲
作賊簡公於廟

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

與無悔同。
悔
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

君道也。
○周鼎著象
詳見先識覽

慎勢

慎勢

七日。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
聽從也聽從衆人之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
能安寧也詩曰如彼樂室于道謀是用不懷于成此

之謂。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闕尹貴清。
闕尹闕正也名事
作道書九篇能相

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諸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
○老耽困學紀聞十引仍作老聃

子列子貴虛。壺子弟子陳駢貴齊。
陳駢齊人也
作道書二十

五篇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
○注舊

本作一十五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陽生貴己。
○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
○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作楊朱陽揚古多通

用。孫臏貴勢。
孫臏楚人為齊臣作諱八十九篇權之勢也○梁伯子
云史漢皆以孫臏為齊人此獨以為楚人當別有據

事黃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舊本無此十一字孫云李善注文選賈誼過秦
論陸士衡豪士賦序皆有今據補盧云此下疑所

脫向多引此十人必不如是而止應有斷制語後安死篇故反以相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鐘也擊金則退擊鼓則進

非一段頗似此處文又此下段亦必別有發端語而今無從考補矣

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舊校云穴一作空案空與孔同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不二

入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不同區以別也。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

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清濁獨密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一者平。正者主。軍必有將。所

以一之也。主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

執一。所以搏之也。○搏與專同說。見前舊作搏說。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

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驪馬驂馬也。在中曰驪。在邊曰驂。策。也。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一。楚王閔爲

國於詹子。詹子隱者。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身治國亂末之有也。故曰爲身。詹子爲訓治也。意林兩爲字即改作治。

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

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下。爲此四者異位同本。

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事亦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

集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近也。田辨以道術說齊王。

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

以得政。譬之若於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

幾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

不宜當。合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祖殷賢大夫。治性壽益七百餘歲。曰鵠比於我老彭。此之謂也。三代夏殷周以治性而昌。成五帝以昭

神農以鵠。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

命矣夫。吳起衛人爲楚將。又相魏。爲西河太守。商文蓋魏臣也。梁仲子云。商文史記。吳起傳作田文。與孟嘗君同姓名。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

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

不若子。若如也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此可不住又不應。在次見下。得無後人所爲乎。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

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二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

子。吳起曰。三者子言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

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此下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屬之

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臾。也與徐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

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

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魏之於武侯。故曰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

大難車裂之難。盧云。起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簞亦同。至魏國。秦策韓非難言。問田雨篇。史記蔡澤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疑撰射矣。何處不射。割唯此注。言車裂則。

非是夫吳勝於齊。吳王夫差破齊於艾陵。而不勝於越。越王句踐破吳王夫差於五湖。齊勝於宋。齊宣王伐宋而勝。○案史表。滅宋者齊僖王也。而不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下其城七十二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贏絀之化邪。

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論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也故言動欲後人

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行名德行之名也蓋虛名可以偽致願實難以詐成故以其實考責其名也○注蓋虛名可以偽致舊本多作虛辭不可以爲致今從刻本改正

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也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

孔思子思伯魚之子也行去之他也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食。而皆以

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

駭。駭擾也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爲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

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

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魏鄭初兼其國昭侯哀侯之孫也故適使封鄭之後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

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

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爲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爲

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爲

大國所憂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會爲晉公所執於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使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

一也。字今隱以爲藏後語。至者謂之則八世以序次言之。於六世也。言民自蘊粟於家與蘊之於宮何得擇失也。○注失也。似當作異也。見下注。

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齊民言不如在於民凡聽必反諸

己。審則令無不聽矣。

從駿

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

反諸己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

之而戰。

申向周人申不害之族也爲公子沓相說見公子而戰戰懼也

公子沓嘗言之

曰。申子說我而戰。爲吾相也夫。

之辭○此

我我說之也而駭懼毀之言不任爲吾相也夫不滿兩節姓皆非是公子沓爲周之相非申向相公子沓

也毀其說我而戰懼將以我爲相尊嚴之故而然歟如是與下文皆屬合今注乃言公子省以申向不任爲吾相大謬

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

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

孰諱也

公子沓無以應也。應答戰者不習。

也。不潰習見尊
者故懼而戰。

使人戰者嚴祖也。

駮奪駮駮○案

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

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

也則可

審應覽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

高宗廢王盤庚之弟
小乙之子也德義高

美殷人尊之故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在小乙之喪也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此之謂也

卿大夫恐懼患之。

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茲此古之天

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也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而授

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

創指葵以爲珪。冒以授叔虞。周禮侯執信圭七寸。故曰余以此封女。

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

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

戲不誠也。○說苑君道篇無人字是。

周公對曰。臣

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

叔虞成王之母弟也。傳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己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號唐而封太叔爲晉侯。此之謂也。

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正

荆莊王立三年。

不聽而好讒。

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旅也。謬謬言。○案縣度辭也。史記滑稽傳作書匿。

成公賈入諫。

○孫云。史記楚世家作五舉新序。雜事二作士處滑稽傳。又以爲猶。

于楚說齊威王。

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也。

○禁止也。

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讒也。

王曰。胡不設不穀矣。

設施也。何不施。

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

不鳴。是何鳥也。

○使王射不動。

王射之。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

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

覽

是鳥雖無飛。

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

○仲至也。駭驚也。

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

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

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爲墟。

○楚晉柏州。楚之子州犁奔楚。嚭自楚之吳。以爲太宰。

成公賈之讒。喻乎

荆王。而荆國以霸。

○莊王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

○發行

桓公

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

也。桓公曰。謹。日之役者有執職。而不上視者。茲論○應字無致注以貌訓。應亦難曉。發苑用樹若松。爲穴戶。樹不如何物字與節相似。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說苑作東郭垂。

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實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延引級。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

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我不言伐莒。子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也。鐘鼓之色也。默然

清靜者。衰經之色也。雖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矜嚴也。○顯然喜樂。意林作默然喜樂。舊本呂氏作善樂。

又清靜。意林作清淨。本亦多同。唯李本作靜。又應作靜。說苑字句亦開不。今不悉記。日者。臣望君子在臺上也。雖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咄而不吮。咄。開陰閉。○陰本或作吮。說苑作呼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匿。藏也。○應作隱。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

詹何。隱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向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友之。老聃。學於無爲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列子黃帝篇作有。好。經鳥者。下並同。

每居海上。○孫云。李善注文選。江文通。騷。阮步兵。詩作每朝居海上。御覽九百五十同。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

左右盡靖也。

四翅一名白宿

終日玩之而不去。弄玩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

居所○往頗僻似不若誠處
或本作古処字而傳寫訛所

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靖無至者矣。○孫云鑾注沈休文

詩淵中鴈詩作羣鴈翔而不下

勝書說周公旦曰。○詩外傳四但作客說苑指武篇作王燕生

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

則人知之徐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

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無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

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

周不能疵矣。

症病○外傳說施
皆作詠管蔡事

口噤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

知周必病○注必病
下似當有一己字

目視於無

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窺猶見同惡同

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作雪子得鎖人子貢

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

貢作子路好矣作久矣

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

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舊校云。舉一作解。故未見其

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

同合也

聖人之相知豈待言

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
楚縣也楚僭稱王守縣大夫皆稱公太

子建爲費無極所誣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晉鄭人視之勝與庶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旗俱鄭父之仇許
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期奉師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微言微言陰謀密事也

勝與庶父當作勝請庶父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

孔子曰没人能取

之人從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外海之合者易天體而失之

齊桓公之雨水名也易牙齊桓公之味臣也

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

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知言言仁義言德信仁義大行於民民欣而戴之則可用也白公弗得也弗得不從知言之言知謂則不

以言矣不欲白公以微言言言者謂之屬也謂不仁不義之言求魚者濡爭獸者趨○列子說將簞作爭

子微明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去不仁不義之言至爲無爲至德之人爲乃無爲無爲因天無爲天

之也淺智者之所爭則未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末小也白公不能蹈無爲遂行其志殺子西子期而有荆國葉

公子高率方城外擊攻白公九日而殺之按室法室可廢也齊桓公合諸侯合會衛人後至公

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

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

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

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

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

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

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小以守龜曰三塗爲祟弊

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也襄公文公之子驪也按

三塗爲祟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蘇如周請事於洛與三塗羣弘謂子客容桓非得也其伐戎乎

陸渾陸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徵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陸渾人不知

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之以其貳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歷世亡失按傳晉頃公也此文天子

襄公復妄言也○注引傳多訛今悉據傳文改正唯非祭也作非齊也誤涉昭十五年傳非祭齊也之文天子

許之。

天子周
景王

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袁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

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

晉襄公周襄王時也襄
弘乃景王愷王之大夫

春秋之末也以世推之當爲晉頃公其不得爲襄公明矣

劉康公乃敝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

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襄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爲。

精論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

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

○舊校云段
譽一作巧辭

衆口熏天。

慙慙也

賢不肖不分。以此治

國。賢主猶惑之也。

分別
或疑

又沉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爲惑。故惑。句惑

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

○昭字
當重

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

厲皆也。然有亡者國。句

無

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

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

可無辨也。

可

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矣。其亂愈矣。此爲國之禁也。爲

故辨而不當理則爲。

偽巧

知而不當理則作作爲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治

也。皆是律之宗也。

宗本

有來甚大。鄭之富人可謂貧。八拜共云云。○死與尸同。彼

世不是美云宗也也 并大甚力奠之

富人請賣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鄉

此書期賢篤扶傷與死亦是意林作有人得富者尸

富人言則其入亦多甚多以登登

折。○意林作富人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意林作必無買此者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

鄧析又荅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意林作必無人更買義必無不顧下五字疑是注夫傷忠臣者有

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

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讎辯所以革裂而死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襄弘

以此死。以世論辯反白爲黑而主不知故死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也以主不知故窮周公召公以

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此引論語不解所用意。范蠡子胥以此施。施死生存亡安危從

此生矣。此讎辯無理若鄧析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

襦袴。○舊校云一作袴下同案玉篇袴子慣切襦衣也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

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舊校云日一作因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

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

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知鄧析者無能誅○案列子力命篇亦云子產殺鄧析考左

氏定九年傳鄧顯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顯歆乃代子太叔爲政者則鄧析子產並不同時張湛注列子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

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

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尙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

顧。可以見人乎。願反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

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故古之

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

無擇。橋。橋也。齊人有道于鬻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為從也。約車十

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西為橫。以合關東。從為未

言故輟不使之也。○有以說為又以。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其有辯。不若

無辯。周鼎著僇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僇。僇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僇於

鼎。使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僇見之。則自齧。其指不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注前說是也。淮南本經訓道應訓皆有此語。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

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

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雄。地名。秦趙相與約。名錫會。

也。約盟也。○空雄。前聽言篇作。空雄此疑本是空雄。寫者誤耳。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

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

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

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也。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

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

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談議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二牙甚辯。公孫龍

謂士也。相易也。龍言藏之三牙。猶其也。若乘台馬。蔡不得度。謂因言馬。白非白馬。此之類也。故曰甚難也。○
謝云。藏三耳見。子公恐龍篇耳字繁。文三耳。故傳為致誤。意欲殺去字。通用謂字也。此作藏。尤誤。應云作
三耳。是也。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為三耳。但此下又言馬齒。則此書似是作三
牙。又案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應出關。此虛言。難以奉實也。今此注意。又相反非也。孔穿不
應。少選辭而出。少選明日。孔穿朝。朝見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
甚難。昔昨日也。其辯難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願得有閭
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不知君將
從易而是者乎。○舊者乎。上有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
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奪也。○孔叢子有其人理勝荆柱國莊伯。○莊國官名。若令其父
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捐人
取冠。進上閭馬齒。閭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
取去其二少。而均故易。○正文與注皆難曉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折言
似當。○宋有燈子者。亡緇衣。求之塗。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
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燈子曰。子不如
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
得哉。○得。得也。燈子續認路婦緇衣。計其禪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
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唐王也。言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
不善。善者故為不畏。○揚依注。荀子。解蔽篇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

不啻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

若無對。戰令宋王嘗與不啻皆罪之以立威王。是以殺唐鞅故曰唐鞅之對不若無對。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

民人。舊校云一作夏人。民人皆善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爲惠王相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

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之後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

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乎輿謗，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

輿謗或作邪謗。前人倡後人和。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舉大木國亦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衆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

淫辭

淫辭

大曰：「察士以爲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難窮，其爲禍福

猶未可知也。」猶禽也。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爲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爲禍

矣。或誤。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

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傳授。惠子辭。謝不。王又固請曰：「寡人莫

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

人也。」聽從。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

猶尙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

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辭也，是欲惠子之爲

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爲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郢。郢邑名也。自拘於郢。將服於齊也。齊威王幾弗受。威王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幾危危不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難。於魏境內也。凡自行不可以幸爲必誠。言惠王幸享傳國之子惠子幸。享以不受之名以爲必誠也。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

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蠶食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蝗。今荊州謂蝗爲螟。以陳仲子爲孟子弟子。此以匡章爲孟子弟子。均妄說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甚於蝗螟。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公謂匡章。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

乎城下。或操表撥以善睇望。若施者其操表撥者也。施惠子名也。表撥。量度。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而能。公何事比施於蝗螟乎。惠子之治魏爲本。其治

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爲土地之故。麋糶其民而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乃大術之愚。爲天下笑。得舉其諱。天下人笑之得。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顯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更著其名。名仲父之名也。

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路。罷。疲也。○路。與露同。國家空虛。府藏竭也。天下之兵四至。鄲之

兵從四方
來至也
罪庶誹謗

諸侯不譽。皆道其惡也。

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言惠

子之法善而不可行又爲惠王說舉
宜也嘗謝負於翟璜而從其謀社稷
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

乃存也○注嘗疑是當未也字
名靈散出以賂鄰國也土地爲
四方所侵削故曰魏國從此衰

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

書

聽於魏也。

言惠子之言獨見
聽用於魏者幸也

以賊天下爲實。以治之爲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匡章

不之非惠子
亦可也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以彊力也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

主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

徐行

豎子操蕉火而鉅新

婦曰蕉火大鉅。

○蕉薪
樵也

入於門。門中有斂陷。

歛讀曰脅○歛從欠呼鑑切疑卽坎習注不可
曉舊校云陷一作搗槩仲子疑歛爲歠字之誤

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

家氏婦氏○此與衛策
歲寵徒白之事相似

然而有大

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尙新。

見遇

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惺

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

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行

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尙新其說我有

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爲爲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

著

而丘鐘色也氣
大鼎不宜烹小

則焦而不熟

焦燥 肺熱

然而視之螭焉美無所可用

字無攷疑是靖與僞靖皆同

惠子。

似此鼎好而不可用

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二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餌。

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飢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螭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爲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爲笑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

也燕王增之
偃止也

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典爲也王

曰。何故。公孫龍曰。曰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爲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隨之相國也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是曰。今王與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

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與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爲從矣。魏令孟卬割絳潞安邑之地以與秦王。○孟卬乃孟卯之誤。淮南子注云。孟卯齊人。戰國策作芒卯。案魏懷芒卯。謂秦王曰。王有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之今此云。割絳潞安邑之地。潞疑卽汾之異文字。書不載。梁仲子云。安邑魏都也。秦何賴其國都。以與人。此殊不可信。王喜令起賈爲孟卬求司徒於魏王。○起賈疑卽須賈。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減爲司徒。無用卬。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起賈起賈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減爲司徒。無用公。公謂孟卬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爲司徒。孟卬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減。無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潞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言王使負牛持絳潞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卬之下者。舊校云。乃一作之。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卬如身。王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令臣責。令秦責臣卬雖賢。固能乎。言不能也。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爲有益也。今割國之鎡錘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鎡錘。兩也。謂分絳潞安邑而得大官司徒也。且何地以給之。給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所欲秦亦令孟卬得其

所欲所欲可徒責以償矣。尙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

乎孟卬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許綰誕魏王誕許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爲

帝也許魏王言帝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

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

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

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秦索其下而王弗

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秦索其下而王弗

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秦索其下而王弗

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秦索其下而王弗

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秦索其下而王弗

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秦索其下而王弗

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秦索其下而王弗

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秦索其下而王弗

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秦索其下而王弗

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秦索其下而王弗

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秦索其下而王弗

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秦索其下而王弗

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秦索其下而王弗

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秦索其下而王弗

後以爲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紂乃從豐焉是豐程不得爲一地雍錄云豐在鄆
縣程在咸陽東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鄆文王墓在今西安府咸寧縣畢程疑當卽畢鄆伊尹嘗居於

庖廚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

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

得行其術也子賤孔子弟子處不齊○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家語屈節解吏
機舊本作說說今改正

皆外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

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

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勉爲一二吏歸報於君報魯曰宓子不得爲書

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

宓子吏邑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肯

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

發所愛發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

也要約最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最宓子敬諾乃得行其

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

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

小魚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處子體聖人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

之德至矣使民閭行閭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

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

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飛行於遠

宓子必行此術於重父也。夫

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

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

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精。精有精。乃通於天。

乃通於天。水

○五字疑誤衍

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沉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

之務莫若誠。

以誠說則信著之以誠治則化行之

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

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動感神化言不誠不能行其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爲欲 貴信 舉難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妄苟也。妄作苟爲不尊理義君

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所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

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益窮困益有榮名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

亡天下聞之而益貴。然而以理義斷創。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微亦非也舜有卑父之謗

斷創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奇者。非獨舜與湯也。言雖聖不能。無闕況賢者乎○莊卑父之謗見下舉難篇及淮南泥論訓。飛兔要裏。古之駿馬也。材猶有

短。飛兔要裏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駘若兔之飛因以爲名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裏字讀如曲撓之撓也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密

室不成也。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橙橙乎后之爲人也。○橙橙莊子讓子讓作橙橙釋文云音橙郭音

力貌。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戴舊本作妻說今依莊子改正

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

爲人也。居於剛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已止也又欲以其辱行

漫我。我羞之。漫行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莊子作廣於淮南齊俗訓亦同湯將伐桀。因卞

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就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

謀。○莊子作瞽光荷子成相篇作牟光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就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

何如。務光曰：「疆力忍詢。」詢辱也。莊子詢作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

夏字無克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

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

乃自投於潁水而死。以湯伐桀。故為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為貪辱也。不忍聞之。故投水而死。潁出於潁川。陽城西山中也。○梁仲子云：水經潁水注引云：下隨恥受湯讓。自

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潁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案莊子作潁水。釋文云：本又作潁水。司馬本作潁水。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

武者遂之。」遂成也。○舊校云：武一作賢。仁者居之。居處也。吾子胡不位之。○莊子請

相吾子。胡何何不位天子之位也。言己請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上天子謂桀廢殺民。非

仁也。戰伐殺民。非仁心。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

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纂。纂水名也。音

募。無伯音。疑纂之訛。莊子作盧水。司馬本作盧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下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

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也。察見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不賴也。之也。賴利也。

一日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欲於物。故不侵於利。不牽於執。執拘也。

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下隨務光。纂居亂世。皆遠引而去。或自投而死。此四人介之大者。若夫舜湯。

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

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釣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

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邑也。餘子。官氏也。與晉人戰。亡其所執戟。而得晉人之矛也。卻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心不自安。○舊校云：卻一作

退。案御覽三百五十三作退而不自快。

謂路之人曰。亡戰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戰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戰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叔無孫曰。矛非戰也。戰非矛也。亡戰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也。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尙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也。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反還也。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北走也。令此處人主之殯。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袍。縞。白也。績。纈也。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也。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殺。舊校云。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加上也。

離俗覽

一二曰。君子之自行也。舊校云。自一作爲。動必緣義。行必誠義。所行誠義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

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敢受也。罰誠當。雖赦之。

不外。不敢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舊本反作及。孫據李

錄所引改。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

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

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行去也。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

寇。爲魯定公之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舊本云一。子墨

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適子墨子弟子也。○墨子魯問篇作公食過。公上過語墨子之義。義也。越王說之。謂公

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苟誠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

子。在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七千五百家。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復白也。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

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

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

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萌民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

無用越爲之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舊校云。受一作愛。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

越。雖於中國亦可。○墨子作是我以義翟也。鉤之羅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此兩翟字訛。翟字無致。當是翟字之誤。凡人不可不熟論。秦

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

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

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

爲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遁走也。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

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臣者。

○舊本缺臣字。今據說苑立節備補諸宮舊事作則。後之爲將者。此處者將二字。若乙轉可不添臣字。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

國終爲天下撓。撓弱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之字從諸宮舊事補此。應在下句下句可無之字。乃

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梁仲子云。案此即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自伐吳卒之事。檢傳

之死。適當旋師之時。遂相傳異說。夫見可知。難軍之益。攻子囊何至自討王。亦何至忍與子玉子反同諒。殆不可信。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

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鄢岐之廣也。武王所居也。岐。萬國之順也。

從此生矣。○舊校云。生一作至。荆之爲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雲王作乾谿之

子棄疾。殺之而立。是爲平王。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典鄭人殺之。勝請令尹子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讎。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白公之亂也。○往舊本殺之作殺報讎。今改正。并補勝諱二字。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事晉而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

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志雖百世猶不可忘。故曰非獨厲一世之人臣。荆

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篇史記循吏傳皆作石奢。皆舊事與此同。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

使爲政。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珍。道有殺人者。○道舊作廷。新序同。皆誤也。今從外傳史記作道。方與下追之及反立於廷相合。石渚追之。則

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不忍行刑於父也。阿

有罪廢國法。不可。阿私也。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小斧鑕請死於王。免

終身忠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也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舊校云君令一作令史案渚宮舊事作令吏捨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爲天下及國。焉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勸也不

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

矣。太華之高。西岳也會稽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障防也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

當矣。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故古之王者。德週乎天地。週澹乎四海。澹之也○注疑未是闔本作涇

也亦是妄改或同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思不減。減廬也○思舊作惡校云惡一作思今從

舊校改誠之訓虛素以公。○素實也惡其實以奉公王之實也○注惡疑當作虛王疑當作正小民皆之。皆公己也○己亦疑是正之誤其之敵

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得猶知也此之謂

順情。情性也順其天性也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前名明於後世說通而化奮。利

行乎天下。利民之化行滿天下而民不識。識知也堯時民不知堯德以季世親之則親也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

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

年。而三苗服。○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行德作修德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

爲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懸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注之險也疑是皆險地

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

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

作樂金鐘在後故曰先德後武

舜其猶此乎。

○舊校云此一作上其臧武通

於周矣。晉獻公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

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

姜氏申生母也膳昨之也○注之字疑衍

麗姬易之。易猶毒也○梁仲子疑是易以毒也注本改作置也義不足

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

膳故曰所由遠姬施鴆于餽

裏毒于肉故先使人嘗之

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肖自釋。

○案傳云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

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孫宣

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

共公名襄昭公之子○此與崔

南人聞訓同黃氏曰抄云恐無

此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站父桓公御說之子

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

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

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王慢焉。

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嬰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

不殺對曰子安玉鼎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汲及

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洽兵過于中原其誰君三

舍若不獲命其左執轡頭右屬靈輿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

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以楚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

天必有大咎乃從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爲慢之也○注本左傳雖然下則字衍廉而儉儉作廣而儉無重耳二字

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

入晉納也○注當云納之晉也

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

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

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膽據錢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膽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膽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博。大也。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爲陽城君所舍。○莊子天下釋文引向秀云。墨家黜其遺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此往往非下云。我將爲鉅子於宋之田襄子。亦以名歸之。而使其弟子皆從之受學也。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也。我謂孟勝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傳授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句上當有二人。二字以猶已也。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舊本作當聽。非今改正。遂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荆。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

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義未詳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可用也

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爲楚將萬乘之

國。其爲三萬五萬尙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孫云。御覽二百七十一守國作守固。兩用之下皆有衛字。然案下文似不覺。

有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不能以危敵也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爲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無遺民不爲之用故緣亡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

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求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

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感故不爲之用也湯武因

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商鞅民之用也有故。故事也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

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

用矣。無不可用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句踐

試其民於寢宮。舊作寢宮。劉本作寢宮。案劉本。新論閔武篇正作寢宮。今從劉本。民爭入水火。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貴在火也。臨紅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貴在水也。即此事。

死者千餘矣。遠擊金而御之。御給止也。舊按云。御一作退。案新論正作退。賞罰有充

也。莫邪不爲勇者與懼者變。其邪。良劍也。不爲勇者利怯者鈍也。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

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神農炎帝。密須之民。自縛其主

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之謂也。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

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立成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後一人之身焉。

世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本始也。似管云。不可不察之本。少一不字。三代之

道無一以信爲管。管。維法。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鸕水。倒殺投棄之。鸕。仲子云。水經

淮水注引作投之鸕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鸕水。如此三者。雖造父之所以

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無益於不。知御之道。人主之不

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爲之用。亡國之主。

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

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也。惡

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

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

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注：輕節，節也。或是節其力也。欲走不得，故致千

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所用而不可得。若求也。若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

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七尺曰仞。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隤

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好。有隤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厲王名胡，諡法殺戮不辜曰厲。周夷王之子宣王之父。有隤而衆，

故旒于薳，禍及子孫。旒，放也。薳，地名。今河東永安是也。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微，無也。虎，臣宣王時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微

我疆土。此之謂也。○趙云：此往大穆周本紀云：厲王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得免，是爲宣王。是也。虎，臣宣王似當作虎。宣王臣。今世之人主多欲衆

之。○似當作多欲民衆。而不知善，此多其隤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其位。○注：位當作衆下同。有必緣其心，愛

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形體也。不可謂有天下之位也。舜布衣而有天

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由此多其隤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熟，猶知

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見也。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

以導之。尊猶先也。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

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

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敵之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其人事審

也。其所施行皆可爲人法式，故曰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韓詩外傳：十新序雜事五，俱作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

亡者何也。

武侯文侯之子也樂半伐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也

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

驟戰也

武侯曰。驟戰而

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

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怨則極

慮。極其巧欺不臣之慮

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此夫差之所以自取於干陰也

自到於干陰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一作御下同左右旋中規。東野姓莊公曰。善。

以為造父不過也。

通猶勝也

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也

顏闔入見。見焉

莊公曰。子遇

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

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此觀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安矣若實顏闔莊公為安矣由此觀

之咸陽市門之金而得載而歸也○梁伯子云東野稷事此本於莊子達生篇釋文曰李云魯莊公或云顏闔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衛莊公余攷莊子人聞世言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讓王言魯君致師顏闔李云魯哀公亦見本書貴生篇又莊子列禦寇篇言魯哀公問顏闔則此為衛莊公是也而荀子哀公篇韓詩外傳二游序雖事五家語顏回篇皆云魯定公問顏回東野之御蓋傳聞異辭耳高氏未加詳考誤以為魯莊公警曰子妄說思載咸陽市門之金而歸何其陋也又荀子新序人表家語稷字並作畢

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

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蓋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

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此注非是猶求其馬即下所云極是也

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

教而過不識。通責

數為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

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說其危者而罪之也

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

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此二句疑當作則難以為繼矣

則上又從而罪之。罪其

為是以罪召罪。召致也。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

○舊校云：一作准。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殺禁而不禁，為不行也。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舊校云：一作用案。

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適宜也。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廌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日鄭相也。好嚴極於罪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遂殺之。因國人有逐獬廌之說，而殺子陽極於刑之故也。

鼎有竊。○舊校云：一作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未聞。

適威

大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雖有賢君不能得用之也。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

也，與為與隸同。與衆也。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同等也。其視為彭祖也，

與為殤子同。彭祖，殷賢大夫也。壽七百餘歲。九歲以下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

也，誠無欲，則是二者不足以勸。勸樂也。與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

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二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

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亂猶難也。○錢詹事云：扶木，即扶木，古音扶如福。擊轉為疑，漢書天文志案為扶。鄭氏云：扶當為福。犯白刃，冒

流矢，趣水火。○舊校云：一作赴。不敢卻也。御猶止也。晨瘠與務耕疾庸。瘠，古耕字。○案上既云務耕疾庸，則瘠必非耕字。又

似為下句。關疑可也。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

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

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

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與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

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一同三王不能革。

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天身也樂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

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

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

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

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

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炙雞狗所

欲之故國爭之。往雨之字皆衍。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

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

民爭爲不義也。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

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

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之。今河內懷縣北原城是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下降。傳廿五年左氏傳淮南道應訓俱作三

日韓非外儲說左上作十日新序雜事四作五日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

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爲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韓非不合。與士則必得原然

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

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爲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同書逸書也。滿猶成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也。他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陰陽皆不交故不成歲也。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在木曰實。在地曰蔭。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遂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乎於也。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也。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親比也。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真正也。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

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應也。齊桓公伐魯。

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梁仲子云。關內侯。秦爵也。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然則齊安得有關內侯乎。管子大臣篇載此事。云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據此。疑侯守衍虛云。案曹沫事出於戰國之人。所撰造事。既不實。辭亦鄙。不經但以耳目所見施之上世。而不知其有不合也。

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曹翽左傳作曹翽。公。卒國策史記並作曹沫。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梁仲子云。往非也。左氏昭廿一年傳。子皮承宣僂以劍哀十六年。傳承之以劍。杜云。拔劍指其喉。蓋曹翽以劍自向。故下云。戮於君前。卽以頸血。前卽以頸血。衣之意。

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翽拔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恃却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御覽四百三十。作人將却君而不知。不可謂智。此不盟君三字。職。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

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請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歸。

而桓公不怒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

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

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入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

物事難全也

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

再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

傷毀也

由此觀之物豈可

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

○梁仲子云此即以衆人望人之意

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

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

飾說曰勸勸正也

故任天地而有餘

德饒也

不肯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瞻難瞻則失

親難瞻則恐恐期難故失所親也○梁仲子云瞻疑當作瞻

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

苟且不從禮義也

故天下之

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

之玉必有瑕璣

○管子水地篇云夫玉瑕璣皆見精也往云瑕璣玉病也今此加玉瑕乃俗作字書不載

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

舊本全上衍

故擇務而貴取一也

分

季孫氏却公室孔子欲諭術則見外

季孫氏

文子子也却魯公室政事而自專之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外○舊校云論一作論察往誤當云桓子季平子也末疑有文脫似當云孔子欲以道術諭之而慮見遠外也

武子季

說孔子受其養而季氏便之

○注非也受

魯國以譽

譽毀也毀孔子也

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

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

螭龍之別也

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

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懼追逃者趨趨走也魏文侯弟

曰季成友曰翟璜。○亦作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乃季克也季充對

曰君欲置相。立置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孰誰文侯曰善以王孫

苟端爲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爲賢季成進之。○爲不肖舊本作而不肖故相季

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

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充

之對文侯也亦過。過長也論語曰過猶不及言俱不得其適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

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

也白圭周人問文侯功何以不及五伯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

桓公也下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下擇也成季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

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隸亦遠矣且師友也

者公可也感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

士羽翼之也。羽翼佐之○舊本脫翼字今據李善注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補寧戚欲千齊桓

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將也○注非是與下辟任車不可通淮南道應訓注云在載也詩曰我任

我輩此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從者甚衆

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歌頌也其詩曰頌風頌風無食我黍三歲

士愛得我所頌風頌風無食我黍三歲實矣莫我肩得遊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愛得我直頌風頌風無食

我前三歲實矣莫我肩得遊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誰之永號者是也○孫云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

寧威飯牛於康衛舉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寧威飯牛康衛舉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顧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鼠之說盧云案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寧威疾舉其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舜彈短布單衣適至軒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經魚長尺半鱗布單衣裁至軒席朝飯牛至夜半黃憤上坂且休息吾將拾俸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噓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令厲石班上有松柏清且蘭盛布衣令經緯時不遇令堯舜主牛令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嘗與爾適楚國三歌真屬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仁和陳銅備云疾商歌殆

也。○新序五 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請所置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寧

威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治桓公大說。將任之。用

也。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而

與如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矣。

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

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新序作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待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衛扞也。肌膚不足以扞寒暑。扞禦也。筋骨不

足以從利辟害。從隨也。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禁止也。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

狡蟲。狡蟲蟲之狡害者也。寒暑燥溼弗能害。古人知為之備。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

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衆之所奉故道立。故君道立。則利出於

羣。羣衆也。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未有君臣之制。其民聚生羣處。知母

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

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上荷所無

者。無以化下。故以無君為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明知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

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之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行奉也。

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章明也。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所封蠻於東海也。○非疑當作北。論言北海之東也。夷穢之

鄉。東方曰夷。穢夷國名。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之夷無有君長。揚漢之南。

揚州漢水南。百越之際。越有百種。傲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夷。

無君者。氏羌呼唐。離水之西。獫狁野人。獫狁讀如甸。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

鄉多無君。

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氏。允後言突人自近及遠也。

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

地。叔途之所。僇耳之居。

多無君。北方狄無君者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故曰多無君也。

此四方之無君者

也。其民麋鹿禽獸。

不知禮義無受物之別。如麋鹿禽獸也。

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賢者傲

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

類種也。

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

慮計也。莫如置天子也。

置立也。

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吾也。

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

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

下。幼奉長。卑事尊。彊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以此利之。○虛云往非是。利天下言。以天下爲己利也。古之聖王有天下而不與後世期。以天下爲己利。故有興有廢而亂難時作。如此方與下文意相承接。

國君

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

不得常施時盜作耳。

故忠

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

諫止也。

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

義重於身。

豫讓欲殺

趙襄子。

欲爲智伯殺趙襄子也。已說在上篇。

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

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

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

○所道微言所由趙策無所字。

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

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

索求也。

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

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

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

○趙策作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無失吾所爲爲之六字。兩本皆可通。無此猶言無如此。

吳師還。其有缺字非也。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

公。莒子謂也。故公謂公君也。○案此與列子說符篇同。說苑立節篇作莒公。有臣曰朱開。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知於海上也。夏日則食菱芡。菱芡也。茨雞頭也。一名厲頭。生水中。冬日則食橡栗。橡，阜斗也。其狀似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之難也。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故為不見知於敖公而舍之去，今復往死其難是與見知不見知無別異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公果知我為不臣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難也。唯明君能知忠臣耳。故公弗及也。死其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微發也。所以發起君人之行。厲高也。人君勢於不知人，知人則哲。所以厲人主得察則節厲。正指人主言。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察知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衛上。故君道安固不危也。

恃君覽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施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也。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陳無宇，齊大夫。陳頃無之子。桓子也。醜，聞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變高氏。戰于稷。樂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進之又敗於展門。樂施高彊出奔。陳鮑分其室是稷也。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我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伯成子高辭爵，殷監周室輔翼成王而致太平。我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宇雖身形與之同，然其行貪欲，相去絕遠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

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莊子天地篇作其故何也伯成子高

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

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作起也○莊子作刑自此繁後

世之亂自此始。始音也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盡何不也行去也慮猶亂也○莊子作無落吾農慮落聲相近協而緩

遂不顧。協和悅也緩覆種也顧視也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

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莊子作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

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

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引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邱渚海阻山高無之字高字據屬下讀是營邱

恐不得言渚也樊仲子云賦云齊東隅鉅海注引此者渚當爲陸盧云案韋昭注越語云水邊曰渚此正言邊海耳山高疑本是一渚字誤分爾雅山大而高嵩中嶽蓋依此名爾雅本非專爲中嶽作釋故齊亦可言嵩餘當從

注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廣大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

侯四面以達。達達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削小也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

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

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

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特德不待險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

道也。得之者若湯武也失之者若桀紂故曰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

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鵲鵲。鳳凰皇應。則必不得矣。燕爵論幸寬也言寬亦不能爲賢者應也其所

求者。凡之閒隙屋之醫腐也。

燕魯志小

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

大。則不至其郊。

為聖德之君至其郊也

愚庫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排訾。豈不

悲哉。亦如燕魯為鴻鵠鳳皇。意何時能得既不得

戎夷達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

達去去齊至魯也後門日夕門已閉也

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

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

惜愛也

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

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

惡安也不肖人亦自愛其死安能與國士之衣

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

不濟也

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

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也。

識知也

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

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誘以戎夷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之衣以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竊乃解衣是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矣幸食之之不亦不義也○姪末也字當與邪同猶言此豈可謂之義所引淮南記見說山訓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

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義而生弗為也故曰達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觸其喉懸夫弗為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

之難者則當視死如歸蓋義重於身也此之謂達於死生之分者也

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

不為利存而死苟生不為害亡而辭

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

崔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不與晏子仰天歎曰晏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故曰不變其義○舊本注多說今從許本參以左

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不肖。

季子吳壽夢子札伯盈之子

○姪子札舊本作孫子說今改正

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

令尹楚卿也。論語曰：皆有所達也。達於高位疾類有所達，則物弗能惑也。惑動荆有次非

者，得寶劍于干途。干途，吳邑。○次非，漢書宣帝紀注：如清引作茲非，後漢書馬融、蔡邕等傳注及北堂書鈔百三十七並引作茲非。李善注：文選郭景純：紅賊作茲非，唯揚係在荀子。鶴舉

篇所引同。干途如清。還反涉江。涉，度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魚鰐二千斤爲蛟。○淮作干，將揚係作于，越。

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

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

江刺蛟。赴，入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周禮：侯執圭，信圭楚以

次非，勇武而侯之。孔子聞之曰：夫簪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

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

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憂，懼也。龍儼耳低尾而逝。逝，去也。

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

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金息。○金，梁仲子疑金，案賈誼書：金曰楚誠一作金。人亦有困窮

屈匱，有充實達遂。達，通也。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

以感私傷神。感，念私邪也。愈然而以待耳。俞，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

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景公之子，故曰公孫氏。公黨也不與崔杼同者也，故曰不祥也。晏子饒而飲血，仰而呼

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反其崔杼不說，直兵造臂，句兵鉤

頸。直，矛也。句，鉤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

已已竟也言今竟子○注竟舊本作競韓詩說竟晏子

晏子曰於死見是敬竟之今俗開惡置人語食有相似者晏子曰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葛藟之貌延莫于條

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延于條枚此韓詩見外傳二後漢

叔之上得其性也餘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

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延于條枚此韓詩見外傳二後漢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

矣○惟宜也○梁仲

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

晏子援綆而乘○援舊本作授注本作受

案意林作

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撫舊本作撫良說案晏子雖上及韓詩外傳二

安

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撫舊本作撫良說案晏子雖上及韓詩外傳二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有所懸

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

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昭象就死未必死也故曰就之未得苟從不國

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處居白圭問於鄉公子夏后啓曰

夏后啟鄉

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

公子之名

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晉之三卿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

以處於晉而迭聞晉

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處居居於晉數聞三晉之事○舊

校云迭一作亞今案往往作亞爲是

願得而聞之○願聞踐

四上之

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言不足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

夏后啓曰

以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禁止以爲不可爲故釋之釋之天下

弗能使矣○釋

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使之

則利曷足以使之矣

○生重利輕言命必生猶不可使也但以利論之何足以使之

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

之矣。死重害輕也言爲義者雖死爲之故曰不足以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去凡使

賢不肖異。使賢以義使不肖以利故曰異也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者喜生惡死則可使矣使賢以義。賢者不畏義死不好

不義生唯義之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爲用矣。盡可得也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也氣同則合。合會也聲比則應。應和也故鼓宮而宮應。鼓大宮小宮應鼓角

而角動。釋大角小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日中則影隨之故曰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

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召致也獨亂未必

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之和也攻亂則服。服

則攻者利。得其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名也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有況於

賢主乎。有讀曰又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足以止人攻治

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利動者不來攻己爲名者不伐矣。爲武移者不來伐己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

固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爲攻矣。無名實之國雖疆大則無爲往攻之矣傳曰取亂侮亡此是也兵所自

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備岸也一曰崖也梁仲子云水經丹水注引作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舜卻

苗民更易其俗。苗民有苗也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啟伐有扈言屈驚不知出何書也案路

史國名紀夏后攻曹魏屈驚呂覽云啓增夫詩曹魏屈驚伯曰祖自夏以穆魏魏爲吾西土時會圖云二王嘉姓屈之吉卿北有古屈城北屈也實本稱攻曹魏下有小注攻伐二字此殊可省且其辭句亦非也

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元實。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

聖人不能爲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事之適得其時則無不成故功大。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錫之。司城司空也。官宋武公名司空。故改爲司城。錫爵欽尹池。猶也。南

家之牆。犖於前而不直。犖猶出也。出。士尹池御覽四百十九引作工尹池。新序刺奪篇與此同。南

家之牆。犖於前而不直。犖猶出也。出。士尹池御覽四百十九引作工尹池。新序刺奪篇與此同。南

工入也。爲鞬者也。鞬履也。作履之工也。一曰鞬鞬也。作車鞬之工也。○者吾恃爲鞬以食三世矣。也。舊本作百也。訛今改正。說文云鞬履空也。徐曰履鞬。吾將徙之。其父曰。

不食。聽不售無以自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僚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

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主其相仁。相子賢者能得民。得民仁者能用人。人爲之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

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衛車所以衝突敵之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子罕之時無

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也。

故仁節之爲功大矣。

按春秋子罕殺宋昭公不但相三君以終身○梁伯子云春秋時子罕是樂喜乃宋賢臣奈何以爲殺君乎戰國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罕逐君擅政如

韓非子韓詩外傳淮南說苑諸書所載耳

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等級也茅可覆屋蒿非柱任也雖云儉節實所未聞○案大戴禮德篇云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

睹視○御覽四百二引作瞻之注

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

反還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

察也。

深今蘧伯玉爲相史默佐焉。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爰詔曰成子孔子爲客

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其言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

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謂孔子子貢之客也吳公子孔適衛說蘧瑗史簡公子荆公叔發公子羣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故曰其佐多

賢也○案左傳蘧瑗下有史狗陸德明作史朝此公子羣疑是龜之說即朝也但公子朝通於宣姜釋而作亂不得爲賢梁伯子云或是公孫朝

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

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實從之名實從之

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

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也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

比猶致也○謂微密

血脈欲其

通也。通利筋骨欲其固也。

固心志欲其和也。

和調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脈榮衛三百六十節故曰欲

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鬱滯不故

水鬱則爲汚。水滯不樹鬱則爲臺。臺樹木中草鬱則爲蕘。蕘積○梁伯子云積漢書郡國志三注引爾雅木立死曰蕘又引此

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

也叢聚

也出生

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

召公周大夫召公奭也監視○召公奭未必至厲王時尙在據韋昭注周語以爲召

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

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

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

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

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

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

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

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

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

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

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

勉之。

勉勵君使不沈於夜樂。

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

樂今樂而益飭也。

正行

行之壞也。於貴。貴則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

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

管仲不與桓公獨不置桓公夜樂所以能致桓公於霸也。○梁伯子云管子中匡篇所載略同又說苑反質篇

以爲景公晏子事恐皆由左傳而附會耳。

列精于高聽行乎齊僭王。

列精于高六國時賢人也應行其德。行見敬於齊王也僭王宣王之子。

善衣東

布衣。白編冠。額推之履。特會朝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

額推之履舉衣而步也。列精于高自謂其從者曰我好頭如何也。○鄭注禮記祭衣曰魯衣朝祭之服也。然則額推之履必非弊履可知。列精于高方且自矜其容以問侍者。惡有若弊履者乎。高不能注不若闕諸。侍者曰。

公姣且麗。姣麗皆好貌也。○孫云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高臺多妖麗引此姣作妖。列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

丈夫之狀也。臨井自照見不好故。曰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

阿曲媚也。列精于高言侍者以我爲齊王所聽而敬謂我。美罵不言惡故曰阿我也。○注以我爲齊王所聽而敬謂我。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

阿之亦甚矣。萬乘之主謂齊王從者且潛阿我而云矣。且麗也人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負而言其良甚於己侍者之言也。○此又影合鄒忌修事。而無所鏡其殘。

亡無日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殘畢也。亡無期日矣。孰當可而鏡。孰能鏡照其唯士乎。○士履履而正不阿。人皆

知說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明見人之醜而人不推鏡破之而托以系錫摩以白。游是說鏡之明己也。士有明己者陳己之短欲令改之。以除其病而不德之反欲殺之是惡士之明己也。

○注顧舊作首又改作長首詔今案文義改正。鏡之明己也。功細。細小士之明己也。功大。正

定社稷故功之大也。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類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

愛我。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也。傳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藥疹不

如惡石此之謂也。○梁仲子云說苑臣術篇作尹綽故厥此往云趙厥未知所本又疹左傳作汙。厥

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所處鐸之諫我也。喜實我於人。中。實必使我聞。○梁

謂尹鐸對曰。既也愛君之醜也。愛而不愛君之過也。○案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五行之主。多所戴受。故能辱忍醜也。謂簡子之色也。○往戴受疑是戴受。則本受作愛。今從詩本作受。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盡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居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獨猶在左右也。

達鬱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勢不便。時不利。事讎以求存。○舊校云存一作全。執民

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為故。故事也。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

曲。指猶志布衣之人行此志。於國不能自容於鄉曲。堯以天下讓舜。讓猶予也。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

為帝。為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

論論欲得二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以為城也。地之固。舉其尾。能以

為旌。以為旌旗之表也。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

刀。羽山東嶺之山也。書云鯀乃殛死。先殛後死也。○副當讀如焉。天子削瓜者副之。副槩仲子云。海內經郭注引檣。檣副作割。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

司空。禹鯀子也。不敢怨舜而還事舜。治水土者也。○案注者守銜。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

帝心。中猶得。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肉

為醢肉。醢為脯。梅伯鬼侯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妲己之譖。曰以為不好。故醢梅伯。醢鬼侯以其脯燕諸侯於廟中。○注曰字疑是因。文王流涕而咨之。咨

辭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

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

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大明之三章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敬慎明於

事上不敢懈貳所以得衆福也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

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請令

今請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爲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

臣。去辭也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

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燕王子噲之子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

職爲齊所獲故曰棄羣臣也王苦傷之而奉事齊者盡力不足以伐齊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從凡繇請王止兵。請王出令王曰。然則

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

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

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更改使者行至齊。行還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

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

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說燕王謂伏罪訖又復使說之以自矜大於左右官實官長也使聞知也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

王復舍。小使微者也反此齊上之所以敗。此齊所以爲燕軍所敗於齊上也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

田單固幾不反。虛弱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訖使驪却代之田單率即墨市民舉時却

軍盡殺之悉反其城故曰無田單幾不反矣○不以舊作不及注未作幾不及免矣而却

字皆當作反又免字衍今并刪正 僭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卽墨城而立功僭王譚舉傳言殺之擢其

田單以卽墨市民大破燕軍故曰而立功也 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

乎詩逸 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路累之重乃易毀也路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以喻僭王驕亂其

制與舉爲韻序其名序字必疑疑是成其名 其唯有道者乎有道德者能備而不從高而不危故曰其唯有道者乎也 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

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燕王之父也無畏申周楚大 還反華元言於宋昭

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臣之子并曰 楚之會田

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言往日與楚會田於孟 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

○梁仲子云築揚梁宋地見左氏襄十二年傳又水經注渙水又東 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嘻怒

○孔大史廣森經學居言曰創裁也投袂投其所削之袂也左 遂舍於郊邑外 與師圍宋九月○圖宋在

諸門傳曰劍車及之補疏之市 諸○蕭疏二字通 途舍於郊邑外 與師圍宋九月○圖宋在

十四 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轡轡勝 委服告病困病 曰大

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舊校云 乃爲卻四十里○左

傳作三 而舍於盧門之闔盧門宋城 所以爲成而歸也○城 凡事之本在人主○舊此

○此二字乃下因 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

帥士民以討其故也討伐 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還反 可謂不

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曰陽○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飲而討之以義進也

疆不足以成此也。傳曰疆而不義其難必速唯義以濟故曰疆不足以成也。〇注彘舊作彘今據昭元年左氏傳改正。

行論

七日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之智故曰輕物。自驕則簡士。簡傲也。自智則

專獨。不吝也。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而官辭者猶拾遺也。此之謂也。〇舊本無辭者二字今從哀三年左傳文補又補傳作備。無備召禍。專獨位

危。簡士壅塞。土不盡規故壅塞無聞知。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

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經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

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二郤。三郤。三郤鉤鑠至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迫也。公曰

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犇。郤鉤。郤至。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

樂書中行偃。却而幽之。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伯辭獻子也幽囚也。〇偃字伯辭。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言厲公之

惡。公之二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

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也。自及死於匠麗氏。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魏武

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言於庭伐智自大也。立有

聞。再三言。言自多也。李悝趨進曰。〇荀子堯問篇新序雜事一李悝皆作吳起。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

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

言。不數說之。仲虺湯左相也。不數自謂也。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

所擇而莫如己者亡。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期勿譚。故曰取。無如己者亡。〇國學紀聞二引此取友上亦有爲字。今以不數之不肖

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今以不諫之名不食羣臣之謀又無如吾無能曰。此

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武侯曰。善。人主之

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自存也而獨自務伐言不可辭受則原竭。不受謀臣之

則謀慮之言竭盡也。○盧云原水之原也。川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

君人之道。齊宣王爲大室。○大舊作太。今從大益百畝。○益新序作蓋下同堂上三百

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羣臣莫敢諫王。莫春

居閭於宣王曰。○春居新序作香居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而反

舊本倒今乙正。敢閭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閭荆

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爲無臣今王爲大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

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閭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

○臣字舊本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出去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

也。○臣字舊本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掌新序作寡人不肖而好爲大室。春子

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

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爲天下笑矣。幾無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

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

本也。○本原趙簡子沈鸞微於河。○說苑君道篇作樂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

○微水經河水四注同

之。吾嘗好宦室臺榭矣。而鸞徽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徽來之。○說來
求。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說所不進者皆過
○說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厚以理督責於其臣矣。○厚舊本作後今從
○說施作而鸞吾善也。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
枉。此三代之盛教。

驕恣

入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
雨露未嘗休也。○休止也。○休也。舊本作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

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鳳皇鴻鵠鸛鷖之屬也。裸蟲麒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

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
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

難測。○測猶知也。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表

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聖人以徵表爲異也。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

以飄矣。○飄疾也。必細而後衆人則無道至焉。○徵無表以道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

無表之道能過絕於人。以先知者。則以爲有神有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有幸者。必須

近之矣。○舊校云近一作有。郇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郇成子魯大夫也。郇敬子國之子。郇青孫也。隨

晉道經衛。○樂仲子云外傳魯語上在國作同

右宰藪臣衡大夫也以璧送郢
成子○李善注文選劉孝標廣

顧反。過而弗辭。反還也。自晉還過。衡不辭。右宰穀臣

其僕曰。歸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吾子

今侯潔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爲潔過何爲不辭右宰

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

○舊本作送之我以壁孔叢子陳士義
篇及廣絕交論注皆無之字今據刪

里。○孔叢選注。聞甯喜之難作。

竇喜衛大夫竇惠子殖之子悼子也惠子與孫林父共逐驪公出之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魯襄二

還車而臨。二舉而歸。臨哭也。右宰息如是者三。故曰三舉。〇注。右宰息三字有訛脫。疑當作右宰一哭一息。至。使

○孔叢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壁也。孔子聞

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孔叢作仁可與託孤。廉可與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

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

吳起衛人仕於魏文侯爲治西河○注舊本作魏侯今補文字

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

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

虛纂履○前長見篇已載此事兩舍字皆作釋

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

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畢盡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可以立王政也今

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魏人於秦也魏國從此削矣。

也。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

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寒風淮南齊俗訓作暮風。又是字。朱本作氏。案寒風是氏古皆通用。麻朝

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脰。○後發也。髭字讀如窮。窮之穿。○髭乃投伐褐

相臂脅。管青相臙胸。○李會注文選張景陽七命作臂。吻御覽八百九十六同。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

○贊御覽作黃。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

其妙矣。○以上十七字舊本無。據七命注補。孫云又見七發及薦福表與吳季重書注無九方堙。其所以相者不同。○以見馬之一徵也。而

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

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緣

圖幡薄。從此生矣。○幡亦薄也。鍛作鐵物。言薄令薄也。○語未詳。當出緯書注。亦欠明。言薄或是言幡。梁仲子云淮南倣真訓有落出丹書。河出綬圖語。

觀表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爲 愛類 貴卒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動錄也時雨降則草木育矣。育長也飲食居處適則

九竅百節千脈皆通利矣。通利不塞開也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

至矣。雄曰鳳雌曰凰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堯得舜龍稷契舜得益湯得伊尹武丁得傅說之屬是也

好賢仁而海內皆以爲稽矣。共國伯嚭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以爲稽也案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

事至二十六年宣王立共伯和登歸國時竹書未出故說此多訛周厲之難天子曠絕。難厲王流于處也周無天子十一年故曰曠絕也而天下皆來

謂矣。謂天子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

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金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不助憎之不枉故曰豈爲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

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留後僑西大梁城是也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戰國魏策作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給足也請弛期更日也。更改也太

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

言羣臣皆莫敢練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相印能合從從橫號爲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

未發是其唯惠公平請告惠公。言唯惠公能諫之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

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涇山之尾衆水齧其墓。○梁仲子云魏策作楚山

之尾論衛死僞簪作魯山之尾初舉記十四引作魯水之尾樂從水簪見棺之前和作頭據李奎往文選

本說從本吳師道國策注姚宏云樂青鸞說文云編流也一日饋也見

引改說文云題領也文王曰韓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見

出也○天國策論衛皆作夫又樂於此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

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

雨雪甚○國策無雨字因馳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

王也太子曰甚善敬馳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

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因有當作有因有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

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本都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段喬爲司

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

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田大夫職在封疆故謂之封人願委之先生封人子

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

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

人子高出也出也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

言也而匿己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

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

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賸。叔嚮也。律坐父兄沒入爲奴。周禮曰其

案字書無釋字疑 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謙君退之故 君子在憂。不救

不祥。憂也。當謙君免 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祈奚高梁伯之子。祈黃平也。爲范宣子說叔嚮

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

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

再。殛也。於舜用 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二人疏言欲亂周室

再。再。鮒之子也 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

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論

一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以術之良故 故賢者之

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君不

哉。今夫塞者。○塞猶本作塞。趙云當作塞。今從之。塞 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

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要約 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

其國 國治身逸。逸不 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

也 已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 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妖怪厲惡 故曰堯

之容若委衣裳。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子。處不齊也。○孫云。李善注文

義字作此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說苑政理篇兩故字作固古通用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說苑政理篇事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燭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飛去不能得之故曰何益也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闇冥無所見火乃光耳故曰在於闇也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走趨也○孫云李善注文選于今升晉紀總論引作赴明火御覽九百五十二亦同。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曰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不果伐也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令今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衛有士十人於吾所。於猶在也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按止也殛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士十人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士十人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賦之。閭里也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賦伏賦也魏國君賦再尾兵車不賦尙成武也其僕曰。

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

段干木未嘗肩以己易寡人也。謂以己之德易寡人之處不肩也。吾安敢驕之。驕慢之也。段干木光乎

德。寡人光乎地。○孫云幸會注左太仲魏都賦地作勢。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

何不相之。何不以段干木爲輔相也。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

往館之。其館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

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居無幾何。秦與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古今人表有司馬唐與

魏文侯相接淮南正作庚注云秦大夫或作唐。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

○選注兵乎二字倒。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轍不敢攻之。轍止也。○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

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

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與死。○死與尸同。履腸涉血。無罪之

民其死者量於澤矣。量猶濫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

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得猶知也。

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

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爲謂相爲之爲。○注謂疑讀。世之走利有

似於此。危身傷生，刳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

人攻之。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西水將至于岐下。避狄難也。狄人漁狄，今之匈奴也。〇往公祖史記本紀作公叔祖類案。隱引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祖。

冊諸整字，叔類號曰太公也。舊本脫詩曰：古公四字，今補。〇莊子讓子儀云：公祖一名祖。

句此有字，亦作受。淮南道應訓云：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屑。〇莊子讓子儀云：公祖一名祖。

義云：毛傳言不得免焉。書傳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云：不受據此，則此有字定誤。〇莊子讓子儀云：公祖一名祖。

者地也。〇淮南句上有曰。字此亦可不增。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

殺其子，吾不忍爲也。言忍爭土地與狄人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

虞居也。教邠人務安居爲臣等耳。故曰奚以異？〇案莊子云：子皆勉居矣。則此疑亦嘗有子字。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

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策，簪也。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連，結也。民相與結，櫛隨之衆多。復成爲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

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爲天下號也。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重也。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

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

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地而失其生命，故曰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

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魏人也。昭釐侯，魏之韓武子五世之孫哀侯之子也。〇昭釐已說見任數篇。此五世當作六世。哀侯當作懿侯也。子華

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

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〇音音。昭釐侯曰：寡人不

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

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感不得

也。成近也。舊本或作端案。或作端。不實。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

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通失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

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侯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詹子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象之法。依日而收之。魏闕高也。故曰魏闕言身雖在江海之上。心存王室。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案後一說得本意。詹子曰。重生

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傷生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猶不能自勝其情。

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則放之。放之神無所憎。惡言當寧神以保性也。○縱之下。當再讀縱之二字。文子

下德篇淮南道應訓俱疊作從之。從之又下不操作不從又惡乎淮南作惡乎。文子作則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不放之。則重傷其神也。神傷則天殞。孔達故曰無壽類也。重讀重復之重。○案此重不當讀平聲。當從莊子釋文音直用反。

審爲

審爲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

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行爲也。神農之

教曰。神農炎帝也。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丁壯之年。故不耕植。則女

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綵綵衣服。不供有受其寒者。○舊本作不績其麻。布也。綵綵當全引詩文。今補正。

故身親耕。妻親織。身神農之身也。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

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微也。以民爲務故也。以利民爲務。人主有能以民爲務

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墮人之城郭

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

民之害同。也。同等。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般沒之說也在楚。爲楚王設攻宋之具也。墨子聞之。自魯

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也。鄭楚。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

也。也。鄭小。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

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也。猶尙。王曰。必不得宋。也。舊校云。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

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爲攻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

攻宋之械矣。也。械。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

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舊本此句無公輸般三字。今據御覽三百二十所引補。墨子九却

之不能入。也。猶。故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

王通土。不出於利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河之隈在左。禹期夏陽之

北。呂梁在彭城。呂梁大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然曰呂梁發通也。河出孟門。大溢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積積其深。乃出於龍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無

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也。滅。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

彭蠡之障。彭蠡障在豫章。障防也。○黃氏口抄云。此於地。里不合。唐云。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

國。乾。乾燥也。禹致羣臣於會稽。勸玉帛者萬國。此曰千八百者。但謂彼水災之國耳。言使民得居燥土。不溺死。故曰活之也。此禹之功也。功治水。勤勞爲民。無

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辟伊闕。決江疏河。其勤苦無如禹者也。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

齊王。何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到。豈相違背也。○古劍字皆作到。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

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所愛之子也。舍愛子頭而擊石也。故曰石可以代子也。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

不與。言公取石以代子。頭乎？其不與邪？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

重。豈不可哉？言其可也。○施惠子名此段乃惠子語。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

止者，其故何也？為何等故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

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言何為不。用兵也。民寒則

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

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大曰力，貴突，智貴卒。○音倉卒之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溼為下。○案荀子修身篇卑溼重邀作驕，字為是音他合切。

所為貴驕者，為其一日千里也。貴其疾也。旬日取之，與驚駘同。十日為旬。

驚駘十日亦至千里，所為貴鐵矢者，為其應聲而至。鐵矢輕利也。小曰疾也。大曰驚矢。終日而至，則與

無至同。射三百步終一日乃至是為與無所至同也。○舊校云無至一作無矢。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

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臣無所得為君計耳。於是令貴人

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實廣虛之地，皆病之也。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

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

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王尸，因言曰：羣臣亂王為亂而射王尸，欲令羣臣被誅以自為報也。且荆國之法，麗

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

捷疾也。言發謀以報其辭之速疾也。

齊襄公

卽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

齊襄公莊公之孫。公孫無知。魯公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爲從弟。

無知不說。殺

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旣而國殺無知。未有君。

公孫無知自立爲君。故國人殺之。未有其君也。

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

公家公之朝也。

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

中鉤。

鉤也。

鮑叔御公子小白僵。

御。使也。僵。猶僵也。

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

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

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鐵矢也。

鐵矢言其捷疾也。

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

周。伶悝僵。

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悝。猶也。○案此。僵與上小白死之僵。一也。上訓僵此不當。又訓寢似當。刪去。

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

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

刺者聞伶悝已死。因報西周武君曰。伶悝已死矣。

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

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鵠。

○吾丘卽虞邱。僕書吾邱。壽王諡苑作虞邱。鵠。嘗卽厥之。或體集韻音表用切。從完得聲。未必

然也。孫云。御覽三百十三又三百五十六並作鵠。

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

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將趙氏之將也。近至其將所。然後死。言吾丘鵠力有餘也。

貴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一日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孰猶思也。有水曰淵。無水曰谿。不可不遇。行不謹。無所及也。君子計行慮義。慮度也。度義而後行之也。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傳曰。適利生孽。故曰乃不利也。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理道也。荆平王有臣曰費無忌。○宋邦又本從左傳作極。各本俱作忌。與史記吳越同。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王之子。棄疾也。王爲建娶妻於秦而美。美好也。無忌勸王奪。奪取也。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疏遠也。無忌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僻遠也。故不能與爭。爭霸也。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河南。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河南。北方謂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子胥之父也。方城楚之麗塞也。反叛也。王曰。已爲我子矣。又尙奚求。子太對也。以妻事怨。且自以爲猶宋也。猶如也。○左傳作猶宋鄭也。齊晉又輔之。輔助也。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集合也。王信之。使執連尹。執四也。太子建出奔。出奔也。左尹郢宛國人說之。無忌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郢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囊瓦。令尹子靈之孫。郢尹光唐之子也。宛字也。○左光唐無子。高或據世本爲說宛字。又謂郢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郢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忌曰。令尹好甲兵。甲鐵也。子出兵戰也。

而寘之門也。寘置

令尹至。必觀之。己因以爲酬。

酬報也詩云歡酬交錯此之謂也○案古者燕飲於酬之時皆有物以致歡侑之意故曰因以

爲韻注報也舊說作封也今據詩彤弓傳改

及饗日。惟門左右而賓甲兵焉。

○左氏昭廿七年傳作雉諸門左梁仲子云惟雉形聲俱相近古多通借左氏

莊子漁父釋文紹興本或作惟

無

無忌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郢宛將殺令尹甲在

門矣。命尹使人視之。信

甲

日。夫無己之讒人也。沈尹筮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

左傳作進胙者
會孫上大夫太

沙天以請今日日無忌荆之讎人
子建。○夫衍字案昭廿七年殺連尹奢。彘王之

高之父也。○戌左傳作戌莊王之
耳目。房蔽今令尹又用

之殺衆不辜。以

與大誦。患幾及人。

令尹幾近也

令尹子常曰。是王

五口

非也。敢不良圖。

乃殺費無忌。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

也。以滅其族。費無忌之謂乎。以讒邪害人人以公正害之故族滅也。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

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

莊公名光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臼莊公之弟也

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

是擢崔杼之子命之爭

後崔杼之子相與

內作卷

同左氏哀十七年傳太子又使蔡之舊

也又下降切俗作門集韻類篇皆同韻會國依說文从門謂廣韻今與門戶字同之證爲非今闕字亦從之

嬖與甲以誅之。

○盧蕭嫫左傳作盧蕭嫫蕭嫫二字形近古書多互出嫫本作嫫說今改正

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

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

也紋

慶封相景公。景

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薑。誅封。

無宇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孫釐意公之孫公子崇堅之

子子雅也。魯惠公之孫公子高稱之子子尾也。與共謀慶封。以其屬鬬。不勝。走如魯。齊人封也。○堅子樂名。稱子高。名舊本。子雅作子射。說今改正。
以為讓。實讓魯為其受慶封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以封慶封也。○吳字當重。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庶子。圖也。覆取之曰拔。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亡其大夫謂崔杼也。而四年傳作以盟黃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貴。然終歸於死。謂之重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死而又死。謂之重死。身為僂。支屬不可以見。行忤之故也。技惡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程度也。

慎行論

一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也。故義者百事之始也。始首也。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利義之和也。故曰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能及也。知也。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似當作不知則趨利。利脫一則字。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而鞅也。鄭平秦臣也。續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並下自解。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也。人臣與人臣謀為義。猶或與之。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之責。堙塞也。鞅欲報秦相秦之責。非攻伐無以塞責。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應也。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

公子卬曰。凡所爲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時也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裏庇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族與母歸魏而不見受乎公子卬家何以不取而殺之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裏庇魏人也○裏庇即穰庇竹書紀年穰庇成王二十八年穰庇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蘇本或作旆者訛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爲利故也。方其爲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待特也趙急求李。效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興。公孫興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猶納也○案史記張耳傳去抵父客案隱云抵歸也此訓最愜廣雅則云至也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友之也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爵也人莫與同朝。職續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人不交友之也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穽里相國。穽里疾也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趙衛魏也又況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諭告之行也○正文其字疑當在有字下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

吳干吳之干將者也。

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

者也。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

之所加慮也。

慮則知之也。

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

爲其可以南可北。言乖別也。

周宅鄴鎬。近戎人。與

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

○御覽三百三十八。葆作堡。無下四字。

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寇至。傳

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

○當至。別本作嘗。至今從元本。御覽三百九十一。一作戎嘗寇周。

幽王擊鼓。

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

○御覽作大說而笑。

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

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身

乃死於麗山之下。爲天下笑。

○舊本無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九字。之身倒作身之今並從御覽補正。

此夫以無寇失真寇

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

○惡積足以儆身。故曰以致大惡。

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

大滅。

○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也。

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

以東徙也。

○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

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

子也。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鄭鑄列爲諸侯。晉文侯仇。梁北有黎丘

部。有奇鬼焉。

○孫云。章懷太子後漢書張衡傳部引作鄉。

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

○孫云。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思元賦喜引作每。案子姪之

稱始見於此。

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

歸酒醒而謂其子諫曰

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

〇御覽八百八十三謂作爲

我醉汝道苦

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擊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

父信之曰諶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

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

反也

遂邂逅之

也

遇往

望其真子

〇謹注作文人望見之

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

〇其真子

舊本作於真子今從趙注改正

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

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

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學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

也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

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

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

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

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

也

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

也

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

則必爲治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無

疑義之行見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小而不小弱而不弱人之情不能愛其所

疑知故亡也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小國弱國而爲強大者不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

廢廢壞強大行之危危傾小弱行之滅滅破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

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陵上巨

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巨本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

期爲必矣衆人復期會於又況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孟子

齊王猶反手也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爲

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黃色不純也詩云韞之黃黃

用左傳僖五年襄升七年禮記表記皆作賁黃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

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其夫天下之

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

猶所得匹偶○所得二字疑倒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

助之勸進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日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魯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

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之。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也。以用。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庖廚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樽木之地。日出九津。青兗之野。樽木。大木也。律崖也。淮南子曰。日出陽谷。青兗也。東方之野也。樽木。即扶木。為欲觸東至扶木。攢樹之所。指天之山。山。高至天也。攢。音民。攢。同音義。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曰黑齒之國也。南至交趾。孫樸續櫛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背上有羽。翼。梁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西方謂氣所在。故曰積金之山也。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今正之國也。夏海。大冥也。北方端陰。故曰大冥之中。處衡山者。北極之山也。○其肱。梁即海外西經之奇肱。所謂一臂三日者是也。注。今正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又之中。處梁是之。窮處或三字是衍文。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犬戎。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禹疆。山名也。經。營行之不憚。墮。休息也。○郭璞注。海外北經云。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經云。北方禺疆人面鳥身。現兩青蛇。蛇兩赤蛇。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病也。步不相過。經也。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穀也。至得。甸化。公丘。具。窮黃。

革之交五人佐禹。○王厚齋云：荷子成相曰：禹得益、皋陶、橫草直成爲諸此，詞即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真與直字相類，橫草名同唯之交未詳。蓋云：秦窺或本是窺字與近。故功績銘乎金石。金石，鐘鼎也。石，豐碑也。著於盤盂。盤盂，之器也。皆銘其功。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梁仲子云：莊子逍遙遊，焦火作燭火，釋文云：本亦作燭。音辭此焦下已從火，則不必更加火旁。夫

子爲天子而天下已定矣。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嚙嚙巢於林，不過一枝。自爲爲己也。與即也。嚙嚙小鳥也。巢

鵲注與即也。疑誤兩與字皆誤。又偃息也。偃，弱音超亦非高注。下，惡安也。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城之西北，曰陽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

經橫理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不以物故感愛習故也。感，親也。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人，不以爲此五常之本事也。

皋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皋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產其徒之賢者也。其事不與許由相連也。皋子衆疑，許由欲取國也。或嘗有一云二字以聚爲皋子之名，然於衆口止仍難強通。晉人欲攻鄭，令叔嚮

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視其有無，賢人也。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蹇裳涉洧。子不

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

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其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他士。晉人乃轅攻鄭。轅止也。孔子曰：詩云：無

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無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求人

求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變換遠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

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

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說叔敖於莊王。察其賢明審也。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

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嚭吳王夫差臣也。張武智伯臣也。不審句踐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

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國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趙魏謀殺智伯於高梁之東。故曰國亡身死也。也。趙魏

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樂官之正也。夔於是正六

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大氣之律。陽爲律。陰爲呂。合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官商角徵羽也。八風八卦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

和五聲風俗通正失篇引作和均五聲。李善注文選馬季長長笛賦亦有均字。重黎又欲益求人。益求如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

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和調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

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

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孫鑾是求聞若此。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子夏之晉。過

衛。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也。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意林作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

衛。

衛。

衛。

己與三相近。亥與亥相似。○案己古文作至於晉而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分明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物之所不得然者推之。以人情則變不得一足。穿地作井不得一人明矣。故曰以爲所聞得之矣。

察傳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貴直論第三 直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魏王之白則

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障塞也。○孫云。御覽四百二十八作是障水源而欲

其流也。水奚自至。奚何也。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己枉也。貴其所惡惡聞直

言則己枉何從來至。淮南子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欲觀。青黃不可得也。此之謂也。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

之乎。能進也。意名也。齊士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

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宅居也。宣王怒曰。野士也。言鄙野之士也。將罪

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

與強用也。彰明也。上有明君。下乃有直臣。王胡爲不能用意之好直也。王乃舍之。舍不諫也。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

不阿主。阿曲也。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

也。狐援說齊僖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狐援齊臣也。僖王齊宣王之子也。殷紂滅亡。鼎遷於周。故陳其庭也。○狐援齊策作狐咽。古今人表

作狐。其社蓋於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殷社而屬其上屏之以爲戒也。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干戚。威容舞者也。游。以舞也。僻樂也。

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

戒。戒。亡國亡。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鐘也。陳。列也。無使太公之社蓋之

屏。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田氏宗之號爲太公。

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援王不受。出而

哭國三日。

狐援哭也。○案合兩注觀之。正文本無狐援二字。三日困辱紀聞。考史引作五日。或筆誤。

其辭曰。先出也。出也。衣絺紵。後出

也。滿園圍。吾今見民之泮泮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

若何。吏曰。斷。

斷。

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闕。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

而蹶往過之。

蹶。顛也。走往也。猶見也。

吏曰。哭國之法。斷。先生之老歟。昏歟。昏。亂也。狐援曰。曷

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

鮒。小魚也。鮒。大魚也。鮒之賊也。咬食小魚而鮒居人國。喻爲人害。

使

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墟。邱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

言也。又斷之東闕。每斷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每。猶當也。斷。狐援者。比比于子胥而三之也。故曰以參夫二子者。狐援

非樂斷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

也。將以救敗也。因嫌於危。

國必也。嫌。猶近也。

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

之也。樂毅爲燕昭王將伐齊。齊使觸子應之。齊王不禮觸子。觸子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達子代觸子將。又爲燕敗。故曰達子之所以死也。○事見權勳篇。趙簡子攻

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

附郭。近郭也。遠立。立於矢石所不及也。又居於屏蔽屏櫓之下。

十一作屏蔽屏櫓。又三百十三亦作屏櫓。說文。藝傳。廣部。屏字引趙簡子立於屏蔽之下。蓋今本屏與屏互易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

嗚呼。士之蠹弊一若此乎。蠹。蝨也。化也。一。猶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惡皆如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

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舊本脫士字。今從御覽補與下文合。簡子艷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

而身自將是衆也。○而舊說按今從御覽改正。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

曰昔吾先君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韓非難二用此士也惠公卽位二年

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玉女美女也秦人襲我遂去絳七十○韓非作秦人來用此士也

文公卽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二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

人圍衛取曹拔石社○梁仲子云淮南齊俗謂殺人之社用石韓氏禮書九十二定天子之位天子周襄王也避子帶之

曰定天子○韓非作耳成尊名於天下○韓非作耳亦有君不能取○韓非作耳士何弊

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矢箭石落也及至也一鼓而士畢乘之

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

士皆樂爲其上死燭過之諫簡子能行

貴直論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銳耳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冒犯危而非賢者也

將以要利矣要求也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

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也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

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書曰於安思危此之

相與飲酒酣酣樂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

相與飲酒酣酣樂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

出奔在於莒也。桓公遣公孫無知殺襄公之亂也。出奔莒毋忘之者欲令其在上不驕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不

公子糾之難出奔於魯。魯人束縛之以歸於齊。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甯戚衛人也。爲商旅宿於齊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郊迎。客甯戚於其車下。

飯牛法。商歌桓公知其賢。舉以爲大夫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

之社稷幸於不殆矣。也。避席下席也。殆危也。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

故可與爲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嬪。文王荆武王之子。嬪弋君短矢。○說苑正諫篇茹黃作茹黃宛路作箇箇御覽二百六亦作茹。

黃作如。以畋於雲夢。畋獵也。雲夢楚澤。正也。○注似以政訓朝不當作正。三月不反。得丹之姬。○說苑正諫篇茹黃作茹黃宛路作箇箇御覽二百六亦作茹。三月不反。得丹之姬。丹作丹。淫暮年不聽朝。淫暮朝。

黃之狗宛路之嬪。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王

曰。不穀免衣纁緣而齒於諸侯。纁緣格縹緣小兒被也。齒列也。○舊本纁說據被說補案明願

請變更而無答。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

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說苑作乃席王王伏。葆申束

細荆五十。○說苑荆作箭。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

遂致之。○說苑致之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

○說苑作趨出。自旒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

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嬪。○說苑折作折當從之。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說苑作

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直諫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

許言已死不可爲人論說。○此往未明事人以死謂扞敵禦難而致死死有益。

於人國也。未得死所而徒以言死其言又不。用是不論也。下知之指君言下文甚明往皆非。

以雖知之。與勿知同。

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傳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

樂可哀也。故與勿知同。勿無也。

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不知化也。化

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

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

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

夫差吳王闔廬光之子也。夫差不知勝越而爲越所滅也。

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爲邱墟。禍及闔廬。

越王句踐報吳滅其社稷故爲丘墟也。宗廟破滅不得血食故曰禍及闔廬也。

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

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

也。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

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

也。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

也。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

越也。接士鄰境。壤交通屬。

也。

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

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

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

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狼。

獸三歲曰狼也。

雖勝之。其後患無央。

○央亦訓盡後患不必指虎言。

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

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

上國中
國也

夫差以爲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

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

兩手舉衣而行蹶躑也傳曰魯人之臬使我高蹈曠蹇貌此之謂也○此與舉趾高正相似哀廿一年傳注高

日。嗟。

嗟歎辭也子胥謂太宰嚭勸王伐齊國必破亡故朝生荆棘也

夫差與師伐齊。戰。

艾陵齊地也。

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

傳曰子胥自殺吳王感之賜夷投之江故曰施

扶其目。著

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

也夷平。

擒也

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

面冒
死羅

面也。慙見於子胥也。○以冒而死。舊本作以冒。案注云冒覆面也。則正文不當有面字。今改正。夫患

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

勿知。

知化

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

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
上人燔墮火而死笑之以爲樂

雕

賤畫高柱施桔槔於其端舉諸侯而上下之故曰不適

刑鬼侯

棄姐己之譖殺鬼侯之女以爲脯而取其
所服之環也○瓊舊本作瓊說今改正

截涉者脛而視其髓。以其涉水能寒也故視其

謂欲知其與人有異不也。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梅伯紂之諸侯也。說鬼侯之女美好紂受姬己之謂以爲不好故殺梅伯以爲

也。○往能寧能讀曰。文王貌受。以告諸侯。故曰告諸侯也。作爲寢室。築爲頤宮。寢室以安王文師其室也

頤宮築作宮牆滿一頃田中言博大也。○書傳多云築作寢室紂作頤宮今舉屬之紂以言其土木之侈固不必細爲分別也。梁仲子云淮南本經訓注疾或作旋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頃宮此注作如字讀它書俱作頃字。

剖孕婦而觀其化。化育也。視其胎裏。○注舊本作胞裏裏當作裏亦疑是裏字。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比干紂之

諒紂之非紂不能聽故視其心欲知其何以不與人同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聖人心通性通紂性不仁

則比干不見殺也。夏商之所以亡也。紂殺開龍逢紂殺比干故曰此夏商之所以亡也。晉靈公無道。從上殫人而觀其避丸也。靈公襄公之子文公之孫也。從商臺上引彈丸其走而避丸以爲樂也。使宰人鴈熊蹯不熟。○左氏宣二年傳作宰夫鴈熊

不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麋。盾趙成子之子宣子也。○左傳使鉏麋賊之。今此賊之二字亦當有或下文見之字誤而又誤入下文耳。沮麋見之。不忍賊也。賊殺也。曰。不忘恭

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主因棄君之命不信。建命也。一於此不若死。

不忠不信若行之必有其一。乃觸廷槐而死。觸言也。○音疑觸字之誤。齊僭王亡居衛。僭王宣王之子謂公王

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王丹僭王臣也。○公王丹即公王丹古玉字作王三豔句。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

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聲名也。於王而見其實。所行也。王名稱東帝。實辨

天下。辨治也。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光明也。無重國之意。言輕也。王曰。甚善。丹

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二副矣。副或作倍。度僭王之亡國宜也。但爾無憂。辱喜於公王丹巧倭之言。因云丹知寡人也。帶

益三倍苟活者。宋王築爲孽帝。鳴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宋王康

配令腹大耳。

當作顓帝當作臺葉與鬱其音同帝與臺字相似因作葉帝耳詩云庶幾鬱鬱高長顓也言康王築爲臺草臺之大者爲鴟夷盛血於臺上高懸之以象天蒼甲冑自下射之血流墮地與之名言中天神下其血也○注額舊本作類說與之名言四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也○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不懼不懼動中禮義之謂適今此畏無適不敢不應耳故曰不適也

過理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

過無道聞言過無路以聞於主也○注非是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墮○自從也傳曰魯提舍不魯提由至矣故曰墮○注傳曰下文有脫

今據論人秦繆公時戎疆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主大喜以

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寇兵也扞引也

往同秦大荒南經有人方扞弓射黃垆名曰賊秦寇果至戎主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

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知也○舊校云一本作雖善說者

猶若此何哉○言說無齊攻宋○齊僭王攻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候親使者還曰

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生舊本作

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強盛齊兵之弱安能來至此也○宋王因怒而誦殺之○誦枉也無罪

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誦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

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其弟曰爲

王視齊寇。

○爲王舊本作爲兄說今改正

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

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

以齊寇至之情實告宋王必死也

不報其情又恐

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齊寇至殺人是又恐死

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

者亡。

○有說與又同

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

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

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

性猶體也若猶

也。如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

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

戴氏子罕戴公子孫也別爲樂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衰子罕後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舊校云戴氏一本作叔

世齊王欲以滄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

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

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

也道。句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

○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

今自以賢過於堯舜。○舊校云過一作遠彼

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

不細忘言之說辭不危亡故曰不聞存君也

齊宣王好射也。

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

示有力也○用舊作則孫據御覽三百四十七改正

其嘗所用不過二三石。以示左

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

關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

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

言九石之言獨王用之耳

宣王之情。

情實也

所用不過二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

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注自輕疑用輕之誤。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數道故

壅塞

六曰。亂必有弟。弟次也。○弟本一作第。今從注本乃古第字。大亂五。小亂三。割亂三。大亂五謂晉國慶長立少立

克之黨也。割亂三謂於朝變盈以兵書入于絳也。○割字或音增聲也。或云與割同義皆不曾注亦不明了。此似皆指國變之亂安得總及變盈又於朝上似尙有缺文竊疑割或是割字之訛。惠公殺里克文公殺呂卻都是討亂也。三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遠詩也。○案左氏昭十九年傳子產引作謬。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

見之也。○見疑免字之誤。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馳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

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爲夫人。以奚齊爲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

殺奚齊也。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己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子卓也。於是晉無君。公

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五。求入爲晉君也。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爲

君。是爲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略此之謂也。秦繆公率師攻

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

十月乃與晉成。成平也。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爲君。

是爲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高梁晉地

而立重耳。是爲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

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荊人于城濮。荊人定襄王。周襄王辟子帶之難出居

宋出穀成。

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侯守齊之穀邑晉文伐曹衛將平之楚愛曹衛與晉俱成解宋之圍召穀成而去之也。

外內皆服。

外諸侯內卿大夫也皆服文公之德也。

而

後晉亂止。

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

三君死。

一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君虜惠公爲秦所執。四之靈臺也。○謝云三君死謂奚齊卓子驪姬公往諫。

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

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

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

希辭也。

原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不苟論第四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爲。雖欲尊貴不苟爲也。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不自阿媚以取容也。

必中理然後動。非理不必當義然後舉。非義不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說也。說也。

而不肖主之所不說。○舊作而不肖主雖不肖其非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其說

忠臣之聲與賢主同。也。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異。故其

功名禍福亦異。賢主受大福不肖主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夫差惡

比干生而惡於商。商紂惡死而見說乎周。周武王說武王至殷郊。係墮。○韓非外儲

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

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

千乘者。天下稱內也。千乘一國也。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肖。繆公以告蹇叔。

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

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人字與良宰遺之。宰謂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

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

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穀之恥而西至河雍也。

雪除也。秦繆公相百里奚。以百里奚爲相也。晉使叔虎。叔虎即下文卻子虎。晉大夫卻芮之父。卻約也。見韋昭晉語注。齊使東

郭寔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

使子乎。相國百里奚也。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事見客事也。上子字疑衍。秦國僻

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

罪。而也。公孫枝出自數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

罪。奚請有罪。奚請焉。奚何也。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徒自數於街。百里奚

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爲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

不宜哉。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

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

子虎。文公召卻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

請賞子虎。新序四御覽六百三十三皆無兩虎字是。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

辭。卻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

也。而賞猶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

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亡久謂踐躓之亂。在春秋十二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三年。歸晉國因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

不苟論

一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賢者以人中之德也不肖者以財不肖者任人之以財賄賂也得十良馬伯樂善得馬得伯樂則得良馬不得十良劍伯樂也不若得

一歐冶歐冶善爲劍工人御覽八百九十六作聖得地千里伯樂也不若得一聖人義與歐冶同○孫云初學記十七賢類引作

舜得皋陶而舜受之受用也○注受字實本作授今案受之即書所謂俾

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得其用多不可數也故曰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爲魯所束縛也桓公欲相鮑叔鮑叔

之賊也射我者也傳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不可射于桓公中鉤故曰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

而相固必也○鮑叔嘗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

願得之而親加手焉言欲得管仲親手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燧火費

以犧假焉火所以殺除不祥也周禮司權掌行火之政令故以燧火殺之也殺牲以血塗之爲祭小事不

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告白因顧而命管子曰夷

吾佐予也予我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

也予我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

也予我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

也予我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

也予我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

也予我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

也予我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

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

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也。孫叔敖沈尹筮。○當作經下同。相與友。叔敖遊於郢

三年。聲聞不知。○舊校云：問一作時。修行不聞。○鄭楚都也。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

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

適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欲令孫叔敖隱也。○遊謂爵揚也。沈尹筮

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

人也。○梁仲子云：左傳文十年杜注楚期思邑。今弋陽縣屬。揚俊注：荀子非相篇云：鄙人郊野之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

人以王與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筮之力也。功無大

乎進賢。

贊能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準平繩直也。○李本準皆作准。欲知方圓。則必規矩。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

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也。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夫人故不能

自知。人主猶其。○孫云：御覽七十七作夫人。固不能自知。人主猶其。此爲其二字。能。存亡安危。勿求於外。言皆在己也。務在自

知。堯有欲諫之鼓。欲諫者。鼓其鼓也。○淮南主術訓作堯置政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以表本也。○揚有注以字推南注作於。

司過之士。○司主也。主正也。正與過聞也。武王有戒愼之輶。○欲戒者。播其輶鼓之。猶恐不能自知。○猶恐己不能自知其過失也。

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

荆成王爲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吳王夫差也智伯晉卿智襄子也夫差爲焉菴梓所殺皆不自知之咎也越所破死于千陵智伯爲趙襄子所破死

于高梁之東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康王無道爲齊所滅中山亂男女之別爲魏所滅也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

虜。惠公爲秦所虜趙括以軍降秦坑其兵四十萬於長平也鑽荼麗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麗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

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史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敗莫大於不自知。莫無范氏之亡也。范

晉欒施武子之後也謂簡子率師逐范吉射也一日智伯伐范氏而滅之故曰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

推毀之鍾亢然有音。○李倉注文選在彥昇百辟勸進騰說然作悅然淮南說山訓作鍾然有聲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掄

其耳。○李倉注文選在彥昇百辟勸進騰說然作悅然淮南說山訓作鍾然有聲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

此自掄其耳也○案非猶此也也與邪通用選往作亦猶此也則如字惡人聞其過尙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

己。○李倉注文選孔文舉薦衛表引作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或言君之智也。○孫云御覽六百二十二作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智疑此有脫文至於任

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

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見也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

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

喜曰可反賊。○數邪也謂任座可反邪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也。畢盡也而不敢

遠其死。座殆尙在於門。○殆猶也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

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客敬也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微無也上幾近也

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新亭一前作翟黃語後作任座語與此互異

自知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以用四時寒暑日月

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產生也。○日抄作人

臣亦無道知主。主君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加施主之賞罰爵祿之

所加者宜。宜猶當也。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爲君用也。晉文公反

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賞不及之也。○梁仲子云陶狐史記晉世家作壺叔外傳三說施復恩篇作陶叔狐。左右曰。君反國家。

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欲知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

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

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唐國

也。勤勞之徒。則陶狐也。故不與三賞中。也。○注故字舊作欲說今改正。周內史與聞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與周大夫也。奉

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當先德而後力也。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

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會孫惠公之子也。夫人用奄變。爲藏亂也。○以史記秦本紀改之。小主即出子也。公子連亡在魏。

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公子連一名元。秦厲公會孫靈公之子也。於小主爲從父昆弟也。○公子連即靈公於小主爲從祖昆弟。秦隱

云名師。隱殆據世本。右主然守塞弗入。右主然秦守塞吏也。弗內公子連也。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內公子連則兩主矣。勉去之。

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注將翟二字疑衍。茵改入之。茵改亦守塞吏也。夫

人聞之大駭。小主夫人也。該驚也。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發行皆曰。

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主君謂公子連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

圍夫人。夫人自殺。葬秦穆也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不德

蘭改而欲厚賞之。德其入己也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大夫也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衆多若

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亡公子亡公子獻公以爲然。

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而賜蘭改官大夫。官大夫秦爵也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

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勸歸也。所歸

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傳曰金有章雖賂賞也賂有聲雖貴罰也此之謂也此先王之所以治亂

安危也。亂者能治之也危者能安之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

以立也。立成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

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也使瘡疾走馬弗及至。己

而得者。其時願也。反願稽其行故見得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

也。任載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功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

爲之任也。愚不肖人爲之任政事故使其君賢名不立福利不及後世子孫也冬與夏不能兩刑。傳曰火中而寒暑退故曰不能兩刑○案刑猶成也草與

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腐。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庳。有顯曰果物莫

能兩大故戴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爲之庫小也○大戴禮易本命篇戴角者用上智編者無遂功

無上齒又戰國秦策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亦是此義梁仲子云齒庫爲韻天之數也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

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寧越皆布衣之士也慮

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也甯越中牟人也知道術之士也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

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冒爲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調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案吾衰久矣尙是朱子以前讀法宋本句讀亦如此用志如

此其精也精微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

之也精而熟之也史曰日精所學致無鬼神故曰有鬼告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

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曰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

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

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五字舊本脫據李善注文選章宏開博奕論補御覽六百一十一同人將休吾

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案吾下兩將字皆疑衍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威公西門君也師之者以

甯越爲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

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尹儒一作養由基尹儒皆文藝之人也尹儒文藝本

或作六藝今從李本與下篇合荆廷嘗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

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

基有先中中之者矣。論語記曰登臨而後觀此之謂也。○注疏字舊作由基二字。今改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痛悼也。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師字當重。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句。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二士。謂趙子儒也。觀示也。

博志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繇用也。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勛也。君侯也。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竊赤肉而鳥鵲聚。狸處堂而衆鼠散。竊見也。衰經陳而民知喪。等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修其仁義之行故天下順從之也。樂紂慢其行而天下畔。畔。變易也。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己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猶失也。聞於國。國人聞之也。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益富也。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吉。善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

諫。交俱也。○外傳九新序二作。正諫案証亦諫也。見諫文。

如此者。國曰安。主曰尊。天下曰服。服其德也。此所謂吉主

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

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就成也。夫

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爲之而智日得

焉。不肖主爲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志古記也。齊人有好獵者。

○齊人舊本或作君。或作尹。皆訛。今從日抄改。正孫云。御覽八百三十二又九百五並作齊字。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

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無以買狗。

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

獲常過人矣。過人多也。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

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殊異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

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錄其道。

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萬倍也。

貴當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倒也有知順之爲倒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化矣。化道也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夏至極長過至則短故曰至長反短冬至極短過至則長故曰至短反長也天道有盈縮之數

故曰天荆莊王欲伐陳。莊王楚穆王之弟也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

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寧國楚臣○說苑權謀篇蓄積多下云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後莊王

梁之作與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傳曰伐而取易也○莊王傳曰舊作陳曰說今改正

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成子田常也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殺君殺齊簡公而取其國也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

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疑焉不欲其死也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

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

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爲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

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

博則達義也。

尹鐸爲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

尹鐸者趙簡子家臣也。

陽簡子邑焉。

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見中行寅與范吉射也。

中行寅與范吉射也。

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君權伐趙簡子國之晉陽所作壘也簡子不欲見之故使尹鐸平除之也。

○晉語九壘下有培字觀此往似亦本有培字又是字下舊本脫見字據晉語補。

增之。

○晉語九壘下有培字觀此往似亦本有培字又是字下舊本脫見字據晉語補。

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譴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

○晉語九壘下有培字觀此往似亦本有培字又是字下舊本脫見字據晉語補。

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

○孫明簡子臣孫無政焉良也私誰也。

○舊注云彘即王良也此云孫明當即孫陽注云孫無政亦見前。

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靜治此人之道也。

○晉語九壘下有培字觀此往似亦本有培字又是字下舊本脫見字據晉語補。

今君見壘念憂患而沉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爲之。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沉鐸賊。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之。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也。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太上喜怒必循理。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簡子當此。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好懷過而惡聽諫。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危恥無大乎危者。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似順論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二曰知不知上矣。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慘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華作華日抄作華

○舊注云彘或作諫疑亦校者之辭諫字無義或當爲諫。

合藥而服愈人病。萬重不殺。○蓋為頭也。毒藥能殺。故曰益人壽也。人萬重則不能殺未詳。漆淖水淖。○水下當無淖。字今案文義補。合兩淖則為

寒。寒也。言水漆相得則墮而堅也。澤之則為乾。乾燥也。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火燔也。

金流故為淖也。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漆得溼而乾燥。金遇溼而流淖。皆得其類也。故曰不必可推知也。小

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大智知人所不知。見一隅則以三隅反。小智聞十裁。經其

一故不可為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淮南記曰。王孫綽。○見淮南子。賈誼訓彼注云。蓋周人一日。謂人王孫賈之後也。

人問其故。對曰。我國能治偏枯。○舊校云。治一作為。為亦治也。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

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可以為全者也。半謂偏枯。全謂死人也。○梁仲子云。小大半全。乃概論物情。往大貌。

用李翁注。王文憲集序引作初。黃白雜。則堅且韌。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韌也。黃所以為

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可韌也。又柔則鈍。○字書無此。字當與卷同。堅則折。劍折且鈍。焉

得為利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

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不肖。故堯桀無有所別也。此忠臣

之所患也。患憂也。賢者之所以廢也。不見則白黑。故廢棄也。義小為之。則小有福。大為之。則

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亡國故曰小有之不若無也。射招者欲其

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招。招也。中。中。謂射也。欲其中大者。得肉多。故

以中為工也。射則同也。中之小大異。故曰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

必將撓。

高陽宋邑因以爲氏。應名也。或作高離。宋大夫也。家匠家臣也。撓弱曲也。故曰未可也。

〇以生

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

家臣所謂直訟辭而合事實者也。

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

益枯則勁。

勁。強也。

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

此倭於辭而後必敗其言不合事實者也。〇倭當是勉驗之義。

人無辭而對。

受令而爲之。害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

通乎大理也。驥騫綠耳背日而西走。至平夕。則日在其前矣。

日東行。天西旋。日行遲。天旋疾。及夕日入於虞淵之北。驥騫不能及。故曰在前矣。〇注說迂曲。

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與制。不專心焉。

別類

別類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

度法也。

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

欺諛也。

不可惶矣。

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

昏闇也。

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

知舜之能也。

季子戶季子。秦時諸侯也。

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

也。

己義。

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

私邪也。〇此二句客又問也。

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

冬不用蓐。

蓐。屬也。〇與蓐同。

非愛蓐也。清有餘也。

清。聖人之不爲私也。

非愛費也。節乎

己也。

〇費舊本誤作貴。孫云重己篇云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與此正相同。御覽四百二十九亦作費。今改正。

節己。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

乎性也。與此正相同。御覽四百二十九亦作費。今改正。

乎聖人許由非疆也。有所乎通也。通於無爲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外棄也。孔墨

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

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所教謂孔墨弟子之弟子也。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

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人主謂俗主。又不能行也。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

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一而萬物治理矣。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

之也。感或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悖繆累塞四者所以爲人病也。唯執一者能解去道塞閉也。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清所欲也。孔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爲句。此注亦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刺孟兩篇並同。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六者不節所惡欲喜

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節所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宜節

塞道使不此四大者。不蕩乎習中則正。蕩動也。此四大者皆得其德不傾邪。蕩動於習。隨之中則正矣。詩云。靜恭爾位。正直是與。此之謂也。正則

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虛者道也。道會空虛無爲而無不爲。人能行之亦無不爲也。

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孫云。御覽六百二十作如己之有。案下文皆作如己有之。御覽非也。通乎君道者也。案

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湯武有之。此之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

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

執也。君執一以爲化之也。○注之字疑衍。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

爲疆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若此者雖舜之聖不能無

壅塞說武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

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

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

之。造父御之。伯樂金相馬。秦穆公臣也。造父馮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王臣也。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

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故曰知乘也。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酒合樂爲酣。歌舞鼓瑟吹竽。

明日不拜樂己者。拜謝也。樂己者謂倡優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

此。有似於主人使之者也。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子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

之也。○其主二字。舊本不重。今據困學紀聞十所引補。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也。奚何也。曰。匠不巧則官

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李本作準。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

巧。匠之宮室已成。○困學紀聞賞匠巧下有也字。又有巧字。虛云案也。字當有下匠之二字。係衍文。當刪。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

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察猶知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

則不能。○自爲人疑是。自爲之。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也。國

家之所以危。危亡也。棗棘之有也。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

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

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政之二字似當乙讀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

財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鄣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

其有。通達也白公勝得荆國。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荆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

至矣。石乞白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焚。不能焚也九日。葉公

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葉公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予也因攻之。十有

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

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齋。若梟之愛其子也。梟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

公天寒鑿池。靈公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也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

衣狐裘。坐熊席。隙隅有竈。○新序刺奢篇隙隅作隙隅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

○新序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

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新序稱作德御覽三十四同

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民未有

見焉。未見其德也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曰新序作且春之善非寡

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

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

而已。此治之至也。抵當也

分職

五曰。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

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悍狃也。辟邪也。簡清也。慢易也。金木異任。水火

殊事。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六者皆所以爲民用。故曰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

異也。言詞異更相成。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

聖人以治亂人。以亂在所由之也。今夫射者。儀豪而失牆。儀望也。歸望毫毛之微而。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治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治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治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治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治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治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治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治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治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治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治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治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治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治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歸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歸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

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泚舊作泚梁仲子云舊本水經泚水何

氏焯改作泚水注引此文新校本從漢地地理志改作比水引此作夾比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

近猶也有蜀水旁者告齊候者也。候親也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

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蜀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

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弋猶也

弋不射宿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

攝其一鞞適之。適猶等也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閱。選閱猶也曰鄉者鞞偏緩今

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詰讓也各避舍。○句上似

字二故擅爲安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由用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

利輕重則若衡石爲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巧而不足法者以其不循規矩

也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其力疑當作共力謀出乎不可用。○舊校云一作

行事出乎不可同此爲先王之所舍也。舍而不爲也

處方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視也尊則恣恣則輕小物。小物凡小事也輕小

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

情不能爲所怨。不能爲之端力盡窮也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方非罪之何能愛也此上下大相失道

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好惡也巨防容蟻而標邑殺人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蟻蟻則潰潰決

至於無殺閭邑突洩一標而焚宮燒積竊殺人民也竊突洩火出則火盛炎上燒人之宮室積委也○突亦作燔

然則突詩竊突之一名詩文亦但云一日竊突竊突則突之誤故今仍作突字又標舊本說作煙今從日抄改正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竊突則突之誤故今仍作突字又標舊本說作煙今從日抄改正

不從士無先登之心而浸韓北之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主過一言猶將失一令故

志故軍破敗將見禽獲而身死也志故軍破敗將見禽獲而身死也

辱乃為後世之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林父孫文子也甯殖惠子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畜禽人所非笑也

日苑小曰國虞人主囿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晏暮來不釋皮冠

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傳曰衛人立公孫則孫林父甯殖相之此云立公子黜後謀矣案衛世家公子黜乃靈公之子太子嗣職也

以望見我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我州也我州我之邑也莊公曰我姬姓

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圖殺莊

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靈公之弟也此小物不審也審慎人之情不蹙於山蹙蹙顛而蹙

於垤垤蟻封也蟻封卑小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

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罟之網罟置也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為魏武侯西

表者仕長大夫債債也長大夫上大夫也○能字舊本明日日晏矣莫有債表者莫無民

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其有實也有一人曰試往債表不得賞而已何傷言不敢必得其實也○而已紀

謂作則已言僨不得費
非有害也往不得解

往償表來謁吳起

謁告也

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

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

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賞爭往償表表

深植而不能償
不得其所費也

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

吳起賞罰不欺
民信之也

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

成豈獨兵乎

言非獨信用兵以成功也大信用賞罰以成事故使秦人不取東南
犯盜西向也○舊校云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案往大綱本作亦

慎小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辯土 審時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也其狀脈然不僂若失其一一謂道也能柔

狀貌脈然舒大不僂給巧僂爲之喪失其道也傲小物而志屬於大傲輕也輕略發也發之舉似無勇而末可恐

未可恐以非義之事也狠執固橫政而不可辱害狠貪歎也所持執堅固橫僞勇政之士若此者不可辱亦不可害也○注猶疑橫臨患涉難

而處義不越也越失也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南面君位也孤寡謙稱也士之如此者使即南面之君位亦處義而已不以奢侈廣大也○注位字

闕今案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海外四海之外而欲服之化廣

文義補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耳目視聽禮義是則故能遺棄流俗可與大定於一世也富貴弗就而貧賤弗揭

輕富貴甘貧賤○揭去也宋王九齡云車既薦令揭而歸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尊重道理而行羞以巧媚自榮衛也○注榮聲譽寬裕不訾而

中心甚厲不訾毀敗人也甚厲至高遠也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不爲物動唯義所在不妄屈折也此國士之容也

容猶齊有舍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假猶請也請舍相狗者買取鼠之狗也○舊校云一本作其鄰借之買鼠狗借猶請也今案御

買鼠狗則當作藉字耆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

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犂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

鄰桎其後足桎械也著足日桎若手曰桎狗乃取鼠○舊校云一本作狗則取鼠矣夫驥騫之氣鴻鵠之志有諭

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

言之言也。以道化也。客有見田駢者。田駢齊人也。作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

雅。辭令遜敏。遜順也。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遣客出。田駢送之以目。以目送而弟

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也。今者客所奔斂。士所術施也。

士所奔斂。客所術施也。○舊按云術皆當作。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

無光。燭照也。骨節蚤成。空竅與歷。身必不長。長大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

良。良舍也。志必不公。公正不能立功。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好得厚斂也。惡予斂

不爲。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枯乎其若陵上之木。鍾山之

玉。猶以燼炭三日三夜色解不變。陵上之木。猶以天焚也。君子天雖縮斂。故以此爲喻也。涓涓乎慎謹畏化。而不肖自足。化教也。當畏而

其智思以事必問。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乾乾進不倦也。取金不悅。常汲汲也。唐尙

敵年爲史。史國也。其故人謂唐尙願之。故人者唐尙知實也。以唐尙明習天以謂唐尙。唐

尙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人不信也。不信其及魏國邯鄲。唐

尙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惠王魏文侯之孫。武侯之子。孟子所見梁惠王其故人乃

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閒。其故人爲其兄請。請於唐尙唐尙曰。衛君死。吾將汝

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與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

之患也。可信謂唐尙羞爲史。不可信謂唐尙欲以其兄代衛君衛君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爲

君。雖有天下。何益。危亡也。故曰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

用則意隨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人傳位子賢以子不肖不可予也非惡其子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微求也矜大也以國予賢則與子孫不肖予其國必微亡故曰反其實也

士容論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志也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猶德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也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無大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慮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區區當作啾啾。下同。前論大篇作啾啾。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及之當作及己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言相須也。○爾待字前論大篇俱作時下贊字亦作時。細大賤貴，交相為贊。交更也。贊助也。然後皆得其所樂。樂願也。薄也。秦駘其諱曰君。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

衛君國之賤兵車千乘耳王者萬乘故願以受教也○案淮南道應訓所有上有予字此往非是願以受教者願以千乘之國受教也薄疑之對以千鈞論王術一斤喻治國官王術可爲於治國乎何有注皆不得本意

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况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之賢爲王術若烏獲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周分爲二東周之君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用也

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仁與義也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而仁義不行也鄭君問

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故穆公卽位問瞻所行之義信不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

哉言從賢臣之言不死亡也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君無道臣不能正乃死亡耳被瞻言聽道行不死不亡故曰賢乎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

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尊重也○次易用舊本脫用字據御覽七十七補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重亢倉子作重亦如大戴之少私義則公法

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御覽復作厚充。倉子作復下並同。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處而

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令。倉子作復下並同。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戰。攻民舍本而

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

心。居安也。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讀如巧智之巧。○充

在下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

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故曰皆有功業

也。○皆有功業。充倉子作第有功。級注一發。周語作一

之發也。玩注意似充倉子本是。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也。孟春紀曰王布農事命田金東郊

見于國也。以教民尊地產也。地產嘉穀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

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力任其力効其功也。○充是故丈夫不織

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賢功以長生。貿易也。○以長生充。倉子作勤人力婦教也。此聖人之制也。制法

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休止也。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也。上田夫食九人。下田

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

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與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星。○冠

弁不見詩。恐是字誤。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眾。禮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燭。故不以酒醴聚眾也。農不上聞。

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苟。猶也。農不出御。御。妻女

不外嫁。以安農也。具姓之女不出。閭邑而嫁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出糞。出糞齒年

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渠溝也農不敢行。守其疆也賈不敢爲

異事。異猶他也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伐斫也澤人不

敢傷陂澤。陂灰不以時多傷陂澤不敢出於門。陂澤不敢入於淵。陂澤也詩云陂澤兔置陂澤也詩云陂澤兔置陂澤也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舟虞主舟官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

治。三疑乃極。疑謂不肯本反則也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

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攻治也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

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統。奪之以水事。是謂篇喪以繼樂。繼樂也四鄰來虛。奪之

以兵事。是謂厲禍。厲廢也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

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不敏也○三字疑亦正文

上農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室爲突乎。室容軒下也突理出豐高也子能藏其惡而捐之以陰乎。陰陰也

子能使吾土靖而剛浴土乎。土當作土○古土土間亦通用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

使藿夷毋淫乎。淫延生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子能使藁數節

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謂也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

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

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棘者欲瀦。棘瀦也詩云棘人之樂樂言瀦瀦也土亦有瀦土急者欲緩。緩者

欲急。急者謂疆墾土也故欲緩緩者謂少墾 澤者欲燥燥者欲溼。墾謂下墾近好泉故欲燥燥

乃成黍稷也。上田棄畝下田棄畝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

大草不生。草穢也 又無螟蟻。或作蟊食心曰螟食葉曰蟊充州謂蟊 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茲年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

為剛遠西之人謂之耜也。周禮廣尺深尺曰剛此云三尺黃東發謂於正文不合其言曰耜者今之犂廣六尺

耜轉以耕土其犂彼此相向亦廣六尺而成一犂此之謂畝而百步為畝總畝之四圍總名其博八寸所以成剛

同其闊此之謂剛案此所云則與周禮相近增字書無攷 耨柄尺此其度也。度制也 其耨六寸

所以間稼也。耨所以耘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 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耕耨則肥即

則得穀少故曰可使也人肥則顏色潤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緩柔也 草端大月。

孟冬冬至後五旬七日莒始生。莒莒菰水草也冬至後五十七日而挺生 莒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

始耕。傳曰土發而耕此之謂也 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昔熟也三葉薺亭歷薺葵也是月之季枯死大

穀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在。菜名也○資疑 而樹麻與菽。樹種也 此告民地

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獮首生而麥無葉。凡草底草也日中春分也麥草生而出也

而從事於蓄藏。蓄之於倉也 此告民究也。究畢也刈 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

五時五行生殺之時也見生謂春夏種稼而生也見死謂秋冬穫刈收死者也 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然

年瘞土無年瘞土。瘞土曰瘞年瘞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 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

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而 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充。

孟子作可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一辟曰倍。○注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

往而慕之。慕思也當時而薄之。薄輕也言不重使其民而鄰之。鄰遠之也民既鄰乃以良

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稂禾不為種。種重

禾不為重。晚種早熟為重。早種晚熟為重。時云黍稷重穰。種稂莠之謂也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故粟少也。食之少氣力故曰少而失功也

任地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墾。墾地也為其寡澤而後耘。言土燥經也。○注必厚其耨。

厚深也。○為其唯厚而及餒者。○注莊之堅者耕之澤。○梁仲子云。饑饉即耕字集韻。饒或從缶。莊音義並缺。其耨

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則

小畝。為青魚肚。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

弗除則蕪。蕪。穢也。除之則虛。虛。動也。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

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獲或作種。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

多菑。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儼。仆也。高培則拔。培。田也。寒

則雕。注。不實也。熱則脩。脩。長也。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來。不實也。不俱生而俱死。虛稼

先死。虛。根不實也。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類。不實。詩云。實類實粟。有節。家室也。農夫知其田之

易也。易。治也。易。讀如易。門之易也。○注。易。樂仲子。疑是易。晦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不中德也。知其田之際也。

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希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傷。敗也。故晦欲

廣以平。剛欲小以深。

○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廣則洽風引此深作廣今深字是元倉子作剛欲深以地

下得陰。陰經也上得陽。

陽也然後咸生。咸皆也

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殖長也

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

於其施土。無使不足。土廣也

亦無使有餘。餘餘也

熟有擾也。擾也

必務其培。其擾也

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發也

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也

是以晦廣以

平則不喪本。本根也

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分別也

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

害故邀大。邀疾也

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

行行也

夫心中央。帥爲冷

風。夫快也心於苗中央帥率也冷風以搖長之也。夫或作使。○選注引作

苗其弱也欲孤。弱小也苗

夫必中央帥爲冷風又引注云必於苗中央帥師然應冷風以搖長也

其長也欲相與居。

言相依植不偃仆○舊本無其字又注作相依助不偃仆皆訛脫今據齊民要術所引補正元倉子亦有其字要術居作俱今案元

倉作居與此同其熟也欲相扶。扶相扶持不可傷折也○齊民要

是故二以爲族。乃多粟。族聚也○

稂乃多藏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爲粃。粃不成。是故其

轉也。長其兄而去其弟。○登大樹肥無使扶疏。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肥

而扶疏則多粃。○境迫也。境而專居則多死。○專獨不能自陰潤。其根故多枯死也。不知稼者。其轉也。去其

兄而養其弟。○殺其大者養其小者也

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禾多死。○舊本粃作粗

充倉子補正

厚土則孽不通。○孽不能自達故多孽死也

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

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辯土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爲實。斬木折鎗不堅也折。必穗稼就而不穫。穫得也必遇

天菑爲之者人也。舊臺也。夫稼爲之者人也。爲治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

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謂根苗疎數之間也。○亢倉子作耨之容耨耘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

稠長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本根也莖殺或作小本根也莖殺或作小本根也疏穢而穗大。穢禾穗果贏也其粟圓而薄糠。圓豐薄也

其米多沃而食之疆有藝力也如此者不風風落也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

穗鉅而芳。奪奪或作舊字秬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未衡。○舊校云未一作小塞亢倉子作小莖

穗閱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閱亢倉子作銳。多糝而不滿。滿成也。得時之黍。芒莖而傲下。穗芒以

長○立倉聽下有不等字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香矣也環讀如鍋壓之鍋如此者不飴○御寔入

先時者大本而華。茲殺而不遂。後葉藁短

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米鉗○米鉗御覽作米令注云新

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脊

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也○舊校云益一作蒸案御覽八百三十九作蒸往益處也義亦難曉先時者本大而益

葉格對_{對等也}短稈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

庚辟米不得時周小也特或作特○衡夏無庚字字書無致下作辟米不大注止辟小二字正文得時及注特或作特皆無定熟卽天而死得時

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梟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

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
麻節也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十七以爲族多枝數

節。競葉蕃實。二十七十四實也。○英舊訛作葉今從初學記御覽改下訛作葉亦併改。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

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齧其英芒也。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

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稂

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肥。且有力。如此者不蠅蛆。先時

者暑雨未至。至或作上。○附動。蠅蛆而多疾。如疴案。疴如疴音同。知附。附本一字也。今本疴作瘡。誤從舊本改正。五食。

其次全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案蒼狼青色也。在竹曰蒼。簞在天曰倉。狼在水曰滄。狼字異而義皆同。薄

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與。與昌也。失時之稼約。約青也。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

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舊校云一作以爲食。得時者

忍饑。忍飢能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百日食之。百日食之者食之百日耳。目聰明。心意獻智也。四衛變疆。四衛四枝也。衄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也。黃帝曰。

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審時

附攷

時本書作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本書作似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

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史記索隱曰。案漢志及隋唐志皆二十六卷。此及子鈔與書錄解

題俱作三十誤也。

唐馬總曰。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爲十二紀。八覽六論。暴於咸陽

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敢易者。意林

宋黃震曰。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恥以貴顯而不及荀卿子之徒著書

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入覽六論十二紀。竊名春秋。高誘爲之訓解。淳熙

五年冬。尙書韓彥直爲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

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

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此句似有訛脫。或是荀卿以性惡傳。韓非以刑名傳。司馬遷以

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槩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竝

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

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

序而傳之。栢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

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閒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黃氏日抄

宋高似孫曰。淮南王尙奇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蜂議橫起。瓊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傑英茂。聚峻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閒。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閒。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南撫多鶉。西服壽康。北懷僮耳。何以得哉。語見任數篇開晤作開極多鶉作多顯意林所載作開極多鶉也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爲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子略宋馬端臨曰。呂氏春秋。暴咸陽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爲。

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尙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悟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寘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也。文選通考

宋王應麟曰。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書。十二紀篇首與月令同。王

海

元陳澧曰。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其後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爲。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禮記集說

明方孝孺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本傳不誤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

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債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闕內侯。皆非實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盧文弨曰。玉海云。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今書篇數與書目同。然序意舊不入數。則尙少一篇。此書分篇極爲整齊。十二紀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覽覽當各八篇。今第一覽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紀之義。乃未忽載豫讓一事。與序意不類。且舊校云一作廉孝。與此篇更無涉。卽豫讓亦難專有其名。黃氏震云。十二紀終而後之以序意主豫讓云。則在宋時本已如此。然以爲主豫讓者。其說亦誤也。因疑序意之後半篇。俄空焉。別有所謂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簡脫。後人遂強相附合。併序意爲一篇。以補總數之缺。然序意篇首無六曰二字。後人於目中專輒加之。

以求合其數。而不知其迹有難掩也。今故略爲分別。正以明不敢妄作之意云耳。

卷映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梁庾仲容子鈔。呂氏春秋三十六卷。

子略

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馬總意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

新唐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高誘注。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卷。

此脫大字

通志藝文略。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右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呂氏春秋三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

此與子鈔
卷數皆誤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

舊跋

右呂氏春秋摠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亡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亏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臥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間手校之自秋涉寒朱黃始就卽爲一客挾之而去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夾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筆工錄之竟且手校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記

國學名著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正史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論語 學庸 孟子 詩經 書經 易經 禮記 春秋三傳	編年史 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 (以上景印) 史評 史通通釋 文史通義	諸子學 老子 莊子 墨子 荀子 韓非子 論衡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文集 文選 古文辭類纂 經史百家雜鈔 駢體文鈔 詩歌 楚辭 古詩源 十八家詩鈔 詞曲 詞綜 元曲選	小說 水滸傳 三國演義 紅樓夢 儒林外史 老殘遊記 文學批評 文心雕龍 詩品

世界書局發行

◀ 印精版字古仿用 書各列上 ▶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定價八十元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印刷發行者 上海大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論語正義 孟子正義 荀子集解	老子集解 莊子集解 列子集解	墨子閒話 晏子春秋校注	
價洋二元四角	價洋八角	價洋三元	價洋二元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管子評傳 管子校注 商君評傳 慎子集解 韓非子集解	孫子十家注 吳子 尹文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新法論 衡言 子語	鹽鐵論 潛夫論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價洋三元	價洋二元四角	價洋二元	價洋二元四角

管子評傳商君評傳孫子春秋校注一書由著者讓與智書局印行

